

## 【赌坊恩仇——原著：独孤红】

### 第一章

“兹欠如意赌坊纹银七佰两。凭单支取。癸丑年八月一日。

——展千帆”

写字据的是一个二十多岁三十不到的青年，他有一双炯炯的眼神，轮廓刚劲倨傲，就好象他写的字一样，有棱有角，挺拔不凡。

写好字条，嘴角微翘，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意味，抖一抖衣袖便在欠条上按下手印。

提起“如意赌坊”，凡是九江镇上的行家，无人不知这家已有八十年历史的销金窝。

“如意赌坊”一共三进大院，位于九江城东北。四周石墙，大门巍峨，只不过它的大门下并不是什么名门豪家一般的弄上两座张牙舞爪的石狮子，而是一座雕工十分艺术化的人座石像。

人就象一般人那么高，它手持钓竿虹膝坐，笑眯眯的，让人一看就知他是“太公姜”。

有了这座令人发笑的人像，反而更见“如意赌坊”门面庞大，气派不凡。

只不过再大的门面都算不上什么，一座招徕赌客的赌坊，要紧上聚得起人气？才称得上旺。

说到人气，那可是“如意赌坊”最为丰富的资财了。

在过年过节的大日子里？赌坊里的喧闹劲儿，只差没有掀开屋顶，抖落了上好的琉璃瓦儿青花砖。

即使是平常的时候，那股来来往往的人潮也甭提有多盛了，打从赌坊的大门一开，站在门前迎客的伙计便不会中止他们唱咯吆喝的声音。

当然罗！在进出的人潮里，有笑声，有愁容，有不可一世的大爷，也有献媚谄谀的痞子。不管是那一种面孔，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缩影，也反应了百态人间。

虽然“如意赌坊”的排场相当大，不过它所接纳的赌客层次，倒不会局限于底子扎实的殷商大户。

凡是带了银子上门的就是爷们，它不但为想玩大额赌注的赌客们，提供了豪华的掷金场所，同时也为一般的赌徒们准备了可以过过隐头的小台面。

“如意赌坊”的第三进大院，也是“如意赌坊”的后大院，那儿又是另一番景致。

大院内小桥流水，花卉盛行，八角凉亭琵琶弦，咳！有位姑娘在弹三弦呐。

八角亭也有个名儿，一块金匾上刻的是“忘忧亭”三个篆体大字，铮光闪亮。

那意思就是说，你老兄在前院赌得输了个光屁股，当然是既后悔又发

愁，没关系，来到这“忘忧亭”内饱览院中奇花异卉，看那鱼儿在水中穿梭，喝着亭内玉石桌面上放置的小菜甜酒，再听那美人儿的抚琴清唱，不正是忘却一切的烦恼吗？

此刻，

那位叫展千帆的年青人坐在石凳上吃着江柳姑娘送上唇边的甜酒。

江柳——就是“如意赌坊”的大当家。

江家八十年一脉单传，江家最近三代都只有一个男的，只不过传来传去传到江柳这一代，便断了……，而江柳是个姑娘家。

江姑娘承袭祖业，接掌这片赌坊，她誓言不嫁人，要把赌坊搞得更兴旺。

她做到了，她的名气便也与她的赌坊一样，九江镇上无人不知。

在这“如意赌坊”的大后院中，另有七名美艳的姑娘，当然她们各具才艺，各有手段，但真正受到江柳亲自接待的客人不多。

这位展二少便是其中之一。

“赌输了？”江抑依偎着这位展二少，吐出如兰的耳语。

“要紧的是来看看你呀！”他伸手，那么直接地托起江柳的下巴？又那么轻轻的吻了她一下，吃吃的笑着。

“为什么不赌下去？”

“看你才是我来此的目的呀！”

“少来，你是知道我不会嫁人的，更不会嫁给你，因为……因为我很明白你的那个家……”

“别提我家，至少我们现在很快乐。”

他搂抱着江柳，喝了一口酒，然后在江柳那尖俏的鼻子上吹着气。“有时候我怀疑，你只是个姑娘，你怎么统领三十多大男人为你支撑这么大的赌坊。”

“都是老人们，我爷爷、我爹对他们不薄，两位大师傅也看着我长大，几乎都是一家人了。”

“我也怀疑，你如比待我，是为了银子？”

“你去猜吧！嘻嘻……”

展二少的一只手已按在江柳的胸上了，江柳只嚶咛一声，便闻到一阵脚步声传来。

八角亭内的两个人立即分开；只见一个青衫伙计，挽着双袖匆地走来。

江柳迎在亭子出口，道：“什么事？”

那人先是打个千，低声道：“下江来个老千，手段高明，王师傅命小子来知会小姐一声。”

“我去看看。”

江柳要走，展二少也起身道：“我再摸几把，什么样的老千也该去见识一下。”

于是，三人一同往前面第二进大院走去。

展二少低声对江柳道：“今晚房门休上闩！”

“休想！”

“残忍呐！”

他暗中捏着江抑的手。

开赌坊的姑娘不怕吃豆腐，如果用反制手段，往往寸吓退吃她豆腐的

人。

江柳对于这位展二少便采取此一态度，她不抽回手，却吃吃地笑道：“二少，你很喜欢我了？”

“这话问得多余。”

“好吧！澳明儿我去“展家船坞”拜见你家展老爷子。”

“干什么？”展二少听了一楞。

“问问他要不要我当他的儿媳妇呀？”

展二少立刻松手了。

他急急的摇摇手，笑道：“我投降！”

“怎么了？”

“你明知我来这近儿是瞒着我家，而你又决心女光棍打到底，九江镇上何人不知！”

江柳吃吃地笑了。

第二进大厅上，五张桌上的赌客足有七十多人，如今全集中在正中间那张最大的台面四周，有一半却是在看热闹。

丝绒布铺设的台上，一共堆砌两块黑砖，那当然不是砖，而是整齐得宛如刀切的牌九，净光发亮。

一个面色苍白而双目精光炯炯瘦削年青人，穿一件暗花底绿绸长衫，上罩天蓝马褂，小口袋一条金链子垂在外面；双袖挽起半尺高，露出两手无名指上套的大金戒指，正潇洒无比的运用十指，把堆砌的一堆牌九分推出来。

奇怪的是，这位帅气十足的年青人，把一块十两重的金块拦在桌子中央。

他解释得很妙，因为，把骰子掷在金块上有弹力，任谁也无法操纵骰子，便也不虑推庄的人作手脚了。

围在四周的赌徒立刻把银子下在桌面上，那是无法估计的赌注，因为，就天门便堆了十几块金砖。

再看这位新来的庄家，身前放了一个小皮箱，里面尽是金砖银锭。

大伙儿就是冲着他那只小皮箱子，才挤过来的。

这种人如果当庄家，是最受欢迎不过了。

现在，赌坊的女主人来了。

展二少陪着一齐来到这间大厅上；早有二个赌坊汉子迎上前去，只不过江柳示意他们不必开口，她拉了一把高脚椅子，高高的坐在椅子上，遥遥的望着这人在推庄，展二少徒也遥遥的望着。

一陈扰嚷中

推庄的年青人已把“如意赌坊”的管帐的请来了，因为他输了不少，他皮箱中的金砖要换成金元宝，以半两一两的最多。

那管帐的按成份收小利，管帐的还走向江柳面前请示，江柳只点点头。

年青人虽然输了大半皮箱金砖银锭，却也是面不改色、气定神闲。

江柳就奇怪，这算什么老千？充其量是个标准的赌徒，有钱的大少而已。

她正要回后院。但她身边的展二少却低声一笑，道：“这等机会，怎可错过，你等等我！”

江柳一笑，道：“好象要凭些运气，展二少！你的运气好吗？”

展二少呵呵笑道：“你马上就如道了。”

江柳道：“身边方便？”

展二少道：“不够再向你借好了。”

随手在口袋中掏出了一张千两银票。

于是，展二少拨开人群。他挤到了天门。

他发现这位推庄的人物有点娘娘腔的味道，如果把他改扮成女人，还真像。

展二少微微一笑，一张千两银票押上了，虽然是大张银票，却并未引起推庄人的青睬，那人只是淡淡地一笑。

骰子在金块上弹跳着，发出“叮”地一声响，静止下来是个三——三对门，天门先取牌。

展二少伸手拾起第一把牌，他不看，就那么地摊开了。咳！竟然是一个杂七配猴头，最大的“憋十”一个。再看出门，竟然是虎头配老九，二号欲“憋十”一个，那末门的一家又高一等，猴子坐板凳，庄家的猛一翻，梅花大十配红脸大十，四家全“憋十”，庄家通吃一道。

乐得庄家哈哈笑，四周的赌兄赌弟瞪眼了。

有个伙计便匆忙的在江柳手上接过两张银票，又匆匆地由那伙计交给展二少。

展二少只一看，一共是七百两银子，便立刻又放在台面上了。

于是，推庄的年轻人大大叫一声：“离手！”

“叮”地一声，骰子掷出来了。

“三，天门先！”

展二少立刻又取饼第一把牌，他拨开来，不由乐透了！

“梅花大十一对，哈哈！……”

他等着庄家摊牌了。

他是输定了。

出门的牌，在两个下注最大的中年汉子人手一张的吆喝中也摊开来了，竟然是长三一对，所有的人都叫起好来了。

末门的牌更妙，红嘟嘟的人牌一对。

不少人在搓手等着庄家赔银子了。

年轻人把小皮箱掀开来，他原来的金砖已变成元宝也不太多，刚赢的银票倒是不少，他对大伙儿点点头，笑道：“这一箱所有，赔完了在下走人。”

于是，他把放在面前的牌轻轻的掀了开来。

“哇哈！骰子最小却也最光彩的地牌一对呀！”

年侄人笑了。

他把抬面上的赌注，一把扫进他的小皮箱子里，用力的盖上，便把桌上的金块拾了起来。

他推开人群，往外走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赢了？还是输了？

只不过，不论是输或赢，单就他这种气派风度，就令人佩服了。

江柳就十分注意他的功作！

江柳也在皱眉！

那年青人提着皮箱子走过江柳的时候。年青人点点头，低声地道：“传言九江“如意赌坊”的女主人十分标致，今日一见，果然明艳照人。”

江柳笑了，贝齿轻启地道：“可惜你要走了！”

“也不急于一时呀？”

“那么，我请你到后面喝一杯，如何？”

“在下受宠若惊！”

展二少怔怔地走过来，笑道：“江老板，我欠你银子一千七百！”

江柳淡然地道：“是我愿意借你的；别放在心上。”

展二少看着年青人，又对江柳道：“我会叫人送来的，你有客人，我先走了。”

江柳道：“不送！”

这两个字令展二少大是不快，便大步走出了“如意赌坊”的大门。

只不过他走了没多久，便又折回“如意赌坊”。

展二少不从“如意赌坊”的前面走，他绕到了后街，因为他要看一看江柳是如何招待这位南边过来的“老千”。

赌坊出现老千，只有赌坊的人才知道，如果一般人一眼瞧出这人是老千，这位老千仁兄别混了！——回家去喝西北风吧！

这位年青人就没有被人戳破，他是一位南面的标准老千。也只有“如意赌坊”的大掌贵看得出来。

“如意赌坊”的大掌贵“巧手”雷爷，他在年青人的运牌上看出来，那是行家手法，只不过毛病是出在什么地方，就雷爷也瞠目不知所了。

现在，江柳出马了。

她不是同这年青人赌？她邀请年青人到她的后院去喝一杯，而年青人提着小皮箱应邀了。

两个人走过回廊，穿过边道，踏上了小桥。

那年青人站在小桥上，深深地一呼吸，愉快地道：“真是妙地方。也只有这种地方才能配美女居住，林老板就是一个美人儿。”

“我叫江柳。”

“江——柳——”年青人轻声地念着，又道：“江岸之柳，摇曳生姿，真好名字！”

江柳回眸一瞥，道：“相公高姓大名？”

“游——游廷伟。”

“有气派的名字！”

游建伟哈哈一笑，随着江柳走进正面的大屋子里。

这屋子分一明一暗两大间，里面的陈设相当华丽，有个落地大花筒，里面插字画卷轴拙，书格间放的更是耀眼发亮的玉像宝物。

就在一张八仙桌边坐了下来，两个姑娘立刻将南方精点名酒摆上桌面。

“坐呀？游相公！”

姓游的把小皮箱放在一张椅子上，大方的坐在桌边，笑道：“江姑娘，这是你的闺房啊！”

江柳吃吃地笑，提起银壶先为姓游的斟上一杯，然后又给自己斟上，举杯笑道：“我已住了二十一年了，我生在这屋里。”

姓游的一饮而尽，放下杯子，道：“如此说来，我荣幸了！”

江柳吃吃笑道：“我更荣幸！”

“怎么说？”

“一个手法高明的老千。我明知你动了手脚，却一点也瞧不出来，而你，在满载之后又到了我的闺房中做客，我能不荣幸？”

姓游的吃吃一笑，得意地道：“我明白了。”

江柳道：“你明白什么？”

姓游的道：“我明白你请我的目的，是想要我吐露出我是用什么手段在最后两把大赢之后而收手，是吗？”

江柳道：“而且在你正赢之时，更是你并未完全够本之时而收场，实在令我不懂！”

不错，姓游的小提箱中大金块变成了金元宝，大的不过十两重，小的一两重一个，而他的金砖，一个就上百两，有几块输了，有几块在帐上换成小锭的；他的银锭也不多了，他却为什么大赢两把而甘心离去。

包令人不解的，就是输了两把的人算一算并不输，他们大都正准备把赢到手的金砖做孤注一掷，而姓游的却适可而收手，令他们有些失望。

江柳便是如此的原因，才要请姓游的来她闺房喝酒。

江柳如果弄不明白，她会一辈子不痛快。

然而，更令“如意赌坊”的“大掌林”奇怪的，乃是姓游的那最后两把掷出的骰子都是三点。

三点是天门先取牌，而庄家是大赢、统吃！

姓游的哈哈一笑，道：“行家面前不说假话，我游建伟也知道，“如意赌坊”的招牌已八十年，不错，我是动了手脚。江姑娘，“如意赌坊”不赔帐，你们抽成，而我，在任何赌坊决不同主人家赌，我独来，大家都取得好处，江姑娘。你不会掀了我的底，砸你自己的招牌吧！”

游建伟坦然的又吃着桌上的小菜。

江柳的面色聚变之后，她冷然的一笑，道：“游朋友，我的赌坊不弄假，有不少人在我赌坊弄假是被我的人撵出大门的。”

游建伟轻笑道：“我例外，因为你们找不出我的任何毛病。”

江柳道：“你没有赢多少，你只是金砖换成了金元宝，游朋友，你如果自信手法高明，你应该大赢的。”

游建伟愉快地吃吃一笑，道：“人。何必贪婪？人，应该知足，我就是很容易满足的人，掏光了别人的腰包、看别人痛苦的人，这种人很残忍，我不是一个失去人性只知自己自己的人。”

江柳双眉一挑，道：“可是，你仍然耍了别人。”

游建伟道：“江湖本就是你要我、我玩你的地方，江姑娘，“如意赌坊”不是善堂吧！”

江柳怔住了！

她慢慢的在变脸色，变得十分温柔的样子。

如呆英丽的女子又十分温柔，这个女子就更能吸引住男人的目光了。

姓游的目光一亮，他大胆的伸手去按住江柳的手。

江柳不动，她很会表现，半低头，斜眇眼，半露齿，还带着半渴求的样子。

她的表情就是在鼓励对方更进一步。

丙然

姓游的椅子移动了，移动到江柳的身边。

江柳仍然浅笑边，她的媚力就好象天生的一般可爱又感人，她的做作，就是铁打的硬漠也会融化似的，令人无法加以抗拒。

姓游的是个中的老手了。

能在大场面的赌台上耍老千，这个人在色字她上更有一套。

吃、喝本不分，嫖妹、赌是一家。姓游的把手往江柳的细腰上一紧，他的手便又拾起桌上杯子，道：“我敬你！”

“我不会拒绝的。”

江柳这话是双关语，姓游的当然明白。

他的酒送上了江柳的口，江柳便轻启樱唇浅尝。

她的腰肢轻轻地在扭动着，等到姓游的放下酒杯，他便将江柳搂坐在他的双腿上。

江柳立刻拾起酒杯，她也送上姓游的口唇，道：“游……游……”

“叫我伟吧！”

“伟。你也干这一杯。”

游建伟一口喝干，精致的小菜送上口，他也照样的吃下肚。

这种进展太快了吧？

这种进展还真不稀奇，在这种赌坊中，只要看顺了眼，男与女的游戏立刻就会上演。

敖近的另外两个房间，不是也有男女在游戏吗？

“如意赌坊”，当然要赌客“如意”；还有什么大惊小敝的？

只不过——江柳除外！

“如意赌坊”的女当家是不会陪赌客上床的，这点展二少心中就明白。

此刻

展二少就站在灰暗的后台下。

他静静的摒息站着。

唔！外面天已黑了。

展二少也曾来过江柳的这个闺房？他也曾如此这般的抱过江柳。但他也只到这一步：更进子步的举功，便会被江柳十分巧妙的拒绝了。

江柳对付展二少的最后武器，便是提到展二少的爹——展家船坞的总瓢把子展毅臣。

如果江柳找上展毅臣，展二少便惨了，因为展当家是不允许儿子涉足烟花与赌坊的。

只不过，展二少暗中来到“如意赌坊”，有一半是江柳的媚力。

展二少如果不能登上江柳的床，他便会心痒痒难以自制。所以他暗中窥探着！

不一会儿

房中的游建伟浅浅地一笑，道：“听说“如意赌坊”的女老板守身如玉；这是真的？”

“你的消息很灵通嘛！”

“如果真是如此？我失望！”

“也不一定，只不过至今尚未遇上一个能令我趁心如意的人罢了！”

“包括在下？”

“不，你会使我动心的。”

“这话是你说的？”

“这里不就是你、我二人吗？”

“我猜你一定想在我身上知道些什么？”

“你好奸呀！”江柳在姓游的面皮上捏了一下，狂出了浪失声。

这种笑声，窗外的展二少从未听过。

姓游的偏着头，一张嘴巴压在江柳的唇上。

江柳十分的热情，还用力地紧搂着游建伟的腰。

姓游的看似面皮泛白，但此刻却已泛红，他好象一头花豹似的，对江柳的反应回以狂烈。

江柳“唔唔”两声，姓游的这才笑道：“酒足饭饱，你不会撵我走路吧？”

“嗯！——”

“我可以与你共效于飞？”

“嗯！——”

这算什么文明调调？

窗外的展二少更吃一惊！

于是，姓游的动手了。

他双臂一张托起了江柳，斜尸身子把江柳抱进另一间的暗房中。

大床上发出一声响。

窗外的展二少一瞪眼，他心中在骂：“原来江柳无耻！”

他不走，又移到另一窗后。

这儿看进房中，便又不太清楚了。

虽然如比，但展二少却可以看出个大概。

大概姓游的在脱衣衫！

大概床上的江柳没有动！

后窗下的展二少相当紧张，他何止是目瞪口呆，简直就是血脉贲张了。

他拚命运目往房中看，而且他也看见了。

江柳平躺在床上，仍然没功。

江柳也在浅笑着，看着姓游的在脱裤子。

房中姓游的声音传来：“姑娘，你是喜欢文的？还是武的？”

“哟！还有文、武之分呀。”

“当然！”

“如何是文？如何是武呢？”

“你若喜欢文的，那就自己动手脱衣裳，咱们温文尔雅的共效巫山，若喜武的，那好，那我脱完了再脱你的，只不过我脱你的是用撕扯，然后……”

“然后怎样？”

“然后会赫你一跳！”

“怎么脱？”

“你会发觉我是那么伟岸状硕。”

江柳吃吃笑道：“好象你常如此同女人较量嘛！”

游建伟道：“我说过，有一半是慕你之名而远来九江，如此说，应该很明白了吧！”

江柳这才撑起上身，道：“游兄，我不能白白的陪你痛快，何况你又自称壮硕，显见我有得苦头吃。这未免不公平吧！”

游建伟光尸身坐在床边，道：“你要如何公平？”

江柳直言不讳，道：“告拆我，你用的是什么手法，为什么我的人全然难发现？”

姓游的怔了一下！

但旋即见他淡淡地一笑，道：“我可以告拆你、但那得等我办过“事”

以后再说！”

他以手推向江柳，而江柳却双手搂向姓游的腰，荡笑一声，道：“我要你现在就说出来。”

她只紧紧搂抱，身上的衣服便不会被姓游的扯下了，这是一种既安全又引诱对方的手段。

只不过，姓游的也不是初出道的毛头小伙子，他看来只不过二十多岁样子，那也许是个长了一副娃娃脸。

有许多这种面皮嫩的人是看不出他的年杞的，姓游的这种老江湖就表明他十分老练世故。

“江姑娘，你在逗我，是吗？”

“我在要求公平。”

“这就是公平！”

“当然，因为我担保，我还是个处子，我以处子之身换你这项秘密，认真地说，这是我吃亏呀！”

“哈哈！……”

姓游的在笑。

他用力掰起江柳，仔细地看了又看，道：“你是处子？哈哈！你是如此容易同一个初遇的男人上床，你还自认是处子？”

江柳也笑笑，道：“我的初身是送给一位值得我送的人，我以为游相公就是。如共你说出你的秘密，我马上可以证明。”

她泛括令宙外的展——少儿加全身不自在\*至少\*展二少就相值江柳是皮子。

展二少花了不少精神，却仍然无法登堂入室，如今闻得厅中的江柳如此说，他焉有不功心的。

室中文传来低笑。

姓游的道：“你好象真的处子一样，江姑娘，你是吗？”

江柳道：“何不赌一番？你不是善赌吗？”

姓游的忽然嘿嘿笑了。

“你笑什么？”

“你拿我当猪，是吗？”

“怎么说？”

“等我把我的绝技说了出来，你便会一声喊叫，这儿是你的大本营，我却双拳难敌四手，九江我便再也休想来了。嘿嘿！”

江柳道：“你很小心，也难怪你在赌桌前是那么的镇定神闲，只不过现在你是多虑了呀！”

“我现在更应多虑。”

江柳道：“如果你不答应，我也就不勉强了。”

她用双手去推姓游的，只不过姓游的一个硬挺，已把江柳压在他的身子下面了。

姓游的很有一套，他一手捏住江柳的脖子，那比捂住江柳的口更管用，因为只要他稍加用力，江柳就是要出声也困难的。

江柳不动，也不挣扎，她低声地道：“强暴！”

姓游的道：“也并非第一回。”

“你常干这种事？”

“遇上烈女或难缠的女子，我只有霸王硬上弓！”

他不等江柳再说，另一手已扯开江柳的上衣，然后内衣，然后……裤子往下脱着。

江柳道：“如果我不合作，你一辈子也难得逞。”

姓游的威胁道：“如果你不张的门户！我会把你弄昏，然后自己敲门。”

“你好残忍？”

“赌徒当然残忍！赌徒只想把别人口袋的银子掏光，而不理别人的死活，我就有这种想法。”

“看来我只有顺从你了。”

“那是你聪明。”

就在姓游的手已移上江柳的阴山巫峰时，江柳忽然双手猛托，她托开了姓游的那只捏脖子的手。

姓游的只是愣了一下，立刻全身压了上去。

江柳的腰肢稍扭，她已躲开压来的身子，那动作真是俐落干脆。

“咦！”

姓游的不信邪地道：“原来你也是会家子呀！”

江柳道：“我这只是防身的本事，游相公，你并未告诉我你的绝技呀！”

姓游的露出真本事来了。

只见他出手如电，右手食、中二指并点，直戳江柳的乳凸，同时左掌疾拍，扫向江柳的玉枕，一招两式，诚心要江柳香死在他面前了。

江柳的身子侧滚，她往床下滚落。

她也躲过了胸前的指戳，但脑后玉枕挨了一掌。

江柳发出“啊！”一声，使昏过去了！

窗后的展二少双臂运力欲拍碎窗子。

他早就要动手了，可也就有那凑巧，从前院跑来一个汉子直叫道：“江老板！那位相公可是姓游吗？前面来了一位独眼客人要找游相公，他……他……就进来了。”

这话来得突然，屋中姓游的不想做男女游戏了，他穿衣就好像比赛快似的，三下五去二的穿上了衣服，三步当两步的冲出内屋，捉起他的小皮箱，“膨！”一掌。穿窗而出。

真快，也吓得人一大跳，他老兄跑了。

这倒把后窗的展二少看愣住了，他甚至忘了出来去打姓游的。

姓游的也发觉后窗有人影，但他还是逃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人影卷到了屋前面，“咚”的一声，门被踢开了，一个大汉冲进屋，只一看后窗，便也自窗中追出去。

那大汉落地出拳，直往展二少面门打过去。他的左拳甫出，右手的尖刀也疾扫向展二少的右肩处，下刀之快之狠，已令人发指的地步。

## 第二章

黑暗中，但见展二少错步疾闪。

他的上衣被切破半尺长，差一点伤到了皮肉。

“呛！——”展二少在退闪中，剑已拔在手上了。

于是

那人“噫！”了一声，疾忙收势，道：“你不是“油葫芦”呀！你……”  
展二少道：“你要找的人从这个地方逃了，如果你追得快，你会追上的。”

那人点点头，道：“兄台可愿带路？”

展二少想起那姓游的作为，不由地咬牙道：“好，你跟我来！”

展二少是个老九江，什么地方他都知道。他带着那个左眼蒙着眼罩的大汉，匆匆的越墙而出，只不过几个转弯便到了江边。

二更天。

江边很景。

不远处有个人影在向一个船家招手，那条船未未靠岸，一根绳子拴在江边，船上的人早睡下了，那个招手的人直跳脚。

于是，独眼大汉追过去。

独眼大汉大吼如雷，距离黑影尚有七、八丈远，便忽然腾空而起，骂道：“我看你小子往那里逃！”

那黑衫，果然就是游建伟。

小皮箱搁在地上，姓游的身上抽出短刀一把闪掠过，他一双情光闪烁的眼睛，冷冷的看着赶来的展二少，那股子怨毒，比毒蛇还吓人。

独眼大汉尖刀扫个空，他立刻停下来，不急于出手。

游建伟以短刀护着全身，那只小皮箱就在岸边地上，展二少很想看看皮箱，但他更想看这二人的决斗。

独眼大汉冷冷地道：“娘的！三府八镇你通吃，姚爷的君山老家你也不放过，你是老鼠舐猫屁股，活；腻了是不？”

游建伟道：“我说过，姚帮主我没见过，我在君山赢的银子可以不要。”

“呸！”

独眼大汉大怒叱道：“你赢个屁，你用骗的，你弄假金砖，换取真金元宝，小子啊！只这一桩，你就是死罪一条。”

一边的展二少大吃一惊，原来这小子用的金砖是假的，他娘的，他最后输了一千七百两银子，多冤啊！

姓游的也冷声道：“至少，也满足了那些自以为聪明而又大赢金砖的人。”

独眼大汉叱道：“你就自以为聪明！”

他伸出手来，又道：“拿来！”

“你要什么？”

“你怀中揣的两个灌了铅的假骰子。”

姓游的哈哈一笑，道：“石老八，我也许打你不过，但我有决心，你要骰子？那你就自己来取。”

石老八缓缓地移动身子，他边移边道：“你的手段，已被江湖道上称你为“油葫芦”，是一只容易装饰的葫芦。”

“不错，老也很喜欢这个雅号。”

“你喜欢，那是因为你很容易叫人上当，你这只葫芦看起来很容易满足，却又是永远也不会满足，姓游的，你该知道，姚帮主丢下的话吧！”

蒙着的一只独目看不见，但未蒙的独目露出凶芒。他咬着牙，又道：“姚帮主不要你的命，你的一条右臂却必须送到他老的面前。”

他横七竖八步地又道：“当然，也要看看你的一对骰子还有那一块金

块。”

他此言一出，展二少开口了。

他早就想知道姓游的用什么手段，在最后连胜两把之后，便“释可而止”的掉头就走。

“朋友，你说他的金砖是假的？”

“十两金砖灌八两半铅，五十金砖灌铅四十五两。百两的灌足九十两，就算刀割也难发现，只有砍开来才明白。”

展二少急急又问：“两个骰子又是如何重要？”

石老八嘿嘿冷笑道：“这就是他的绝技了！”

他冷冷的逼视着全身戒备的游建伟，又道：“他掷骰子是掷在一快金砖上面，看起来骰子弹得高，任谁也难以控制骰子，使行家大老千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手法，至于一般的赌客，更加的相信他不会弄诈，而实际上，他只在所有假金砖快换完的时候，便使用他的手脚了。”

展二少急问道：“怎砑说？”

石老八道：“这小子暗中藏了一对骰子，他的骰子是灌了铅的？骰子经他用力掷在金砖上面，当然弹得高，于是，骰子重的一面便先落下来，而且也都是一个一点一个两点在上面。”

展二少立刻明白，他当时就是在天门，两次都是他取的牌在先。

不由得他也火大了！

他怒视着游建伟，道：“这可不假吧？”

姓游的冷冷地笑，他不答括。

展二少又道：“你是如何掉包换骰子的？”

石老八接道：“这更简单不过，偷天换日的手法，江湖上普通老千均有基本功夫。他趁着大伙正在高兴的时候，又是一输大赢，谁也未曾注意他会另有一对骰子出手，至于三十二张牌的交叉叠起，更是不用说了。”

展二少终于明白了。

他念怒地叱道：“可恶！难怪你不对江姑娘说，原来你有一半的金砖是在她的柜上兑换了。哼！”

游建伟仰天一笑，道：“石老八，你果然见过大世面，也更加的拆了游某的台。不错，你全说对了，只不过江湖就是这样，人吃人，人玩人，人上人又是怎么样？说穿了只有一句实在话，那就是比谁的道行高，去他娘的，仁义理智信，肥了自己才是真。”

石老八冷笑道：“说得好！姓游的，那么我从君山追杀你，你躲进山中一家村人的屋子里，人家好心的救了你。他娘的！你却把人家的姑娘糟踏掉？你这是人吗？”

游建伟冷冷地道：“是她多情，一心想嫁我？还不是看我箱中金子多，我的人又潇洒，可是我会跟她住在大山里吗？那会把我憋死的！”

石老八怒道：“可是，你还是坑了人家的大姑娘！”

游廷杯道：“那只不过逢场作戏，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敝的？”

展二少立即接道：“你与“如意赌坊”的江姑娘也是逢场作戏了？”

姓游的忽然怒视展二少，道：“你小子已够多事了，你也为你自己种下了仇恨的根！”

展二少冷笑道：“还唬人呐！哼！你看错我展千帆了！”

“展！千！帆！”

姓游的重重地念着，又道：““展家船坞”的二少东呀！”

展千帆道：“不错！”

游建伟仰天一声笑，抖起短刀便往展千帆劈去。

他突然发招，锐不可当，展千帆甩肩横步，长剑斜劈，就在这时，石老八发动了。

他的动作是粗野的。

他的尖刀是狂烈的。

刹那间——尖刀削过游建伟的右肩，发出“喀”地一声响。

“啊！……”

好凄厉的一声长鸣。

但见一条血臂落在地上。

臂上还带着一段袖管，虽然石老八的尖刀够利的。

游建伟痛得全身痉挛地直打哆嗦，头上的汗珠子也落了下来，他还以左手疾点自己的右肩部，只不过鲜血仍然往下流，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

展千帆也不由得吃惊的直瞪眼！

石老八却不再多开口，他抖着一抹红布，小心的把姓游的断臂包了起来，又把那只小皮箱提着，只对痛得几乎昏过去的游建伟“呸”地吐了一口口水，便对展千帆点点头，一声“谢”字也没说，便扬长而去。

游建筑对展千帆咬牙切咬，他调头从另一个方向奔去，真的是含恨而走了。

展千帆呆着真不是滋味。

他抬头看看天色，三更快到了。

展千帆又到了“如意赌坊”。

他非来不可，因为他已经知道江柳一心想知道的。

江柳能保留她的那身清白而不为游建伟所乘，那也是令展千帆十分高兴的。

展千帆爱慕江柳久矣，他却并不把被切掉一臂的游建伟临去的含恨而放在心上。

他只把江柳放在心上。

他也明白，展家是不会要江柳这种开赌坊的女子当展家的媳妇，但展千帆就是喜欢江柳。

当展千帆这位“展家船坞”的二少奔回“如意赌坊”的时候，“如意赌坊”的前两间赌场仍然在进行着热闹的赌战。

展千帆大步直往后院奔去。

他发现后院的江柳姑娘房中灯火明亮，两位赌坊的高手站在屋子中央，而江柳似是大病初愈般跌坐在一张太师椅上。

展千帆的出现，令江柳一怔！

“展二少！”

展千帆一声淡淡地笑，道：“你……着了道。”

江柳道：“我没有，你……知道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展千帆道：“是吗？”

江柳又是一愣，道：“哦！原来展二少并未回家呀，还以为你向我打过招呼之后回家了。”

展千帆在江柳对面坐下来，两个赌坊高手其中一人就是“巧手”雷爷。

姓雷的仍然与另一中年汉子并肩站着，他们的面上正是十分关怀的样子。

展千帆轻松地道：“我又绕到你这后窗外了，江姑娘，你演的一场好戏，我全看到了！”

江柳挺了一下，道：“你看到了？”

“不错，精彩不足，惊险有余。”

他说完吃吃地笑了起来。

所谓“精彩不足”，那当然是未见江柳与姓游的“真刀真枪”的大杀一场，而“惊险有余”则是江柳差点没命——至少江柳也会失身。

江柳却尽力的保持应有的高傲，道“既然你已看见，知道我并未上当吧！”

展千帆哈哈一笑，道：“你会错我的意了。”

江柳道：“怎度说？”

她顿了一下，十分兴趣地又问：“除了没有被姓游的占了我的便宜，我还有什么上当的？”

展千帆道：“姓游的那些金砖全是灌了铅的假金砖，而且……”

“不可能，每一块金砖进帐房，我都会用刀割一下，查查看的。”另一中年大汉原来是管帐的。

展千帆道：“百两金砖九十两的铅，你能割多深？”

他比言一出，三个人全愣住了。

江柳急问：“你怎么知道？”

“姓游的在洞庭君山坑人，石船帮帮主派人追杀他，是那个叫石老八的人把姓游的手段折穿，我在一旁听的十分清楚。”

江柳急对中年汉子道：“我们收了几块金砖？”

“大概四块吧！”

江柳道：“快取来看看。”

中年管帐的回头便往前浣跑，没多久，只见他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走来。

江柳起身查看，她抚摸着金砖喃喃地道：“这……会是假的？”

一边，姓雷的沉声道：“我去灶房把斧头拿来，砍了便知道是真是假！”

他果然去取矮头了。江柳又问展千帆：“你一定也知道姓游的玩诈了吧，说来听听。”

展千帆道：“说出来我就觉得窝囊，娘的，姓游的最后两把用的是他暗中自备的骰子，那骰子永远只能掷三点。江姑娘，姓游的骰子里面灌了铅呀！”

江柳道：“所以你只押再把，便输两把了。”

展千帆道：“我虽然输了银子，姓游的却赔上一条右臂，石老八切掉他的右臂，用布包着回洞庭君山去了。”

江柳道：“他活该！”

就在这时候。

“巧手”雷爷取来斧头一把，他取饼一块金砖，放在地上，“啪！”一声劈在金砖上，虽然未把金砖劈成两半，却也有半寸深。

被了，江柳取饼来在灯下用力掰开来，不由忿怒地骂道：“狗东西！太可恶了！胆敢吃到“如意睹坊”的头上来了。”

众人低头一看，金砖的表面只有半分厚，再往中间便是灰黑的铅了。

展千帆道：“姓游的断臂后便往江下奔去，也够他受罪的了。”

江柳问：“他的小皮箱呢？”

展千帆道：“被石老八提走了，姓石的出刀十分毒辣，游建伟那小子不及抵挡，便已伤在姓石的手上了。”

江柳怒叫：“真气人，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展千帆道：“至少我还欠你白银七百两。”

江柳对展千帆道：“展二少，你虽然欠我白银七百两，但我已明白姓游的手段，从南边来的老千，真是花样百出，值得我们以后多加小心。”

展千帆却笑笑道：“江姑娘，我走了，改天再把借你的银子送来。”

他匆匆地走了。

江柳却疲倦地闭上眼睛，轻声地对姓雷地道：“你们去前面招呼吧，这件事要保密，不能传扬出去。”

于是，两个“如意赌坊”的主持人物低头退了出来。

九江城，古名浔阳，又称江州，由于滂临长江，南倚庐山，形势险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

除了地势险要，九江城南庐山之滨，便是我四五大湖之一的鄱阳湖，由于湖形似“吕”字，便也分成南湖及北湖了。

而九江城扼守赣境北部之咽喉，承拦长江之水运，筹汇赣境内货物的总吞吐，故商业鼎盛，帆墙云集。

既然万商集，九江城的文风便随之盛了，当然，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展千帆人称“浔阳之玉”，他自格儿则谦称是“江右不肖生”，为江西水道最大的航船组口——展家船坞——的二少君。

论文，他车富五斗、才高八斗，在年青一辈的文人士子当中，堪称是翘楚菁英，论武，他剑艺绝伦，出神入化，是年青一辈剑士武者中的佼佼者。

只是君子之过如日蚀，人人看得见，我们这位偶不羁、文武双绝的“江右才子”，他同时也是一位娴熟于吃喝玩乐的小祖宗。

凡是时下公子哥儿所兴尚的玩意见，除非是他自格儿不想学，否则一旦让他沾上了，则鲜有不精的。

致于泰楼楚馆，舞榭歌台，那更不在话下了。

以“展家船坞”的财势，再加上他那份少有人能够望项背而比拟的人品相貌，才学风度，不但令他得意于风月楼台：也使得他成为闺阁的千金的梦底情郎，遣怀偶像。

而展千帆虽然是欢场的骄子，但在赌场上，他对不甚得意。

展千帆刚从湖心收帐回来……

虽然上次到“如意赌坊”的日子，算算已有半个多月了。

虽说这段月子内奔波劳顿，到家已是半夜二更天了，但展千帆，晃里晃荡的又进了“如意赌坊”，他还带着他的小苞班信儿，一齐来到赌坊。

展千帆不是来还帐，他虽然是“展家船坞”的二少东，但支领银子也得入帐，他的每一笔帐，他老子展毅臣均有过目，太多，便会惹起老爸的一顿臭骂。

今天，展千帆只不过小赌几把，目的只是消遣，他甚至也不打算往后院走动，当然，如果江柳姑娘走出来，甚至邀他到后院去喝酒，他是乐意的。

展千帆今天的运气仍不佳，江柳未出来，甚至他一起手便捡了个好大的一个憋十，真是晦气，展千帆有意走人，却是庄家为他打足了气。

有个汉子笑对展千帆道：“泰琼卖马，不碍后福，二少爷，您洪福齐天，越过了这一关，必定是鸿运当头，财源广进。”展千帆倒是不以为意，他微微一笑，又继续下注。

可惜鸿运不曾当头，财源也未见广进，接下来的几把，展千帆照样是赔得多，吃得少。

到最后，展千帆非但将身上带来的银子又输了个精光，而且又欠赌坊一笔赌债。

展千帆挺一挺背脊，向赌坊的弟兄打一个手势，立刻有人捧着砚墨纸笔来到他的台前，由他挥毫。

在展千帆的身后，正侍立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厮，瞧他的模样儿，清秀秀，挺讨人喜欢的。

只是这会儿他眼中含愁，眉尖带忧，脚板儿直打着地面，不停地盯着那“七百两”三个字，嘟起了小嘴儿嘀咕：“我家少爷写欠条练字呀！又是一个七百两。”

“展二少？您这就歇手啦？不再推它两把，扳扳手气，翻翻本？”

说话的人是一个相貌猥琐，一副青流气的小混混，他堆着一脸的谄笑，哈着腰，猛向展千帆大献——。

“不推啦！”展千帆站了起来：“今儿的手无背得很，改明儿再来。”

青皮混混涎着脸，巴结道：“展二少。您是不倒的英雄，常胜的将军，改明儿准转运。”

展千帆笑了笑，对小厮挥手示意：“信儿，别呆在那儿发愣，打赏刘四哥。”

展千帆说罢，和场子里的熟人打声招呼，离开了那片闹哄哄的赌坊。

信儿忙不迭的抓了一些碎妞丢在刘四的手中，急慌慌的跟了出来。

才跨出“如意赌坊”没走几步路，便听得信儿连连的哀叫：“惨啦！惨啦！相公，咱们这回儿出门，不但没将帐收回去，少反而贴了几百两出去，回头老爷子问起，不剥了咱们的皮才怪哩！”

展千帆酒脱一笑：“瞧你的激动劲儿，横竖老爸要剥皮也是剥我的皮，又挨不到你身上去。”

“相公。您可别嘴硬，老爷子的手劲重，您又不是不知道。”

展千帆蛮不在乎的耸耸肩，目光却凝视着迎面走来的文衫青年，漫声回应：“好歹老爸也得再过两天才回来，你到时候再替我发愁还不迟。”

说话间那名文衫青年也行到近前。

文衫青年杨声道：“千帆！可让我逮到你了！”

展千帆含笑迎上去，“浩威，你可是遇到什么绝色佳丽，眼珠子亮得出奇？”

“高！斑！斑！”来人拍掌大笑：“千帆，你何不改行去当个腰半仙，保管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得了！你“方浪蝶”既然寻上我“展逐香”，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可惜你时候拣得不巧，今儿正逢我阮囊羞涩，少不得只好却步章台了。”

“省省吧！”方浩威挥袖笑道：“你别在我跟前叫穷了，浔阳江面一块玉、“展家船坞”的二少爷，哪儿会气短金帛。就算你一时两袖萧条，也自有我方浩威为你打点，绝不会让你壮士无颜。走吧，千帆，别辜负了佳人美意，徒留一身情伤。”

“慢着！”展千帆搭住方浩威的肩膀：“这话怎讲？”

欢场欠真情，赌场尽仇家，展千帆竟把姓方的当朋友，他怎能不上当！

只听方浩威道：“今天江面上来了一位色艺称绝，艳冠群芳的美女，名唤掬欢，此女曾泊舟洞庭，扬歌太湖，一曲缠头千金价。她不但胸有锦才，腹蕴珠玑，在她的“吟香小舱”，当称进出无白丁，往来皆俊杰，眼界奇高，矜夸傲世。可是她今儿个一到江州，劈头第一句话，便是先问起咱们浔阳的佳公子——展家二少君。”

“噢？”展千帆耸耸他那又挺又直的鼻子，笑嘻嘻地说：“怪哉！敝哉！我怎么闻到一股酸味儿咧！”

方浩威拉链展千帆直驱江边，道：“岂只带酸，还带苦哩！”

信儿眼巴巴看着展千帆朝向江堤前进，一路上居然还能谈笑风生，癫得十分的轻松自在，彷彿没事儿似的，而信儿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叫苦不已。

展千帆的父亲——也就是“展家船坞”的瓢把子——展毅臣，掌九江地界七成以上的船舶航运，一向称雄于江上，名功于武林。

他为人刚烈如火，驭下极严，打从承袭家业以来，以二十五年的时间，将“展家船坞”由一个地方性的修船工作坊，挤跃成为长江水道的四霸天之一。

这长江水道的四霸天，指得就是长江水域中四国最具实力的水上帮盟——赣境的“展家船坞”，皖境的“绿衫会”，两湖的“石船帮”以及巴蜀的“三洙会”。

这四个帮会虽然各有各的势力范围，然而他们全都是仰赖长江水运在讨生活，难免有借道过境的情事牵连，为了促使船行顺畅，所以他们一向互通消息，彼此往来。

而掌舵的四个帮会的四个灵魂人物；撇开展毅臣不谈，另外三人分别是：“三洙会”会首谭伯华；“石船帮”情主姚立天以及“绿衫会”首领邢重石。

谭伯华身長八尺，轻功奇佳，舞得一双金链，打近巴蜀无敌手，别号“冲霄鹤”。

姚立天以水性见长，能伏活水底三昼夜而不现身，故人称曰“长江蛟龙”。

邢重石美称“金甲神”，是个著名的大力士，曾经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天候下，单掌撑抵断桥石墩，勇攻一船无辜，被传为江湖佳话。

展毅臣素以剑术精湛，称雄于江南武林。

他在十八岁那年，仗剑诛杀了当时作案多起、杀人如麻的独行大盗钟作，当消息传出，官府大悦，百姓额手，黑道变容，白道称庆，声名为之大噪，喝着如潮水般涌至，而“展家船坞”也因此水涨船高，跟着便而显名江湖。

五年后，展毅臣的父亲——展怀远，因病缠身，处理船坞事宜常感力不从心，遂将“展家船坞”传于独子经营。

当展毅臣接掌家业之后，便开始朝航船运输探路，两年后，他以一艘船，开始第一次的运输生意，为“展家船坞”的事业前途划开了新的里程。

未几，展怀远病逝，其后的六年间，展毅臣的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展家船坞”在他的努力不懈经营之下，事业蒸蒸日上，成绩斐然。

可是他年愈三十，中馈犹虚，他自个儿不急，却让他的母亲——展老

太君晋若菡，伤足了脑筋，担足了心。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武林一位性情古怪却才华洋溢的前辈——斐汉文，猝逝道途，展毅臣特地南下抚州去吊祭他，不意在道场上，惊见一位艳色绝伦、风华绝代的不凡女子。

那女子纵然白衣素服，未施胭脂，对不减天生丽质，反而衬出一股脱俗的神韵，尤其是那双明眸慧眼，传导出动人的力量，瞧得展毅臣怦然心悸，久久难忘。

而那位带孝的女子在看见展毅臣的时候，也同样被展毅臣那份昂轩卓卓的气概所震撼，两个人的视线不自觉地交缠在一起。

“在下展毅臣，特来拜祭斐老英雄！”

“展当家侠驾当前，小女子斐云玑若有怠慢之处，万请展当家谅解。”

“姑娘忒谦了，展某眼拙，不识得姑娘便是斐老英雄口中的明珠宝贝，玉样孙女儿，实在惭愧得紧。”

斐云玑目露奇光。

“小女子双亲早逝，一直寄养在世伯家中，先祖若非至亲好友，绝计不谈小女子之事，展当家既然能知贱名，想必与先祖忘年称交。”

“不瞒斐姑娘，“展家船坞”能有今日之局面，多赖斐老鼎力相助，而今南极星沉，在下无以追报，仅能在其灵前吊念致哀，亏负斐老良多，心实不安。”

两年后

这位明艳照人的女子，便成为展毅臣的妻子，而他们伉俪情深，形影不离，被称为武林中的神仙眷侣。

结婚后的三年间，斐云玑生下两个漂亮的男孩，长子——展千舫，素以敦厚谦和见称于乡里，而次子便是今日在锦阵花营都帅头的展千帆。

不过，一提起展毅臣教子之严，督子之厉。九江城里或许是首屈一指，无世其右。

以展千帆为例，他虽然已经二十朗当，关逼而立，可是他一旦有什么蛮短流长到展毅臣的耳里？仍难免免不了会遭到父亲的板棍拳头。

在过去，当展毅臣大发雷霆时，还有斐云玑能够安抚他的情绪，然而在七年前，当斐云玑因肺癆不治，与世长辞之后，便没有人能够在展毅臣盛怒时，浇熄那座火山了。

偏偏展千帆野马不羁，率性奔放，那付浪荡笑傲的调调儿，便常常惹得老父动藤条、马鞭，已经无法算出他究竟吃过父亲多少棍子了。

幸亏展千帆极得老太君的宠爱，是好是歹，总有老天君在一旁为他称腰。

另外，展家的长公子也时常为这个惹祸的兄弟缓颊说项。

不过，当展毅臣动起三昧真火，气在头上时，那些软语慰劝反而成了助焰薪材，没有丁点儿的用处。

凡是在展家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风暴涌起，哪怕是太上老君临凡，观音菩萨显灵，也甭想开口讨情面。

正因为天威难犯，所以也难怪信儿会如此的忧心忡忡、局促不安了。

### 第三章

展千帆和方浩威一行三人来到了码头，一名美婢立刻迎上了展千帆。

“婢子小娟见过展爷、方爷。”

展千帆目光微凝：“姑娘你是……”

“我家小姐为免俗客惊扰，故而泊舟江心，特遣婢子在此恭候展爷的大驾。”

展千帆顺着小娟所指的方向望过去。

但见夕照江帆，一叶画舫轻覆珠帘，曼胧烟波，对岸的枫风似火，更衬托得一片凄美。

“船离江岸遥远，令主人可是要展某人祈翼登舟？”

小娟微微一笑，“婢子备有小舫一只，不过我家小姐说展爷是天堑神龙，应该用不上婢子的舫板。”

展千帆双眉攸扬，旋即笑道：““展家船坞”什么不多，破船倒是有几只。”

展千帆回头对信儿说道：“备舟桥！”

信儿衔命而去，不多时江边儿郎一阵忙碌，只见舟舟首尾相连，直奔画舫。

展千帆和方浩威踏舟而行。

画舫上歌声悠扬，灯火已燃。

一位艳丽绝伦的女子，端坐在琴台之前，玉指纤纤如笋，撩拨岑弦，逸出音符。

她抬起明眸，望着登舟访客，漾起笑容，恍若春阳。

“昔年展大少，飞楫救美，成就了一对姻缘佳偶，传为武林美谈，掬欢这次造访江州觅迹琵琶，窃想机缘见识展二少的神威，不意塞翁得福，目睹了二少串舟成桥，蹊板相会，果然是豪情风流，匠心独运，不愧为江右才子，掬欢能蒙江公子青睬，何幸如之！”

展千帆笑了笑，清吟道：“我之思兮，在水之央，奈佳人兮，高居云上，彼为织女，我为牛郎，张望银河，寒月清光，展某俗人，难求鹊桥以渡，而心系佳人，欲睹朱容，总不肯教恨水长流，揉痕了这一怀的相思，说什么也得引舟住栈，一尝心愿。”

竺掬欢婉转余韵，起身置拨。

“人称展二少轻狂舒放，今日相见，果然轩昂不凡，更甚闻名。”

竺掬欢走到展千帆和方浩威的面前，微施一礼。“掬欢骄恣，未曾远迎，望公子恕罪！”

展千帆发出朗朗笑声，也为这一夜欢叙拉起了序幕。

且看此刻，波光鳞鳞，流水荡荡，画舟外，金乌沉江，月照桅樯，画舟里，酒酣意扬，歌美曲甜。

在方浩威的怂恿下，展千帆拍案吟咏：“

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薄似秋云，  
何须计较苦劳心，  
万事原来有命，  
幸运三杯美酒，  
况逢一朵花新，  
片时欢笑且相亲，  
明月阴晴未定。”

竺掬欢笑意灿然，跟着抚琴应曲：“

奉扫平民金殿开，  
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  
尤带昭阳日影来。”

方浩威听罢，连连摇手笑道：“不妥！不妥！掬欢姑娘已逢顾曲展郎，圆满了宿愿，岂能再翻此怨凤吟，得罚一盅才行。”

竺掬欢含笑欢尽，只见她娇嫣微红，眸波带醺，更增添了一番风采。

方浩威又继续催她歌咏一曲，竺掬欢再转旋律，银铃轻吐秦少游的鹊桥仙。

她歌声婉转，却似带幽怨与悲忿，因而词与声不太相衬。

展千帆神色微动，他飞快地瞟了竺掬欢之眼，双唇乍启，却忽然间站起身来。

“江岸有异，我去瞧瞧。”展千帆走出舱外，伫立舷旁。

虽然此刻夜浓如墨，月隐星黯，他却仍旧双目如电，看出江岸上有一名汉子正挽着一个女孩儿奔向码头。

到了长堤之后，那名汉子拦腰抱起女孩，便朝向画舫这儿纵身凌跃。

由于身上多了一个人的重量，那名汉子尚未到达伶舟，身体就开始往下沉，他当机立断，将那女孩直抛入舟，自己则准备接受落水之危。

展千帆双唇攸扬，顺手拾起舷旁的绳索，凌空卷向那名汉子。

仿佛曾经演练过似的。

只见展千帆一只手安然地接稳那名从天而降的女孩，另一只手居然还能够从容不迫的振挥绳索，缠绕住那名汉子的腰间，在他落水之前勾上甲板。

不多久

江岸又出现一群弁勇装束的人，他们在江边不停的巡搜流连，未几，便听到有人对江心发话：“这儿乃是九江府合钱大人麾下——魏同德，请舟中主人现身答话。”

“在下“江右不肖生”展千帆，黎大人寅夜莅临，兴致不浅。”

“原来是展二少在此携美夜游，黎某受命捉拿一对飞贼，但不知二少可曾看到什么形迹可疑的人？”

“说来惭愧，在下沉酣美酒，倒不曾注意什么，如果黎大人不弃酒冷肴残，何妨过舟浮白，同浸秋凉。”

“黎某刻下公务缠身，只好敬谢展二少的隆情盛邀，如果二少发现飞贼踪迹，请遣贵栈通知钱大人。黎某这就告辞，不打扰二少的游兴。”

展千帆隔江拱手，他等到黎同德一行人消失于江岸之后，才回身面对那两名意外的访客。

那汉子站在那女孩身后，显然正在为她推脉解穴。

展千帆这下子才看清楚他们两人，那汉子约二十七八，身材硕壮，朗目浓眉，生俱一张挺有个性的脸，而那女孩——事实上，应该称作那女子，大概已有花信之年了，瑶鼻朱唇，长睫垂目，别俱一股庄严之美，看得展千帆没来由的一阵怦然心功。

展千帆走上前拍一拍那名汉子，“我来试试看！”

那名汉子抬目端详展千帆一段时间后，他放开胸怀，收掌后退，挪出一段距离给展千帆。

展千帆不再客套，他来到那名女子身后，手掌轻贴在她的背心上，推功内功，缓缓渡气。

饼了一会儿，只见展千帆眸光忽凝，两眉扎结在一起，流露出沉思之色。

“这点穴手法，颇似桐柏一脉！”

那女子睁开眼，道：“展二少法眼如神，一语中的。是的，这是桐柏的点穴手法。”

那汉子面现喜色，走过来向展千帆抱拳施礼。

“陆翔青与师妹连丝藕见过展二少君。方才既蒙二少援手之德，现在复蒙二少解穴之恩，我兄妹二人五内俱铭，大恩不言谢，请容后图报。”

“那“报”字说俗了。”展千帆微微一笑，“我看二位目清神正，不似剪径夜盗之辈，但不知黎同德口中的飞贼二字……”

话犹未尽

“江风萧瑟，夜冷霜浓。”竺掬欢的声音自舱中飘出，她才掀启珠帘，便觉一阵香气袭人：“展二少，您不怜惜玉人织柔似水，我还心疼佳人的罗衫单薄，难耐秋寒哩！”

竺掬欢走来挽住连丝藕的手腕，盈盈浅笑：“来！连姐姐，咱们进舱里去，那儿灯暖酒美，比这儿舒服。”

“有客自江上来，当是一翻奇缘际遇。”展千帆长笑一声，聊作自嘲：“展某尽彼说话，怠慢了贤兄妹，倒让竺姑娘抢白一顿。不过，这顿数落，展某挨得不冤，陆兄，还请进舱再叙，并容小弟谢罪。”

“谢罪不敢，是我兄妹二人冒昧叨扰。”

展千帆洒然挥袖，豪迈大笑，他迳拉链陆翔青直入舱中。

当他们是重叙宾实主，分席坐定之后，展千帆为陆翔青斟上一杯酒，接着陆翔青伸出右手轻轻覆在展千帆的手背上，然后他从展千帆的手中取饼酒壶，回斟展千帆，再依次注满方浩威、竺掬欢前面的酒杯。

陆翔青放下酒壶，凌视着他们道：“在喝这一杯酒之前，小弟有一件事情必须先吐为快！”

展千帆的目光深湛如潭，他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示意陆翔青说下去。

“先师乃是新野连公，敝师妹的尊父，号明凤，诸位可有耳闻？”

方浩威“啊”了一声，道：“连老英雄以一手“追星剑法”威震南阳，名显江湖，七年前，他与南阳府的罗山浦巡检，共同扶佐南阳巡抚金叔权剿灭丹江水寇扬霸永，为地方翦除大害，极得南阳父老的感戴。在下久闻令名，常思拜谒，却不知他老人家已驾鹤仙台，遂返道山。”

连丝藕忽然将目光投射在窗外悬挂的宫灯上，她那双深湛的明眸，逐渐缩聚成两点寒芒。

陆翔青看了连丝藕一眼，他的嘴唇紧紧地闭着，一团冷硬的声音自缝间进出：“当年金叔权丹江除害之后，功勋彪炳，得到朝廷钦赐一尊玉佛为犒赏，据闻那尊玉佛原是吐番进赏的贡品，质地细致，雕工精美，金叔权十分珍视它，一直将它锁藏在金府的库窖中，从未示人。”

“想当然耳！”展千帆淡然一笑，将背靠在椅背上，显得有些吊儿郎当：“遗失御赐的宝物，重则斩首，轻者削职，岂能等闲视之。”

“但是在去年的七月间，那尊玉佛却不翼而飞，现场只有一具尸首，是

金府一位十四岁的僮仆，叫做金义。”

陆翔青由于语调涩窒，他顿了一下，舔一舔唇，才继续说道：“在金义的身上，却有先师名传武林的追星剑痕——胸前三斜痕，喉间一点红。”

展千帆目光攸闪，他长吸一口气，微垂星眸，神情变得深沉而不可测。

倒是方浩威十分激愤：“连老前辈一世英堆，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陆翔青脸上的肌肉，因为无法控制而抽动：“遗憾的是，那当玉佛是在罗巡检的家中寻获。”

方浩威不禁大皱眉头：“这样一来，两位前辈岂不是百口莫辩了？”

陆翔青试图缓和自己的声调：“案发当日，先师和罗叔接到一封意外的挑战书，书上署名——“丹江恨生”扬勋维，二老疑是扬霸永的后裔，故而双双齐赴新野城郊，践约候人，没想到下书的人退退未至，竟是预伏好一招调虎之计。”

展千帆抬起目光：“依在下愚见，这椿杀人劫宝之案，处处斧凿痕迹，分明是别有玄机。”

连丝藕豁然惊视展千帆，她的目光里闪过万般情绪，最后皆化作锥心的沉痛。“当日若逢展公子，怎会教六出冰花，飞降于三伏之天，空使铜台血染。”

展千帆的目光停住在连丝藕的脸上，“连姑娘，你让展某无地自容了。”

连丝藕微微摇头：“昔年丹江水寇，先父和罗叔及时斫杀扬霸永，才挽救金叔叔于开膛断首之危，也为三人奠下一场非常的情谊。因此，当案发之后。金叔叔以公事为由，让两老暂时屈栖府衙大牢时。二老也不疑有他，坦然而往。不想隔天清早，大牢里惊得二老猝逝的消息，而日后，金叔叔伍交给寒家一名狱卒的尸首，声称那人即是下毒的元凶，搪塞其实。”

展千帆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缝里隐泛精芒：“物盗人亡，这件布恐怕已成南山铁案了。”

“然而，愚兄妹委实不甘冤沉大海，所以仍旧四处侦查此案，皇天不负苦心人，终究让我兄妹二人探出扬霸永确实育有一子，名叫杨勋维，他自幼被送到桐柏习艺，所以知者不多，可是当父亡之后，他却别师下山，依说已投身公门。而去年下书先师和罗巡检的人，经过我们查访的结果，发现他颇似九江府台里一位年青的都事：姓韦名俊扬。于是我兄妹二人寅夜造访九江府台，一探究竟，不想那韦俊扬的手下工夫的确不凡，敝师妹没过三招，即被他拂穴一点，在下不敢恋战，抱起师妹急退，直走江岸，所幸在此得遇展二少执掌相助，愚兄妹二人方能安然脱身，免遭擒拿。”

展千帆一摆手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贤兄妹既捋虎须，今后行止将如何安排？”

陆翔青咬了咬下唇道：“天涯亡命，索仇本冤。”

展千帆不禁微微蹙眉，低声道：“岂非冤冤相报，黑白难分明？”

陆翔青目闪惑光，显然不懂展千帆的意思。

#### 第四章

陆翔青甩甩头又说道：“无论如何，今日既承二少援手，复蒙诸位缓邀，愚兄妹二人只要不死，必当涌泉以报，另外，还望诸位垂谅愚诚，今夜别后，他日路上若是相逢，请切莫趋前相认。”

展千帆双眉一扬：“陆兄此言差矣，展某虽然不才，倒知道“义、礼”二字怎写。”

“展二少这么说，真是教陆某难堪。”陆翔青恳切地道：“为君家业着想，请千万别让愚兄妹沦为祸害的源泉，而愧对恩公。”

展千帆紧闭双唇，凝睛注视眼前一张粗旷的脸庞，一时之间，空气变得有些儿沉闷。

竺掬欢见状，正想启口以打破僵局，却听得展千帆发出豪迈的笑声，他混身上下迸射出一团耀眼的华丽，不禁让竺掬欢感到一阵晕眩——这个俊逸的男人，知不知道他俱有何等的魅力，那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足以收买所有挚诚的心。

笑罢，展千帆举起酒杯，道：“来！来！来！樽前莫话明朝事，且让我们趁此良夜，畅饮终宵，喝它一个不醉不归。”

“干！——”

“哈哈！——”

信儿张着一双无助的眼睛望着展千帆。

他简直不敢相信展千帆到了这个节骨眼，还能他够向他绽开一抹淡淡的微笑。

信儿也不难想得出，他自己现在是一副什么模样——面如白纸。

展千帆推开门，带着一夜的宿醉走进展家的大厅。

他看见父亲正大马金刀的坐在大厅上，身旁正肃立着他的兄长。

展千帆暗吸一口气，继续跨出稳定而坚实的步伐，走向父亲。

椅旁的台上有一老油灯，照在父亲的身上，透视出父亲一身风尘，它也同时照出父亲的眼窝里正布满了红丝。

展千帆心中雪亮，那就表示父亲奔波回来之后，一直不曾梳洗，更不曾合眼，他是吃了铤铁了心，硬坐在大厅上，等着这个笙歌达旦、彻夜不归的浪荡子回家。

展千帆再看看父亲的右手，那儿正握着一根马鞭，马技鞭无风自功，活脱脱就象一条狰狞的毒蛇，正朝向他嘶嘶吐信。而父亲的手背上，更因为用力执鞭而浮现出一根一根的青根。

展千帆的下颌一阵紧绷。

在这时候？展千帆捕捉到他的兄长投射而来的目光，目光里蕴藏着忧虑与焦急。

展千帆依然沉着，他走到父亲前方尺余之地，方才停住脚步。

“爹！”

展毅臣目光腾腾地逼视这挺立倔傲的次子，他一言不发，猛地振臂挥鞭，便见鞭梢绽花，空气中传响出清脆的“啪啪”声。展千帆的颈间立即出现一道红痕。

展千帆连忙拦住案亲。“爹！您先息怒。”

展毅臣推开展千帆，他咆哮道：“今儿我非打死近个败家子不可！”

展毅挥鞭如雨，直抽在展千帆身上。

“你这畜牲！我展毅臣养你何用！忠孝节义你全不懂，酒色财气你样样精，枉费我重金延聘德高望重的西席先生教你读书，看看你念些什么东西来！没学通经史子集，倒只会风花雪月。整日里游手好闲，不是吃，就是沾花惹草，全是些丧德败俗的勾当，最后还带着一身的酒臭和赌债回来，造孽！是我展毅臣家门不幸！才生出你这个不肖的逆子！畜牲！畜牲！”

与其让我活活的被你气死，倒不如让我现在就打死你。”

展千舫急奔到展千帆面前，用身体挡住他。“爹！千帆只是年轻好玩，那些赌债我会替他垫上，请您别发火，爹！”

展毅臣目光凶厉：“一旁站着！否则连你一块儿抽。忒弟为非，你一样该死！”

展千帆猛然将展千舫推到一边：“走开，哥！这儿没你的事！”

展毅臣抓起儿上一张纸条，丢向展千帆：“看看你的杰作。”

展千帆没去接那张纸条，任它飘落在脚边。

“你昨夜又到那里去荒唐了？”

“江边。”

“又是女人和酒？”

“是的。”

“我让你到湖边去收帐，你去了没有？”

“去了。”

“收多少？”

“一百九十六万。”

展毅臣跳了起来：“怎么才这么一点儿？几乎折了一半！”

展千帆做了个深呼吸：“上月月底湖口江上出现飓风，损毁了许多船只，买卖当然就少了，进帐自然就不丰，而船只要修补，开销也就大了，所以我让他们折半付例钱，待下回儿再补。”

“你倒慷慨！”展毅臣怒道，“仅听那些苦哈哈诉苦，你还能够办什么事？”

展千帆下巴微抬：“飓风是实，损毁也不假，我不听他们申诉，谁听？”

展毅臣的眼中再次升起厉芒：“钱呢？”

展千帆没答话。

展毅臣二话不说，皮鞭便落在展千帆身上。

展千帆咬着牙，硬是不吭一声，他的身上交错出一道道血痕，染红了他的绸衫。

“快快住手，毅臣！”只见一名鹤发执杖的老妪在一位少妇的扶持下，疾步走入大厅：“你真要打死我的孙儿，我可饶不过你！”

“这个挥霍无度的败家子，留着他会败坏门风，倒不如死了干净。”展毅臣的鞭子仍旧挥舞不已。

展千舫看不下去了，他冲入鞭影中扑在展千帆的胸前，用力抱住这个兄弟，让鞭抽打在自己身上。

展千帆厉吼：“快走，哥！我不领情。”

展千舫道：“没人教你领情。”

兄弟两人尤在那儿扭动争执，皮鞭却突然停止了。只弟俩不约而同移动视线，他们发现展毅臣的鞭子已被展老太君卷在黎杖上。

“娘，到了这个田地，绝不能再袒护他了！”展毅臣气得浑身发抖，“难道您到现在认为这个畜牲，真是崧生岳降而不是魔煞临凡！”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已经懂得该不该和对不对，千帆纵便有些儿放荡，但还是有分寸的。”

这时守在门口的信儿也不顾一切冲进大厅，直奔展毅臣的跟前跪下，不住地磕头：“老爷子，请容信儿敬禀：由于这回彭泽风害，百里棉田俱毁，灾情惨重，相公他动了恻隐之心，便将这次收到的例钱悉数捐赠给彭泽县令

周大人去赈灾，信儿身上还有周大人的收据，请老爷子过目。”

信儿手颤神慌地直掏胸怀，终于摸出一张纸片，呈给展毅臣。

展毅臣看罢，长吸了一口气：“看看你这副火爆性子！”展老太君走到两个孙儿的身旁，心疼的审视孙儿身上的鞭伤，她忍不住埋怨展毅臣：“你怎么舍得下这么重的手劲，阿帆是替展家积福行善啊！”

展毅臣移目望着他的两个儿子：“你们都下去！”

展毅臣转向那名少妇：“盼归，麻烦你去为他们两人上药。”

当他们告退的同时。展毅臣扶着母亲坐到椅上：“千帆小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我还记得千帆在十九岁中举人时，还是一副斯文谦雅的模样，很逗人爱，怎么越大就越荒唐！”

展老太君凝望门口，叹了口气：“你是他爹，怎么不明白阿帆的作为是有目的。”

展千帆惘然地看着母亲：“娘，你在指什么？”

展老太君望了儿子一眼：“毅臣呐！你的心早就随着云玘的去逝而尘封冰结了，哪能体会出这种刻骨的情伤呢！”

展毅臣目光忽凝：“莫非千帆有了属意的人？”

展老太君站起身来，走向窗边：“千帆这孩子承袭他母亲的慈悲心肠，一向见不得他人受苦受难。我相信他这次大手笔的赈灾，势必会影响你的收支安排，而“展家船坞”核发例钱的日子又迫在眉睫，这阵子你恐怕有得忙了。”

展毅臣的拳头用力击在桌上：“岂止是核发例钱，这个孩子侠骨佛心，恩被四海，独独不在乎害苦他老子，上回咱们造了十艘新船，正等着他拿去赈灾这笔款子去清帐呢！”

此时，展千帆在他自个儿的房间里，接受他的嫂子——燕盼归的疗伤。

燕盼归正专注的审视展千帆胸前的每道伤痕。她的柔夷贴在那些血痕上，让沁凉的酒刺痛伤口。

展千帆深深吸一口气，他感觉到清凉的指尖触摸在他的肌肤上，有一种帐栗的感觉。

展千帆的目光微垂，看着燕盼归。

窗口的阳光射在燕盼归的秀发上，映成一波波的虹圈，她的睫毛低垂着，她的鼻子小小的，却很挺秀，而她的肌肤细白娇嫩。她实在很美，美得出尘，美得教人心动。

展千帆全身的肌肉突然紧绷起来，僵硬如石。

燕盼归抬起眼：“弄疼你了？”

展千帆含糊地“嗯”了一声，他拿起床边茶几上的酒，大口大口的灌入嘴里。

展千帆走过来，将酒壶搁在桌上：“方才你要是肯早些儿吐出那笔钱的去向，好歹也能少挨几鞭。”

展千帆不说话。

展千帆丢一件干净的衣服在展千帆的身上：“你可知我昨夜是如何渡过的？”

展千帆垂下眼，流露出沉思之色，任肩上的衣服滑落下来，遮覆在他的腿上。

“有什么不对吗？千帆。”

展千舫看见展千帆的眉头打了个结，他的情绪也随之低落了。

展千帆抬起目光，望着展千舫：“哥，你可曾听过咱们展家的人与姓竺的人结过怨隙？”

展千舫摇摇头：“怎么会有此一问？”

展千帆先提起昨夜之事，然后才说道：“那位掬欢姑娘曾念过一首诗，诗中充满杀机，显然是含恨而来！”

展千舫也皱眉：“为了慎重起见，我想还是让忠儿去盘盘她的底。你不反对吧？”

“这会儿我让信儿去休息，原本就是打算让他下午去一尚远门，探访一下湘南胜景。”

“你让信儿只身，一个人出门，妥当吗？”

“他一个人去才不会起眼，再说，信儿也挺机灵的，他懂得应付情况。”

展千舫想了一下，道：“由你吧！横竖信儿是你带出来的，你信得过他自然有你的道理，何况他方才的胆识也的确不凡，大有乃“主”之风。”

展千帆哈哈笑道：“谢啦！虽然不是称赞我，但是我一样如同身受，与有荣焉。”

“皮厚！”展千舫笑叱一声，接着又说：“千帆，依我看，那位方浩威恐怕也不简单。”

“当然不简单！”展千帆道：“一个茶马司的文读先生，玩的门槛儿却很精，而且出手阔，熟谙江湖，岂会是易与之辈。”

展千舫走向乃弟，坐在床边：“你既然明白，又何苦跟他瞎混？”

展千帆淡淡一笑：“哥，你总有看过抹布吧！”

展千舫一时会意不过来，他愕然地看着展千帆。

展千帆目光微暗：“抹布不脏，东西那会干净。”

展千舫神色一沉：“千帆，我不许你作贱自个儿。”

展千帆就双手放在头下，仰面而躺，并且闭上眼睛：“我想睡了，哥，你和嫂子也是一夜未睡，何不回房休息呢？”

【第七十一页失】

展千帆盯着兄长：“你的看法如何？”

展千舫双眉微锁：“事情太顺利了。反而让我担心，却又说不出来那儿不对劲。千帆，依你之见呢？”

“哥，你太厚道了，不忍心说建成的坏话，我是个浪荡子，一向口无禁忌，就让我来说吧！”

展千帆望着收拾东西的燕盼归，道：“嫂嫂，麻烦你，唤个人弄杯浓茶给我。”

燕盼防柔顺一笑，走出房间。

展千帆重新调回目光看着展千舫，只是这时候，他的目光里却有一丝掩不住的鄙色和酷意。

“游建成除了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外，别无长才，今天若不是冲着他是婆婆的孙侄儿份上，这展家总管一职倒还轮不到他来当。这一回安庆船难，发生得太没道理，而他对这桩击船惨案，却又表现出出乎异常的热心，你虽说忠厚，毕竟还未被他蒙蔽，当然会感觉到这中间必有蹊巧。”

“千帆！谨慎你的用词。”

“是的，那么就容我这么说吧——这好比风前之月晕，雨前之露润，昔

古山巨原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分，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着类矣。而我“江右不肖生”曾经说过：建成是一头獠兽，是一条毒蛇，让他走进展家大门，不啻是引狼入室。”

展千舫蹙着眉，没说话。

“四年前初见建成时，我力柬爹爹，此人头生反骨，目光闪烁，只可周济，不可举用。

爹却驳斥我嫉才，心胸狭窄。而这一次我打算亲自走一趟安庆，以查明焚舟杀人的血案真相，爹却派我到湖口收帐。”说完，展千帆突然放声大笑，只是笑声苦涩得连他自己都不忍闻，他尽力控制住自己的狂态，然后翻身下床，走向桌前，他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桌上的那一壶酒，可是在他摸到那壶酒之前，展千舫已经先他一步夺走酒壶。

展千帆瞅着展千舫一眼，他拉出一张椅子坐下来。

展千舫也给展千帆一眼，接着也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展千帆的对面。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千帆，你该明白。”

展千帆猛吸一口气，抬起目光，刹时，他又恢复了原有的放荡不羁和洒脱自若。

“我准备出门几天，爹那儿请你担待一些儿。”

展千舫双眉攸扬：“你压根儿把我的话当作马耳东风。”

展千帆笑了笑，他从燕盼归捧着的托盘中，接过茶水，并且朝她颌首致意后，才又转向展千舫。

他先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目光则停驻在杯中浓褐色的水波上。

“别逼我当寂寞的圣贤，哥！我犯错，但请包容我的忏悔。”

展千舫用手覆盖住展千帆的杯口，逼他抬目望着自己。

“有那个理么？”

展千帆摇摇头，眸光坦然。

“我知道理屈，哥！就算我皮厚，仗恃行么之骄，向大哥你讨这份宠，成吗？”

展千舫缩回手臂，他端详展千帆好一阵子，接着便听见他重重的叹口气。“我前世欠你的！”

## 第五章

“二少，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回陪你回去拿拉链，总瓢把子看你一身又湿又脏地回家，他气得拿起板棍，狠揍你一顿，当时我都吓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而且我也是打那一次才了解展家的少爷，原来并不好做哩！”

展千帆的眼中闪动光芒。

“那件事兄我也记得，而且记忆犹新，深刻鲜明，毕竟那件事其错在我。”

“其错在你？”

“对！那天我出门留马前。我爹才千叮咛万交待，要我小心衣裳，论我回家之后，便要带我和我可去拜访一位父执。”

“可是我一到江边，便将我爹的叮咛交代，全都扔到九霄云外，一丁点儿也没摆在心上，弄得一身一塌糊涂之后才想回家收拾，所以也难怪我爹，那天会大发雷霆，狠狠地抽我一顿。”

“不过我常常在想，那天若不是展夫人抱住二少，我怀疑二少会不会被总瓢把子打瘸了腿。”

展千帆听罢，不禁哈哈大笑。

“珍堂，我这身是铜筋铁骨，若说会瘸，恐怕早瘸了，还由得你在这儿牵肠挂肚吗？”

沈珍堂也莞尔一笑，然后他向展千帆欠一欠身，道：“二少，小的还有活要干，不能陪你聊了。”

“你去忙你的，我不耽误你。”

沈珍堂返身离开。

一旁的许姓老者，拿着拐杖颤巍巍移至展千帆的身边。

“年轻正是好事儿，力气大，手脚灵活，做什么都好。”

“许爷爷，您八十有三的高龄，目明齿在，能说能走，教多少人羡慕了。”就在这这时。

江心驶来一艘中型的渔舟，渔船上有一名半百老者，与四五名壮丁，正向展千帆挥手招呼，展千帆也振臂以回。

许姓老者望着那艘船，道：“那不是郭大福一家吗？”

“是的，许爷爷。”

“提起大福。我就觉得他的名字取得真好。你瞧瞧，六个儿子全都长大能帮活了，目前又拥有自个儿的船，吃穿是不愁哩！”

“是呀！冰老爹现在是蛮不错，不过，想当年他夫妻为了拉拔这六个儿子长大，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头，一直到这两年，买下了自个儿的渔舟，才算熬出头了。”

“说到大福的渔船，据大福告诉我们，那还是打二相公的帮忙，才能顺利买到手的。”

“郭老爹太客气了，我哪儿能帮上什么忙。”

“二相公，您别谦虚，郭大福当时买船的款子，还差了那么一点儿，是二相公先替他垫上的。”

“二一个月之后，郭老爹便悉数还给我了，所以说，那还是靠他自个儿的努力挣来的成就，我不敢居功。”

“可是二相公为了挪这笔款子，与大相公一块儿，在展当家的前头拍了胸脯担下来的哩！”

“唉？”

展千帆意外地道：“这种事儿怎么会传出来？”

许姓老者笑道：“展家船坞是这里的一块天，就算是芝麻绿豆点儿大的小事，也会让人渲染出来，成为大多儿茶馀饭后的闲聊话题。”

展千帆脸上笑得开朗，心头却压了一块重石。

他对许姓老者挥手致意之后，身形跃起，借着几艘船当垫脚石，几个起落之后，踏上郭大福的船。

“二少！”

郭大福上下打量展千帆：“您这个年纪，还调皮玩水吗？”

展千帆笑了一笑。

他知道郭大福的问题，是针对他的湿衣裳而发。

“就算我到了一百岁，我也照样玩水哩！”

“横竖我是管不动你！”，郭大福转个话题，问道：“你可是来打听陆公子和连姑娘的情形？”

“郭老爹，我今儿清早，贸然便带了两个朋友去打扰您们一家，多少总

会给你们添些不便，如果有任何让你们为难的地方，请尽避跟我开口。”

“二少，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别说您才带两个朋友来老爹家里，再多我一样照单全收，将他们招待得宾至如归。”

pg103 少了一行

如何？”

正如许姓老者所言，郭大福有六个儿子，其中除了老三及老四差两岁之外。其他的兄弟都是间隔一年出世。

郭大柱今年二十一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而郭二柱，郭三柱也分别有一个孩子，郭四柱则准备在年底娶亲。

由于郭大福拥有自个儿的渔船，在一般的渔户当中，也称得上是家境不错的，所以连十五岁的郭六柱，都有媒婆频频上门探听口风心意，当然就更遑论长他一岁的郭五柱了。

展千帆才打完招呼，郭一柱已经探头舱外，扯着嗓门，呱呱大叫：“二少爷，您的下半截怎么全湿了？”

“我才湿半身，有什么好稀奇！”展千帆笑道：“瞧瞧你们，混身上下哪一处是乾的呢？”

郭二柱跟着道：“咱们打渔的，湿是应该，可是二相公您是中过举的读书人，怎么能够跟咱们粗人比呢？”

展千帆握起拳头，晃在郭二柱的眼前。

“二柱子，你认不认得它？”

郭二柱耸动鼻尖，嘿嘿地道：“熟得很，二少君。”

“想不想——味道？”

“改天吧！”

展千帆舒拳为掌，拍在郭二柱的背上。

“老四和老五呢？怎么没看见他们？”

“娘和老四进城去采办成亲的东西、老五则留在家里看家。”郭大柱走过来：“二少，您多替咱们出出气，教训一下那根狼牙棒，省得他整天尖嘴利齿，惹人讨厌！”

郭二柱连声怪叫：“我惹谁讨厌了？”

“还用问吗？”郭大柱转向其父：“爹，咱们这就回去吧！”

郭大福允首道：“早点儿回家也好，不然我会被你们长不大的孩子给吵死了。”

展千帆忙道：“老爹，别是为了我，我原本还打算帮你们撒撒网的。”

郭大福笑道：“二少爷，若说咱们是为了你收工，那也是藉口，其实大多儿还不是想趁机偷一下懒。你也知道家里那些母大虫一向管得紧，如果没有理由提前回去，耳根子便不清净了，难得二少今天上了我的船，蓓芳也不致于怪我放纵儿子不顾家，七早八早赶回去。”展千帆笑了一笑。

郭大福的惧内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

不过展千帆了解郭氏夫妇，一向恩爱情深，与其说郭大福惧内，倒不如说他尊重这位娴淑诗书，通达礼仪的妻子。

郭大福妻子的娘家姓关，芳名蓓芳，原是城内大户汤员外府里的书婢，而郭大福幼时也曾经念过几年的私塾，与妻子谈得上话，明白妻子是个识大体的女性，所以凡事却让妻子三分。

可是真正遇到需要决断事情的时刻，郭大福这个一家之主说出来的话，

比什么都来得有份量。

展千帆想着八年前认识郭家，如今八年的岁月不短，当年十三岁的郭大柱，已经由一个睁眼东张西望的毛孩子，转变成一名强壮结实，技术高超的打渔郎了，非但如此，他同时也成为一个丈夫及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而郭大福原木全黑的头发，亦在不知不觉中添上了银丝。

下了渔舟的展千帆，熟络地朝关蓓芳打招呼——八年后的她，身材有些儿发福，然而她的娴淑和秀气，却不曾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减。

“今儿早你坚持不肯留下来用餐？”关蓓芳的手搓擦在身上的围上：“今儿晚则不许再推托了。”

“若要推托。”展千帆笑道：“我何必皮厚拣这个时候来。”

关蓓芳怡然而笑。

展千帆跨进屋里，抱起一位三岁的小男孩，那是郭大柱的长子——郭冬来。

“冬来跟帆伯伯打招呼，亲亲帆伯的脸。”

“帆伯伯！”郭冬来抱住展千帆的脖子，故意亲他的耳朵。

展千帆哈哈大笑，将郭冬来的身体，在他的手臂上绕了三百六十度，逗得小家伙格格发笑。

另外也引来了两岁左右，刚学会走路的，一名小男孩及小女孩，男孩是郭大柱的次子——郭明仁，女孩是郭二柱的千金——郭小霞。

“伯伯！抱！”

“伯伯！抱！”

两个孩子分别拥住展千帆的腿，兀自在那儿叫嚷。

展千帆放下郭冬来，同时抱起郭明仁和郭小霞。

“帆伯伯一起抱！”

“绕！”郭明仁不断地摆动小手，表示他也要和堂兄一样翻圈子。

郭冬来则在展千帆的身边直跺脚：“帆伯伯！还要！”

郭大柱的媳妇儿冯秀珠赶忙跑来，抱起郭冬来。

“别吵，冬来，帆伯伯抱过你了，不能撒赖。”

“还要嘛！”郭冬来在母亲的怀中扭起性子。

“伯伯刚下船，累了，不能一直抱……”

展千帆这儿则为了公平起见，将两个孩子各自在臂上旋转一圈。

郭二柱的媳妇儿林雪娘，也等在一旁，将叫嚷中的郭小霞接过来。

“小霞乖，要学哥哥懂事，不能一直吵帆伯伯。”

郭三柱的媳妇儿金丽娥，一手抱着小婴儿——郭小真，一手拿着一杯茶水，递给展千帆。

“二少君，看来您下回来时，得向杂耍的戏班子调兵遣将了。”

“你提醒我了。”

展千帆接过茶，喝了一口：“我每次来都是两手空空，下回儿，我请一家戏班子来唱出戏，顺便热闹一下。”

“饶了我吧！二少！”郭大福忙不迭地道：“我已经养了一群混世魔王了，您可别再带头使坏了！”

“带头使坏？”

展千帆一脸诧异：“怎给我这么大的罪名？”

“可不是，二少！”

关蓓芳脱下围裙交给长媳，“每当这里孩子吵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和大福想拦阻他们，他们便抓你和大少君当挡箭牌，搞得咱们夫妻俩骂也不是说也不是，一点辙儿都没有。”“这回儿连哥哥都扯上了，显然问题不小。”

“你自格儿去评量，每一次我和大福骂孩子们——哪家的兄弟像你们这样子当的？这些孩子便理直气壮的顶回来——展家的大少及展家的二少，就是这样子当的。你说吧！我们夫妻俩该不该为之气结？”

展千帆忍不住放盘大笑：“看来我和哥的罪过的确不小！”

“您了解就好，二少！”关蓓芳和煦微笑。

“四柱和五柱怎么还没看到人？”

“四柱去找霜霜谈心。没那么早回来。”

展千帆“哦”了一声站，他知道林霜霜是郭四柱未过门的媳妇儿，也是林云娘的妹妹。

关蓓芳顿了一顿。

又继续道：“老五陪你的两位朋友进城了。”

“进……”展千帆眸光遽变，他控制住自己的声调，低沉地重覆：“进城？”

“说是出去买点儿东西，还让老五去租辆有篷的马车。”

展千帆不禁皱起双眉：“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答应我，一定回来吃晚饭。”

不过，陆翔青、连丝藕和郭五柱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用餐时间。

然而，展千帆还差点儿，想动用船坞的力量出去寻人了。

那时候，连丝藕头戴方巾，身着长衫，一副游学书生的装扮踏入屋里，陆翔青则肩挑书箱，活像个跟班，致于乾瘦的郭五柱，跟随在健壮的陆翔青身后，简直看不见人了。

“二少君，您也在？”陆翔青放下书箱。

展千帆点一点头，和他们招呼。

连丝藕转向关蓓芳，歉然地道：“大娘，我们在路上耽搁了一点儿时间，所以回来晚了。”

“没关系，只要平安回来就好了。”

陆翔青打开书箱，里边儿装的尽是衣裳，另外还有一句油皮纸包，陆翔青将它递给关蓓芳。

“这是一些卤味。”

关蓓芳还没说话。

郭六柱已经拍手欢呼：“卤味好啊！”

郭大福瞪了么儿一眼：“没规矩。”

郭六柱咋了咋舌，躲到展千帆的背后。

陆翔青笑道：“老爹，卤味买回来就是要大多儿吃得开心。”

“您二位是二少的朋友。”郭大福为难道：“怎么能够让您破费呢？”

“老爹，您这么说，我兄妹二人就不敢打扰了。”

展千帆笑着打圆场：“买都买了，还推让什反，总不成等它馊了再拿去喂猪，大娘，麻烦你把它拿去装盘，大多儿一块儿享受，我当陪客！”

关蓓芳这才吩咐金丽娥将卤味拿进去。

随后连丝藕走到书箱旁边，拍一下箱子，自底部抽出两把剑，她正想递一把给陆翔青时，展千帆说了声“抱歉”，接过那支剑，拈在手中称了一

称，然后他抽出剑，举空审视。

不一会儿。

展千帆的视线越过剑身，投向陆翔青及连丝藕。

“这柄剑刚喂过血，你们也刚杀过人？”

正端菜上桌的冯秀珠，突然发出巨大的碗盘撞击声，她苍白着脸站在桌前。

郭五柱早已经按捺不住，指天划地，口沫横飞地说道：“二少，你猜得真准，黄昏时分，陆大侠和连姑娘联手宰了东城那个王八皮！”

“王八皮？”

展千帆眸光一闪，跟着放下一颗悬宕的心。

连丝藕凝视展千帆，她轻轻地道：“我和师兄还不至于逞匹夫之勇，去找官家的晦气，请二少宽怀。”

展千帆心头忽震——眼前那对翦水双瞳，正逸射出无比的慧芒，穿透他的心底，掀动一缕幽深的呼唤。

“人口贩子王八皮！”郭五柱睁大眼睛：“二少应该听过！”

“是的，我知道他！”展千帆移开目光。

王八皮本名皮顺，是活跃于城东的大混混，打从小他就喜欢惹事生非，稍长之后，他更仗恃天生的蛮力，及一股杀人不眨眼的狠劲，处处欺压善良，被乡亲视为地方一害。

王八皮的父母，原是城南程员外象的长工和丫头。

因为儿子不肖，偷了主人家的金子，累及双亲受惩，被程员外斩断手脚，一家四口被赶出程家。

王八皮的母亲当晚便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他的父亲虽然多拖了两天，可是由于伤口溃烂恶化，最后还是丧命路旁，由官府出面，将他掩埋了，当时王八皮才十一岁，他的妹妹皮玲九岁。

失去爹娘管教的王八皮，偷、抢、拐、掠样样上手。当他十五岁的时候，更将唯一的妹妹，卖到勾栏院当雏妓，而他本人就在妓院充任打手。

由于王八皮性逆乖戾，敢拼敢杀，逐渐带出一票兄弟，专在下九流的地方鬼混，遇到外地来的落单女孩，就设法勾骗上手，再卖到娼家赚这种昧心钱。

另外一方面，王八皮又极力地巴结官府，逢迎势力。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乾净俐落，既不留下尾巴，也不遗落把柄，即使有许多悬案，大家都猜测是他在背后扮神弄鬼，可是却没有人能够提出证明来。

就以十年前，程员外府所遭到的那场火灾来说吧，当时里谈巷论，所有的箭头皆指向王八皮，认为是王八皮为报当年双亲之仇，指使亲信在暗中纵火，才烧得程家片瓦不存，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四十馀口俱被烧死。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具体地证明王八皮，牵扯在这场火案之中。

因为当程家惨遭祝融肆虐的时候，他王八皮正在妓院里，和一群嫖客发生剧烈的争执，并且还大打出手，伤了好几个人。

没有多久，他便被官府以闹事的罪名，拘禁了三天，而这桩纠纷的见证太多，足以出脱王八皮纵火的嫌疑。

展千帆对王八皮的印象也是极其恶劣，只是王八皮没有任何罪行犯在他的手中，展千帆没有理由去找这个家伙的麻烦，更何况王八皮又十分卖展家的面子。

只要有展家的人放出一句话，他王八皮立刻撒手称是，哈腰讨好，弄得展家的人，也不好向这种乡里小人拉下脸了。

大多儿围坐着吃饭，展千帆问道：“你们怎么会兴起去杀那个人渣的？”

“那也是凑巧撞上的。”陆翔青放下筷子。

由于连丝藕打算易钗而矣弁以方便走动，所以陆翔青便央托郭五柱去租辆马车，潜入城里买些衣裳，而郭五柱进城租车时，为了贪看大街骡马出事的情形，以致于耽误了一些时辰才回来。

所以他们三人进城时，已经过了未时。

当陆翔青和连丝藕买齐衣服之后，由郭五柱为车至城外静僻的江边草丛里更衣。

正在更衣时，连丝藕和陆翔青都听到隐约传来的呼救声，只是俅音被涛及风吼所淹没，所以也听不真切。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陆翔青和连丝藕还是循着音源而行，而郭五柱则傻楞楞地跟在他们的背后，穷追猛赶。

当他们来到一处石险水急的河旁时，正好目睹一桩杀人凶案进行。

那是两个相貌凶恶，衣着随便的青皮混混，分别抓着一名女子的左右臂，强行按住那女子的后脑杓，将她闷埋在水里。

老远地，陆翔青及连丝藕，便发觉那女子的挣扎逐渐休止了。

陆翔青和连丝藕的脸色遽变，他们长剑一抽，身形化作疾云飞掠而去。

那两人听见动静，甩下那女子，返身大喝：“不长眼的……”

陆翔青剑芒暴涨，涌出一股力道，击昏说话的混混。

另一名混混眼看情势不对，拔腿便想逃，而陆翔青怎会容他得逞。

只见陆翔青变掌为指，点上那混混约穴道，那个家伙身躯一软，瘫在地上，瞪着惊恐的眼睛，直嚷道：“好汉饶命，这不关小人的事，小的只是听命行事，全是我们老大的意思呀！”

就在这时，连县藕也涉水至河里，抱起寂然不动的女子上岸，连丝藕不断按压那名女子的胸腹，并且以人工呼吸，企图挽回一条无辜的性命。

不一会儿。

郭五柱也赶了过来。

陆翔青指向两名混混，问郭五柱：“这两个家伙是谁？你知不知道？”

郭五柱面露鄙色：“知道，那个躺在地上当死人的，叫王八皮，是个人肉贩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了银子连自己的亲生妹妹，都不惜买到火坑的下流胚。另外那个瞪着死鱼眼，鬼叫不停的畜牲，绰号『吊眼三』，是王八皮的走狗，专门跟着王八皮拐骗良家妇女，卖到娼家的皮条客！”

陆翔青面色铁青，他将剑尖比向吊眼三的眉心。

“伤天害理，无恶不做，陆某对你们这些败德小人一向不会心软的。吊眼三，你趁早把刚才的勾当，原原本本招出来，如果我听得不满意，你再去向阎王老爷招供，问问阎王老爷满意不满意。”

“好汉，我招，我通通招！”吊眼三像杀猪般地哀叫：“那个娘儿是程光达的女儿——。”

“程光达又是谁？”

郭五柱代答，道：“程光达是十年前被烧死的程员外，王八皮的爹娘都是程家的奴才，因为王八皮偷程家的金子，被程员外当场逮个正着，程员外

就斩断他爹娘的手脚，将他们一家赶出程府。

十年前，程光达一家四十馀口，被一把大火给烧死，大家都说是王八皮在暗地动的手脚，就是找不出证据来。”

陆翔青转向吊眼三：“十年前的案子我管不着，今儿的事情我撞上了，吊眼三，你一五一卡给我说明白！”

“十年前，咱们老大掳走这个娘儿，买到外地去当婊子，没有想到她居然有本事潜回九江，而且还打算抽咱们老大暗青子，咱们老大逮着她也认得出她，所以就押她到这儿干掉她。好汉，这是我们老大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陆翔青眸光转厉。

这时候，连丝藕也白煞粉脸走过来。

陆翔青看着连丝藕的表情，他阴霾地问道：“回天乏术？”

连丝藕咬牙恨道：“咱们来迟了一步。”

陆翔青一言不发，抓起王八皮的衣领，将那人拖入水中。

在大水的冲激之下，王八皮立刻苏醒，他正想放声大骂，陆翔青的剑已经抵在他的右眼上了。

王八皮的脸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有话好说，朋友，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苦哈哈，有什么话说不开呢？”

陆翔青冷冷地道：“人都教你溺死了，还能说开什么？”

王八皮瞟向江边那具，犹睁着眼睛的女尸，轻咳道：“你是说那个婊子呀！她犯贱，偷我的钱——。”

连丝藕剑一撩，削下他的鼻子，王八皮痛得连声惨叫。

“王八崽子！”

连丝藕酷然道：“不要鼻子的下三滥，即使偷钱也罪不致死，何况你压根儿是冤枉死者，嫁祸无辜，罪加一等，该死！”

王八皮痛得神智昏乱，所有的粗话都出笼了。

连丝藕和陆翔青互望一眼。

陆翔青沉声道：“胸前三斜痕，喉间一点红！”

连丝藕点一下头。

刹时间，他们双剑怒吼，冲天长嘶，漫空的剑光飞罩而下。

王八皮全身的鸡皮疙瘩都泛起来，他开始惊觉不对，想要爬上对岸，可是层层剑气却无孔不入，由四面八方贯射逼射。

他的右脚才踏上一块石头，胸口却传来三道凉意，喉头的肌肉也剧烈的收缩。王八皮的身子倒入河中，激起水花，江水也立刻地殷红散开，他的手脚犹在水面挣扎，而湍息的江水却流过他的身躯，覆盖了他的脸孔，最后他四肢一蹬，魂归幽冥。

一旁的吊眼三吓得哇哇求饶。

连丝藕冷漠地道：“我们是听见这位程姑娘的救命声才赶来的，吊眼三，当你还没害死她的时候，你为什麼不听听她的哀饶？”

吊眼三眼泪都急出来了。

“我什么都说了，你们是英雄好汉就不能杀我呀！”

连丝藕不屑地冷视吊眼三，然后转身走向那具女尸前面，目如寒冰。

陆翔青眼底泛出杀机，一脚踢开吊眼三的穴道。

“因为你很合作，什么都说，所以找让你死得痛快！”

吊眼三的眼睛突地睁大，他瞧见一抹青电飞闪即没，然后是一柱血泉喷射得老高，吊眼三根本没有哀号的机会，他的头往后一仰，就毙命在草石之间了。

陆翔青的长剑，抽离吊眼三的胸膛，血仍汨汨的流出。

此刻，陆翔青吃惊的转向郭五柱：“我和师妹不便见官，这件事麻烦你报官处理。”郭五柱立刻转身而去。

陆翔青来到连丝藕的身旁，发现她泪痕满面。

“怎么了？丝藕？”陆翔青伸手拭掉她的泪水。

连丝藕望着地上的女尸，哽咽地道：“她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的积血，都是惨遭殴打的痕迹。”

陆翔青将连丝藕拥入怀中，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此时，展千帆的脸上罩满了寒霜，他几乎停着不吃了。

“二少！”开蓓芳轻唤他。

展千帆低抑地道：“我枉为武林之士，空负一身所学，却任由这种乡里小人，猖狂地方，鱼肉善良，我该惭愧。”

郭大福顿了一顿，对妻子说道：“撤了饭桌。”

关蓓芳点点头，招呼媳妇们过来清理桌面。”

郭大福则转望展千帆，道：“二少，我是个打渔的粗人，江湖道上的规矩我不懂，不过我却知道，除暴安良也是先掌握实据。如果您单凭风评便四处惩凶，别说天下的恶人太多，您杀也杀不完，或许暴尚未除，良尚未安，您自个儿却已经沦为丧心病狂，嗜杀成性的屠夫了。”

展千帆挺一挺背脊，吁一口气：“话是不错，可是心里难免会不舒服。”

郭大福笑笑道：“二少，展家船坞做的是拉脚营生，它毕竟不是衙门外的衙门。您遇上不平事，伸手去管，那没话说，否则办案侦恶，惩戒罪行，是官府的工作，并非您份内的担子，您压根儿犯不着无事去扛着玩。”

展千帆目光略闪，他自我调侃，道：“老爹，您干脆劝我——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又何必大费周章，兜这么大的圈子说话呢？”

郭大福笑道：“我若是那么说，岂不是一竿子骂上三个人了。”

陆翔青酒然一笑：“不打紧，老爹，我兄妹二人一向皮厚，既能挨打也能挨骂。”一阵笑声之后。

展千帆忙起身道：“老爹，您这儿热闹温馨，我真想多留一会儿，奈何我有事缠身，不能不向您告辞了。”

“二少爷，别诓我了，这会儿您会有什么事？”

“我的事可多着咧，首先我要去铭恩木材行那儿转转，与梦当家谈点儿事情，然后我将趁夜南下，去都昌会个朋友！”

“哪有这种赶法？”

“赶是不赶，只是我最近又惹出了一些漏子，恼怒了我爹，我得出门避避风头，免得又遭我爹修理了。”

“这么说我留你，就是害你了？”

“老爹，您了解，这是实情！”

郭大福叹了一口气：“好吧！二少，就连展当家都拴不住你的这双腿，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而郭大福说罢，唤郭大柱撑舟送展千帆一程。

当展千帆走远之后，郭氏一家陆续进屋，陆翔青与连丝藕二人，犹凭

仗练武者的精锐目力，兀自站在夜色中，凝望那道渐行渐小的黑影。

## 第六章

“他是个血性汉子！”陆翔青由衷地道：“像这种豪杰，值得我们刎颈相交！”

“是的，师兄。”连丝藕凤目深邃，流淌着异采：“展二少不但是性情中人，他更是人间少见的奇男子！”

陆翔青蓦然瞿视连丝藕：“丝藕，这是晏叔见背之后，你第一次如此盛赞男人！”

连丝藕螭首轻颦：“师哥，瞧你说的是什么话？”

陆翔青转望沉黑的江天：“昨夜的展二少风流倜傥，翩然浊世，今日的二少君平易近人，亲切随和，丝藕，我敢打赌，二少是为了拉近我们与郭老爹一家的情感，专程走这一趟路的。”

连丝藕诺然颌首：“萍水相逢便能披肝沥胆，输诚相见，这磊落的胸襟，辉照日月，教人打心底折服，师哥，为了二少君的这份知遇之情，我们应该为他做点儿事，尽点儿心。”

“你是指——？”

“我还不知道，不过，我看二少君眉宇隐现忧色，必然是有郁结在心，我相信总有我们帮得上忙的地方。”

果然，在连丝藕的这一念之下，他二人便也真的为展千帆的身处逆境，而大力协助，这是叙话！

夜凉如水，江风拂面。

弯月纤细，倒悬在繁星之中。

展千帆挥别了郭大柱与陆翔青与连丝藕等人，望着船桅渐近，他的神情掩上一层黑云。

此刻，展千帆独自投向东方而行，在远处，有灯光闪闪，正殷切地唤着他。

那儿是铭恩木材行的木材屯积场，一块块的大小木头，堆得比山还高，在晚上来看，格外显得阴森而诡谲。

屯积场的旁远有一间木造小寮房，那是为守夜的看木工人，而准备的临时栖身之所。

这时候，寮房的窗口正投射出澄黄的灯晕，与屋外的森幽相托，益发衬出亲柔与温馨。

荒野的灯火就是有这股力且，即使是微小如豆，也能点燃起心底的熊熊暖意。

展千帆在这抹微弱的灯馨中，清楚地看见堆木旁有一个黑影在移动，他走向黑影，发现是一名十来岁的小男孩正挨着木堆，——抖缩，他的眼睛渲泄出惶恐，惊慌地望着逼近而来的展千帆。

在男孩的脚边还放置一些残屑断枝，而他身上单薄且褴褛的衣服，也正围塞着一段木头。展千帆目睹这样的情景，他已经料到是怎么回事了。

展千帆走过去拨开男孩身上的木屑，然后扶起他。

“你会砍掉我的手脚吗？”男孩颤声问。

展千帆摇摇头，他温和地道：“我带你去见梦当家。”

男孩子身躯猛抽，他抖却的说道，“梦老板会砍断我的手脚！”

“为什么？”

“因为我偷他的木材！”

展千帆稍微停顿一下，然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屈志坚！”

“屈志坚？你认字吗？会不会写自个儿的名字？”

男孩子点点头：“我爹是个秀才，曾经教过我读书识字。”

展千帆微惧道：“那很好，你的名字是哪三个字？”

“屈原的屈，志气的志，坚定的坚。”“屈——志——坚——很好的名字，你应该人如其名，才不辜负这个好名字。”

屈志坚嚅嗫道：“二少君，我不是故意要偷……。”

展千帆轻掩屈志坚的嘴。

“不论是什么原因，亲自去和梦当家解释，并且向他道欢！”

屈志坚的脸上失去血色：“我怕！”

展千帆皱一下眉：“既然能够向我说明，为什么不敢对梦当家解释？”

屈志坚咬住下唇：“二少君，梦当家如果砍断我的手脚，就没有人伺候我娘了。”

展千帆扬一扬双眉：“屈志坚，我可以向你保证，梦当家不会砍断你的手脚，只是我却无法担保，你不会受到任何处置！”

展千帆环住屈志坚的肩，走向小寮房。

“来吧！屈志坚，男子漠大丈夫，敢做敢当，既然知道不对，就得有伏首认错的勇气呀！”

寮房门是虚掩着，展千帆推门而入，屋里正坐着一对中年夫妇。

男的紧削而精壮，虽然称不上俊逸，但是目清神正，给人一种正直而且诚挚的感觉。

女的十分娇小，柳眉均称，就似此刻天际的弯月，而她眼波慧黠，嘴角微扬，充满了活力，使得她看起来格外的年轻，全然不似迟暮的中年妇人。

“禅决、慧娘，让你们久候了。”

这封夫妇不是别人，他们正是九江城里响当当的大木材行——铭恩号——的当家主事，梦禅决及楼慧娘夫妇。

提起铭恩木材行，它的崛起乃是最近这十多年的事情。

梦禅决由自行伐木，自行兜售，自行接洽买主和送货，慢慢的辟出一片店面，然后才一步一步的爬上来，建立起今天的局面。

刚开始的时候，梦禅决经营的十分惨淡艰辛，其中除了资金拮据，人手欠缺等因素之外，更由于他不愿漫天开价，也不容主顾就地还价的铁汉作风，使得他在起步之时，备受买者的冷眼奚落。

然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梦禅决做买卖始终秉持着童叟无欺的诚信作风，他标明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滥竽充数，也不胡乱吹嘘，而今，凡是曾经与铭恩木材行，有过生意往来的人都知道，到别的行号买木材，必须具备一些看木材的眼光，选材质的见识。

但是买铭恩木材行的货，即使是个白痴，也永远无须担心受骗上当，因为梦禅决不论是对行家，抑是对门外汉，总是一视同仁，以货议价，不因入异。

也就是凭靠这份坦白及正直的形象，梦神决终于在木材界里，打开了他的信誉，挣出了他的天空。

如今，非但九江城的父老知道梦禅决，做生意规规矩矩，实实在在，即使是外地来的买主，也有许多人慕名拜访，并且在一番恳谈之后，情愿与他交易，建立长久并稳固的往来关系。

然而在铭恩木材行成功的背后，这位展家二少爷的支撑及协助，委言功不可没。展千帆总是在梦禅决最困难的时候，向他伸出援手，他帮助梦禅决在他未显之日，除了设法为铭恩木材行招揽主顾之外，这位二少爷甚致脱下锦衣，与梦禅决一起扛木，一起锯木，一起刨木。

他帮梦禅决照料承受风乾的原木，他也曾趴在地上，与梦禅决一起寻找掩藏在木屑中的工具，然后一块儿啃着馒头充饥，彼此调侃对方的狼狈，一起放声大笑。

在展千帆十八岁的那一年，梦禅决的独生女——当时才七岁的梦丹柔——忽然不明原因地发起高烧，偏巧梦禅决又忙着赶货。

那时候人手不足，梦禅决的两位父上——梦机玄及梦机菩又在店里帮忙，留在家里的楼慧娘，既要打点一家的二餐，安排五口的起居，着手衣物的清理，又要照料罹病的女儿，并且还得随时注意熬药的火候，她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几乎要崩溃了。

正好展千帆由于顺路造访铭恩木材行，从梦神决的口中得知楼慧娘的窘境，他立刻赶到梦家，纾解楼慧娘肩上的重担。

他全心全意守护住那个脆弱的梦丹柔，抱着小女儿儿，整整四天四夜未能离手也不曾阖眼，当梦禅决抽空赶回家探视女儿的情况时，活泼的梦丹柔已经可以调皮地呼唤“爹爹”，并且嚷着父亲带她到店里玩。

而现在，梦神决正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打量展千帆。

展千帆的只眉微微地扬了一扬。

梦禅决轻吁一听，他将视线听移至展千帆身旁的男孩脸上，那男孩下意识地挪动脚步挨近展千帆。

“屈志坚？”

男孩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梦禅决。

“我听到你和二少君的谈话，故而知道你的名字。”梦禅决微慎道：“既然二少君已经答应你——我不会斩你的手脚——我想你可以放心地告诉我，你为什么偷我的木材了？”

屈志坚垂下目光：“梦老板，请您原谅我，我家里已经没有柴火可以起灶做饭，而我又没有钱去买柴，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梦禅决静默有顷，然后说道：“至少有一点值得庆幸——你还不曾想到去偷钱。”

屈志坚的双手紧紧抓扯两侧的衣角：“梦老板，我知道错了，请你饶我这一遭，我发誓不敢犯了！”

梦神决凝视那个男孩：“『不敢犯』这三个字，并没有解决你目前的困难，屈志坚，下一次你是不是打算去偷别人的银子来买我的柴火？”

屈志坚的衣角扭成一团：“我不敢了，梦老板，我真的不敢了，只是我能不能请您发发慈心，赊点儿柴火给我，我愿意卖身为奴，不论您教我做什么工作，我都肯做！”

“既然你有这份决心，打一起头，你就可以来找我商量的了，又何必出此下策呢？”

“梦老板，我——。”屈志坚咬着牙关，艰辛地道：“我必须接家人一起

住一起生活呀！”

梦禅决审视他：“你是不是应该让我了解其中的原因？”

屈志坚的眼中浮出泪光：“梦老板，我娘疯了。”

四周的空气忽然凝窒了。

屈志坚控制不住悲恸，泪下如雨：“梦老板，我爹在上个月过世之后，我娘整个人就错乱了，而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妹要照顾，不论我到哪儿都必须将他们接到那儿，才能就近照顾。

梦老板，我已经问过许多人，求过好多工作，可是他们一听说我还有一家子要跟来，就没有人肯收留我了。

梦老板，我知道你不是开慈善堂，可是我还是求您行行好，给我一份工作，我一定会很认真地做，我会报答——。”

“屈志坚！”梦禅决挥一挥手：“为你难过遭到这么大的磨难，你能不能告诉我，令尊是如何过世的？”

“病死的。”屈志坚擦掉脸上的泪水：“肺癆！”

展千帆的背脊忽地僵直了，他一言不发走到右边的窗口，望着天上的繁星，同时也聆听屋外传来的马嘶声。

梦禅决瞄向展千帆的背影，然后转对屈志坚。

“我这儿的确实还欠缺一些人手，你回去准备一下，后天到木材行上工，就算我不在店里，我也会交代下去的，还有，我用你却不是买你，你每天上下工之后便可以回家，不用耽心家小的照顾。”

屈志坚跪倒在地面，声泪俱下：“谢梦老板！”

梦禅决温和一笑，移目妻子：“慧娘，委屈你去拣些柴木，让这孩子带回去。”

楼慧娘含笑点头，她走到屈志坚的身旁，拉起他，并且柔声地道：“跟我来，志坚，我们一块儿去拣些柴火。”

屈志坚谦卑地跟着楼慧娘出去。

“你明知道那个孩子行窃，但却佯装糊涂。”

梦禅决离开座位，走向展千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梦禅决半开玩笑地道：“你何必那么认真？”

“性相近，习相远，习焉不察，是非汤然——。”

“得，我服输，江右才子。”梦禅决连连挥手：“你该想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夜盗柴火，通常只有一个理由——穷！”

“窃盗无耻。乞讨无格。这种荣辱之心，必须打小培养，你今日容他小恶，却可能害他一世！”

“我的二少君，你的话虽然不错，可是也别那么严肃！”

梦禅决打着笑容，用手背拍向展千帆的胸脯。

他看见展千帆皱了一下眉头，梦禅决笑容忽凝，反掌拉开展千帆的衣襟，随即他倒抽一口气，目光戚然。

“你又挨打了？”

展千帆推开梦禅决的手，默默地整理衣裳。

梦禅决的胸襟，突然间涨满了凄楚，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展千帆的委屈，也知道这个敏锐青年的心中，所负荷的辛酸与悲涩，足堪击垮一个人的热情与斗志。也正因为那份认知，他为展千帆抱屈。

“若是你娘在世就好了！”梦禅决轻叹一声。

展千帆全身抽颤了一下，他将双手用力抵握住窗边，抬起头，拚命地深吸好几口气。

“对不起，千帆，我不该勾起这个话题。”

展千帆摇摇头，他咬紧下唇，迸出嘶哑的声音：“禅决，请让我渲泄出来我实在好想我娘。好想！好想！我不知道该如何中止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我不知道该如何平抚这种椎心刺骨的伤痛，我真的不知道，禅决，我真的不知道！”

梦禅决像父兄一般，环住展千帆的肩。

“我了解，千帆，我十分了解，展夫人撒手尘寰，对你们展家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磨灭不了的至痛至哀！”

展千帆双掌交握，抵在自己的额头上，萧瑟的秋意唤起他的记忆，将思慕情怀化为鲜明的影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八年前，唔！八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啊！

在一个初冬的黄昏，天彤云密布，吹袭着飕飕冷风，展千帆和展千舫在母亲斐云玑，及祖母晋若茵的督促之下，在后花园里比剑练武，丝丝的剑气，正鼓汤着两颗年轻人的心。

这时候，天空开始飘落这一年的初雪。大自然奥妙的变化，立刻在展千帆和展千舫的身体内，催发起莫名的兴奋，他们用剑聚凝出一朵朵的冰花，然后甩向对方，扬溢出青春的欢笑。

晋若茵和斐云玑，也被那两个孩子的调皮所感染，他们随着孩子的笑声而笑，目光不停地追逐那两抹充满活力的身形。

“儿子们，请问这就是你们练剑的方式吗？”

展毅臣的声音，凌跨着北风而来，随着便见到他那道威武的身影，出现在花园里，两个顽心未泯的青年，连忙屏息凝神，恭恭敬敬地唤道：“爹！”

“你们这两个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长大？”

展毅臣以指分别轻敲展千舫和展千帆的额头。

展千舫和展千帆低下头，彼此互瞧，嘴角偷偷挂着笑意。

展毅臣走向母亲，道：“娘！”

“你今晚回来得早。”

“是的，事情顺利。”

斐云玑昂着额头，含笑迎向丈夫。

“毅臣，你满身是汗，先沐浴再用餐吧！”

展毅臣环住妻子的腰。

“我要先抱抱我的妻子，云玑，这些天太忙了，没能好好的陪你，我的心里老是觉得怅然若失。云玑，你知道吗，你今儿的脸色特别红润，似乎比往常更美，更艳！”

斐云玑白了丈夫一眼：“老夫老妻还开这种玩笑。”

展千帆的心头没由来的一跳，一股不祥之兆蓦地窜升，据满了他的胸膛他看出母亲的眼底飞掠过一道黯芒，宛如阳光下的闪电，迅速地令人难以察觉。

“是真的，云玑。”展毅臣亲蜜地抚摸妻子的脸庞：“你今天特别特别的美。”

斐云玑绽开明艳的笑容：“大概是因为我看那两个孩子玩得开心，所以

我也跟着兴奋起来了。”

展千帆走过去挽住母亲的手腕：“那么娘就陪我们一块儿玩！”

斐云玑飞快地瞥了展千帆一眼，她扳开次子的手掌，将柔荑环绕在丈夫的头部：“毅臣，我忽然好想重游黄山，再睹那儿的奇幻云海，壮阔松涛，嶙峋石笋……天哪，我怀念极了，毅臣，你赶紧拣个空，带咱们一家到那儿游玩，好不好？”

展千帆暗吸一口气，默默地凝视母亲，他一直未曾失掉那种忧患意识，也是奇怪的第六感！

展毅臣则托扶妻子的柳腰，皱眉道：“拣这个时候去，会不会太冷了？”

“练武的人哪怕天寒！”斐云玑央求道：“毅臣，我们去嘛！”

展毅臣箍紧手臂，将妻子完全地贴近胸怀：“谨奉贤妻，既然你那么想去，我们就去玩个痛快！”

斐云玑快乐地抚摸丈夫的脸颊：“谢谢你，毅臣，我真的好幸福！你记不得，咱们就是在黄山坏千舫的？”

展毅臣轻捏斐云玑的瑶鼻：“当然起得，我还说过在那种奇境中，孕育出来的孩子，一定特别的漂亮，千舫总算争气，没让我丢脸！”

展千舫俏皮地笑道：“我打从娘胎起就听话嘛！”

“那么我呢？”展千帆连忙问道：“我是在哪儿有的？”

斐云玑含笑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你那么鬼灵精，当然是在水边怀有的，你想想看，在哪儿怀你最合适呢？”

展千帆的眼珠子兀自在那儿打转。

展毅臣已经在捉狭地道：“还用想吗？当然是在千舫的尿布边。”

此话一出，展千舫立刻放声大笑。

晋若菡也扶杖莞尔。

致于斐云玑则一边格格发笑，一远轻展毅臣的肩膀，她笑得连眼角都溢出泪水。

这时候，唯有展千帆嘟起嘴，嘀咕道：“爹欺负我！！”

斐云玑伸展粉臂，握住次子的手膀子，她虽然尽力控制住笑声，却抑不住喘息：“毅臣，亏你想得出来。”

展千帆回身拉扯祖母的衣袖，像个小男孩似的撒娇道：“婆婆，我受伤了。”

晋若菡慈蔼一笑，拍着袖上的那只手：“乖玉孙儿，别撅起嘴，这件事婆婆来替你作主。毅臣，你听到了，我的玉孙儿说他受伤了，你快快给我一个交待，我这个心肝宝贝是在哪儿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孕化而出的？”

“娘！”斐云玑捂着自己的胸，虽然她脸上的笑意，还是浓得化不开，可是她总算又掌握住自己的声调了：“让我来说吧！我怀千帆的时候，正住在金陵玄武湖畔的别馆，当然是秋天，微风送爽，满地残荷，景色十分凄美，毅臣他浮生偷闲，暗我泛舟垂钓，日子过得好惬意：好愉快……。”

斐云玑凤目写尽柔情，凝睇丈夫：“不止是那段时间，毅臣，与你在一起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我生命中的宝藏！”

展毅臣含笑环住妻子的肩。

“不过我并没有冤枉千帆，当时千舫远在襁褓之中，镇日里裹着尿片，被我们抱在怀里，对不对？云玑。”

斐云玑忍不住掩嘴而笑。

展千舫故意跑到展千帆的面前做鬼脸，而且还发出哈哈笑声。

展千帆噘着唇，朝兄长踢出一脚。

当天晚上，展毅臣在书房里与船坞的一些执事在议事，展千舫与祖母在颐心居聊天时，展千帆则投向母亲的房间。

当时，斐云玑正独自坐在案前看书，当她看见次子跨入门槛儿时，一点儿也不意外，她放下手中的书，迎视展千帆，并且还露齿一笑。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我把其他的人都支开了。”

展千帆迈步走向母亲，神情严肃。

“娘！我心中有结，想请娘代为解开。”

斐云玑伸手拉近展千帆，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斐云玑端详展千帆，眼中有一份骄傲，也有一丝哀伤。

“千帆，你很敏锐！”

“这不是我想听的话，娘，请你告诉我，你哪儿不舒服？今儿黄昏，你满面红霞那是不正常。”

“是的，千帆，既然你瞧出来了，我也就不瞒你。你是我们家中第一位知道这件事的人——我得了肺癆！”

“肺癆？”展千帆的声调变得高亢而尖锐。

斐云玑盯视爱子，缓缓地道：“是的，我想我恐怕还得让你了解一桩事实我病得不轻，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胡扯！”

展千帆近乎慌乱地道：“你在胡扯，对不对？娘，你只是在说笑，如果你的身体久安，我们可以去找大夫……。”

“千帆，你冷静下来听我说。”斐云玑握紧展千帆的手：“你也晓得，你外公是一代怪杰，他不但熟谙自家，而且也精通歧黄，娘虽然不才，只学了一些皮毛，可是我毕竟还是知道情况的，千帆，我坦白告诉你，这个病我已经拖了两年。”

“两年？”

展千帆几乎要跳起来了：“老天，我们全都瞎了眼！”

“别这样，千帆。”斐云玑轻柔地拍摩儿子的手臂：“或许在未来，这种病能够治愈，可是在目前，它还是个绝症，然而我却平平静静的撑过两年，千帆，你明白吧，这是奇迹也是极限！”

展千帆全身绷紧，拚命摇头，道：“娘，我不相信，你一定是在吓唬我！”斐云玑蛾眉轻蹙。

她将手腕穿进展千帆的手掌内。

“今儿傍晚，你曾经想在暗中把探我的脉象，现在我也不避讳什么，你不妨大大方方来切切我约六脉！”

展千帆用力握紧母亲的手腕，他的星眸中溢出泪光。

“娘，你为何不早点儿说出来，我们可以去找最好的郎中，开最好的药方，买最好的药材……。”

“坚强点儿，千帆。”斐云玑柔声地道：“你何言不了解，肺癆是个绝症，药石罔效的！”

“也许——。”

“没有也许，千帆，我希望你能谅解我的固执，我不愿让自己的生命辗转于病榻上，以一副恹恹愁容，呻吟在我至爱的家人面前。”

展千帆抱住母亲的手臂，泪水滑落下来道：“娘，你曾经说过，你要活一千岁，一万岁，你要看到我和千舫娶妻生子，你还要看到我们做祖父……”

斐云玑拭掉展千帆的湿痕：“我很抱欢，千帆，那是我无法兑现的承诺。”

展千帆将头埋入母亲的颈肩处。

“娘，请不要说丧气的话，我要你长命百岁，我要你福寿康泰。”

斐云玑也不禁热泪盈眶：“千帆，你这样脆弱，教娘如何安心呢？”

展千帆抬起头，抹一抹脸上的泪水，也擦掉母亲的眼泪。

“这件事必须让大家知道，我要告诉爹——。”

“别，千帆，算娘求你。”

“娘——。”

“千帆，这件事让我自己选时间去告诉你爹和婆婆，请你不要张扬出去。”

展千帆反覆深吸好几口气。

“至少让我去跟哥说。”

斐云玑迟疑了一下，最后她远是妥协了。

“由你吧！只是要小心点儿，千舫的性子虽然比较温和，可是他冲动起来，那双铁拳照样是不认人的。”

展千帆闭上眼睛，点一点头。

斐云玑托住展千帆的下颌，凝视那一双俊容。

“千帆，打小你的性子就倔，跟你爹简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或许就是因为这层缘故，所以跟千舫比起来，我似乎比较宠你，可是话说回来，也正因为和你和你爹一般地扭脾气，我真担心一旦我不在了，你和你爹闹僵时，该如何收场？”

“娘！”

“你能不能答应娘，日后你会多顺着你爹一些儿，尽量不与爹爹冲突？”

展千帆张开双眼，他的目光蒙眬。

“我答应你，娘，我会多依着爹。”

斐云玑欣慰一笑：“你的声音实在很难听，千帆，我想你爹也差不多要回房了，你先下去吧，给我一点儿时间，整理自个儿的情绪。”

展千帆应声而退。

他直入展千舫的房里，摒退所有的人，然后一个人坐在茶几前，等着展千舫回来。

他没有等多久，展千舫便推门而入。

“咦，千帆，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

“关上门，哥。”展千帆哑哑地道：“我有一件事儿要告诉你。”

展千舫掩上房门，往后挪移一张椅子，坐到展千帆的面前。

“说吧。千帆，我在听。”

展千帆的目光，粘附在桌上那盏油灯上，他的嘴唇不住地打战。

“娘——。”展千帆声音粗嘎：“娘得了不治之症，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一切正如斐云玑所料

展千舫不由分说，握拳抡掌，猛击展千帆的下巴。

展千帆整个人斜弹出去，跌撞在柜子边，倾落的椅子压倒在他的身上，同时他的嘴角也溢出一缕血丝，他用脚蹬开身上的椅子，然后用手背抹掉嘴边的血迹。

“你敢咒娘！”

展千舫咆哮厉叱：“看我撕烂你的嘴！”

展千帆以手掌撑地，他仰视兄长，星眸里再次涌现泪痕。

“哥，如果能够，我情愿让你打醒这场梦魇。”

展千舫身躯暴震，他冲上去一把抓住展千帆的手臂，硬将他拉起来。

“走！苞我去见娘。”

展千舫疯狂似地夺门而出，拽着展千帆狂奔母亲的寝室。

那时候的斐云玑，正在妆台前扑擦一些脂粉于脸颊上。

斐云玑回身注视那两抹颀长又挺拔的身躯，然后她目光上移，穿梭在那两张苍白的俊颜之间。

“千帆！”

斐云玑轻息道：“我不是提醒你要当心哥哥的拳头吗？”

“娘！”展千舫冲到母亲跟前，指着展千帆，激念难抑：“千帆他说……他说……。”

展千舫猛地咬住下唇。

他说不下去了。

斐云玑握起长子的手，温柔她笑一笑。

“千舫，你又不是不了解千帆，他再顽皮，也不至于拿娘的生死开玩笑，是不是？”展千舫睁大眼睛，退后一步，他全身簌簌颤抖。

“我不相信！”

展千舫的双手朝后摸索，他想抓些东西，可是他什么也没攀到：“我一个字都不相信的！”

斐云玑微吁一声。

她站起身走向两个儿子，一手拉着展千舫，一手牵着展千帆，移行至床缘而坐。

“千舫，我知道对你不公平，可是我方才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按耐住千帆的激动，坦白说，那场奋战已经消耗我大量的体力，让我精疲力竭了，如果这会儿再教我强打精神来安抚你，我的确是力不从心了。千舫，你理智些儿，别再让我操心了，好不好？”

展千舫抓紧母亲的手，凑近唇边抑住嘴角的战栗。

“娘，我不要你操心，我也不要你的安抚，我只要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娘，这不是事实，对不对？”

斐云玑摇摇头，视线直直地射进长子的眼底。

“千舫，这是一桩不争的事实。”

展千舫痛楚地嘶喊：“娘，你是练过武的人呐！”

“很遗憾！”

斐云玑轻轻地说道：“练过武的人也一样会得肺癆！”

“肺癆？”就和展千帆一般，他的声调也突然高了八度。

斐云玑凤眸略闪，她望向次子：“显然你还来不及解释一切，就吃了哥哥的铁拳了，来，让娘瞧瞧你的下颌，顺便替你推一推，揉一揉。”

“娘，我没事。”

展千帆握起母亲的手：“哥的手劲并不重。”

斐云玑审视展千帆，然后又看看展千舫。

她欣然一笑，舒臂将两个儿子紧拥在身侧，展千帆和展千舫不约而同，

环抱住母亲的腰。

“你们俩从小靶情就好，我对这点一直感到很骄傲，，千舫、千帆，看到你们长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很安慰，你们知道吗？我常常在想，我有最好的婆婆，最好的丈夫，还有两个最好的儿子，我的这一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我也一直很感激上苍对我的这番厚爱。”

“娘！”

“娘！”

斐云玑笑了一笑，转望展千舫。

“不过，千舫，我有一件事儿放心不下，希望你能够担待下来，就算娘对你的请托。”

“您交代，娘，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斐云玑将头靠在次子的肩上，眼睛望着长子。

“你爹脾气刚烈，千帆个性倔强，你做哥哥的，只好委屈一点儿，多替他们缓一缓气氛，别让他们闹僵了。”

“这个我懂，娘！”

斐云玑伸手擦去展千舫的泪痕。

七

“我就是害怕看见你们这副愁容，千舫，答应我，把哀戚之色收起来，别让你爹和婆婆瞧出端倪。”

展千舫眼睛微睁，便咽地道：“不该瞒……”

斐云玑轻按展千舫的唇，并且拍拍展千帆的背。

“你们爹来了，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了。”

不一会儿。

展毅臣走进房里，他讶然发现两个儿子，都在母亲的身旁，而且脸色都显得僵硬而不自然。

“我知道有事情发生了。”展毅臣眯起双眸，扫视他们：“你们中间，有哪一位愿意告诉我呢？”

斐云玑含笑迎向丈夫，挽住展毅臣的手臂：“毅臣，事情已经说开了，你就别再过问了。”

展毅臣皱一皱眉，也来到两个孩子面前，狐疑地打量他们，然后托起展千帆的下巴，仔细的审视一番。

“千舫。是不是你动手打弟弟的？”

“是的，爹，我很抱拭，是我太莽撞了。”

“千帆，是不是你又做了什么事，惹毛了你哥哥？”

“毅臣，你别不问青红皂白，就编排千帆的不是，他的这一拳已经挨得很委屈了。”

斐云玑说着，转向两个孩子，微笑挥手道：“既然话都讲明白了，你们就回房去吧！”

展千舫和展千帆相偕告安之后，展千帆忽然扯住案亲的衣袖，嘶哑地道：“爹！”

斐云玑脸色微变，哀求地盯视展千帆。

展毅臣目露询问之光。

展千帆顿了一下。

他垂下眼皮，避开母亲的视线。

“天冷了。”展千帆低声道：“请好好照顾娘 | ”对展千舫与展千帆而言，那一季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雪不停地落，风不断地刮，酷寒由四面八方侵袭，冻澈了他们的心。他们突然发觉。原来笑声也是须要学习的，而沉默往往是最优的回答语言。

即便是展毅臣和晋若茵，也感觅出这两个孩子的改变，在他们虽开黄山的时候，展毅臣还悄悄地对妻子说道：“你觉不觉得，咱们那两个儿子，似乎在一个冬季里，突然间长大了？”

当时，斐云玑轻声地应道：“是的，他们成熟多了，也稳重多了。”

寒冬过去，春天降临。

雪溶时所解放出来的寒气，猖獗地肆虐天地。

斐云玑的病躯终于熬不住，春日剧烈的变化，在元宵节的第二天上午，她开始咯出第一次的血。

展千帆眼尖，立刻冲到母亲的身边。

“娘！您不能再强撑拉了！”

展毅臣的脸色陡变，他用力抓紧妻子的手腕，骇然盯着白雪似的掌心，映现一滩刺目的红痕。

“云玑 | ”展毅臣的目光移向妻子的脸，他的呼吸几乎停止，而他脸上的血色早已经消失了。

那时候，展千舫正在颐心居陪伴着祖母，这也是他与展千帆私下说定的 | | 兄弟俩至少得留下一个人守着母亲，以便随时照顾母亲的变化。

或许这也是展千帆注定该受的。

斐云玑抬目迎接丈夫的眼光，它的神情一片宁静。

“毅臣，我一直不曾告诉你 | | 我罹患肺癆，已经没有冬少日子可活了！”

展毅臣脸上的肌肉，突然间的扭了，他用力抓紧妻子的手，眼中暴射出悸芒，半晌之后，他猛然转对展千帆，声音宛若被挤压的冰块。

“你知道？”

展千帆咬住下唇，垂目默认。

展毅臣急怒交加，像迅雷不及掩耳，飞快地挥出一记铁拳，打得展千帆整个人往后倾倒，跌坐在地上。

他的头还撞着身后的梧桐树，血由口鼻处溢出来。

“你竟敢瞞我！”展毅臣气得全身发抖。

斐云玑扑倒在展千帆的身旁，握住儿子的手臂，她手心的血，染红了展千帆的衣袖，而她又用自个儿的衣袖擦拭展千帆的血。

“毅臣，是我叫两个孩子不要说的。”

“两个孩子？”展毅臣圆睁虎目，大步跨上前，蹲在妻子的前面 A 双手仍旧拳握如石：

“千舫也知道？”

斐云玑点点头。

展毅臣里掌接住妻子的右肩，仰头望着沉厚的积云。

“不能原谅！”展毅臣全身僵硬：“绝不能原谅！”

斐云玑伸手轻摸展千帆的脸颊，爱怜地道：“对不起，千帆，这是第二次害你挨揍了呀！”

展千帆目光蒙蒙凝视母亲，他抵紧双层摇摇头。

展毅臣双手搭在妻子的香肩上，半强迫地让她面对他：“云玑，你为什

便不早说，我可以去找最好的大夫……。”

裴云玑按住丈夫的唇，恬静一笑，接口道：“开最好的药方，买最好的药材？毅臣，你知道吗？千帆在乍闻我罹病的那一夜里，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

裴云玑说着，又愉悦地补充说道：“你们毕竟是血肉相连的父子，彼此相系着一样的心思：既然在你们之间存有这份无形的契合，还会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天哪，毅臣，我好高兴，我高兴极了。”

裴云玑捧着胸，兴奋她笑着，灿烂的光彩笼罩在它的四周。

展毅臣劫心痛地握住妻子的柔夷，懊恨交炽：“云玑，枉费我是你的丈夫，竟然疏忽了你的健康，云玑，我是睁眼瞎子，我该死一千遍，一万遍 | ”  
“毅臣，不要，不要自寅 | ”裴云玑埋首在丈夫的胸攘里：“是我刻意隐瞒病情的，因为我不要你做无谓的努力，找吏不愿意在一身的药味里苟延残喘，毅臣，我毕竟也是武林儿女，我要活得昂扬而笔直，只要我能清醒的站着，我就不要奄奄地铺着，毅臣，我晓得自己任性，也晓得你们会难过，可是这是我的心意，请你成全我，毅臣，我求你 | ”展毅臣全身害怕：“云玑，你撕裂了我的心。”

裴云玑抬臂抱住丈夫的头，不停地亲吻他，吻他的额，吻他的肩，吻他的眼，吻他的身，从其后吻至颈项，由下领吻至阶层：“毅臣：我的挚爱，我最最挚爱的。”

展毅臣用力箍紧妻子，热烈的回应她：“云玑，我爱你，我爱你 | 我不要失去你 | ”

裴云玑将双手探入展毅臣的发间：“毅臣，你的胸怀好温暖，好健壮，如果有幸，我但愿死在你的怀中！”

展毅臣一阵抽颐，倘看见撑肘跌躺在地上的展千帆，那两注泪水早已经由眼角，滑至两好的发梢上，他的虎目中，也不禁浮现泪光。

在一段相视的沉默之后，展毅臣朝展千帆伸出手掌。

展千帆先挥掉鬓角的泪，再将右手放在父亲的掌心上，父子俩的手掌，都有抑制不住的颤抖，他们的指尖也都是一片冰冷。

按着在展毅臣的使力之下，他们三人一起而立。

“娘知不知道这件事？”

裴云玑摇摇头。

展毅臣挽着妻子的手，沙哑地道：“我们一起去禀告娘。”

裴云玑轻咬下层，点一点头。

不过当他们出现在晋若茵的颐心居时，展千舫正跪在祖母的跟前，咬牙承受晋若茵黎杖的鞭打。

“娘，千舫做错了什么？”展毅臣赶忙迎向母亲：“您为何如此动怒？”

首若茵老泪纵横望着裴云玑：“千舫不该瞒我，云玑，你也不该瞒我！”

昔若茵用黎杖怒指展千帆，厉目叱责：“还有你，千帆，你跟哥哥一样，也该揍！”

展千帆走到兄长的身旁，一同跪在祖母的面前。

裴云玑也跟着过去，搭着晋若茵的手臂，缓缓地跪下去：“婆婆，请您息怒，这全是媳妇的错，两个孩子无辜，您别怨他们。”

晋若茵拉起裴云玑，含泪道：“云玑，当毅臣娶你进门的时候，我便说过，毅臣为我找了一个最好的女儿回来，打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打心眼

里喜欢你，云玑，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似的疼，为什么这种大事，你反而不让娘来分担呢？”

“娘，这种病纵使华陀再世，扁鹊重生，也一样束手无策，又何必让娘来操心呢！”

“胡扯！胡扯”首若茵便咽道：“你这傻孩子，论的是什么傻话，做的是什么事，一家人哪儿是这么当的！”斐云玑凤泪：“娘，当年云玑嫁得艰辛，您与教臣为了云玑也受尽委屈，而您劫不弃云玑添惹是非，多年来始终疼我、怜我、惜我、爱我，待我一如亲生女儿。

娘，云玑无以回报，反而身罹绝症，不能尽儿媳本份侍您终老，这是云玑不幸，云玑自知过失深重。只能用这种法子稍纾愚怀，请娘垂谅。”

晋若茵热泪泉涌，紧抓着黎杖，不住地敲打地面。

自从那天以后，家中的气氛有了明显的转变，展毅臣放下一切的工作，全心全意陪伴着妻子。

而展千舫和展千帆也亦步亦趋侧侍在双亲身旁。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斐云玑的咳嗽越来越频繁，咯血的次数及量也日趋增加，然而她却始终保持甜美的笑容，并且极尽所能的驱散家中的愁云惨雾。

三月初十。

暖和的阳光自云隙中透出。

那天上午在斐云玑的请求之下，展毅臣与晋若茵伴随着她，在花园里晒太阳，斐云玑还兴致盎然地催促两个孩子，演练一套剑法，说是考核他们进步的程度。

没有多久，一阵剧烈的呛咳苍白了斐云玑的脸，也使得它的双层泛出刺目的紫。

展毅臣吞忍绞心的痛楚，温柔地环住妻子的肩，道：“还是进屋休息吧！”

斐云玑微弱她笑一笑，设展毅臣扶她起来。

她只迈出一步，便握紧展毅臣的手腕不再走了。

展毅臣目光微悸望着妻子。

斐妄瑕凝视丈夫，轻轻的说道：“毅臣，我走不动了。”

展毅臣打了一个寒颤，他用力咬紧下层，深吸一口气之后，对着妻子，柔声地道：“我来抱你！”

展毅臣抱起妻子，直越寝室。

到了房里，展毅臣坐在床榻上，依旧将妻子拥在怀臂之中。

斐云玑的头贴靠在丈夫的胸膛上，听到杂乱的心跳声。

斐云玑喘了一口气，她望着晋若茵，歉然地道：“娘，儿媳不考，要先走一步了。”

晋若茵含着眼泪，摇摇头。

“那两个孩子还请娘费心多照顾。”

晋若茵点点头，便呐的道：“放心吧！云玑，他们都是我的心头肉。”

斐云玑感激一笑，她转对两个孩子，伸出枯瘦的左手。

展千舫和展千帆一起握住母亲的手，感觉到那只手已经泛出骇人的冷。

“千舫、千帆，别忘了，要做展家的好子弟，好栋梁！”

“是的，娘。”兄弟俩同时应答，蛙音仿佛曲扭了。

这时候，斐云玑痛楚地吸一口气，她再次地呛咳起来，血也不断的咳出，展毅臣不住地用衣袖替她抹拭。

斐云玑举起右手，握住丈夫的手掌。

“毅臣，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垂爱及照顾。”

“云玑 | |。”

“听我说完，毅臣。”斐云玑挚情地吻丈夫的手心：“在这个时候，丸一定要告诉你。”

斐云玑呛咳了几声，虚脱的道：“我以生为你的妻子为荣，毅臣，我真的好幸福。”

展毅臣亲吻妻子的掌心，无理它的头发。

“得卿为妻，是我这一生最大约满足，云玑，我爱你。”

斐云玑的呼吸明显地困难了，然而她仍旧绽开一抹微笑，断断续续的说道：“毅臣，让我们来……来生再……红……倩……绿……。”

展毅臣激动地吻着妻子的额头、脸颊。

“岂土来生，我生生世世都要与你共结鸳鸯，云玑，生生世世！”

斐云玑合着微笑，曲上只眼，它的头依旧偎贴在丈夫的胸脯上，一只手犹牵着两个孩子，只是它的胸膛劫不再起伏了。

展毅臣的身体发出强烈的震颤。

那一天，他一直抱着妻子的遗体，由白天到夜晚……

□□□□□□

八年后的现在。

展千帆仍旧思念看母亲过世时的情境……痛苦的往事挥之不去。

寮房的柴扉“咿呀”而开，一阵夜风立刻贯入屋里，灯火在风中跳动。

楼慧娘挂着一抹微笑“走进屋内。惊醒了展千帆的追思…地看见展千帆将双手自额前移开，然后挺直背脊，轻吁一口气，她同时也瞧见丈夫嫫来的眼色。

突然间，一道暗影压上楼慧娘的心头，她的笑容消失了，她不自觉地蹙一下眉头。

“屈志坚回去了？”展千帆打起笑容，问楼慧娘。

楼慧娘回他一抹柔和的微笑：“回去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孩子。”

“两位老人家还好吧？”

“大爹在野枫林，二爹在小甬山，随时注意江上的行动。”

展千帆返身走向桌前，梦禅决和楼慧娘也紧随其后。

桌上有一瓶酒，三只茶杯，三碟小菜 | | 一碟花生拌豆干，一碟凉拌鹅丝，以及一碟小鱼干。

展千帆的双手按抵桌面，长莫一声。

“为了我的不情之请，给你们。一家添了许多麻烦，甚致还让两位老人家为找忧心，禅决，每当念及此事，我总免得于心不安。”

梦禅决搭着展千帆的双肩，按他入座。

“这些事儿就让你于心不安，那么咱们一家承你的恩情，岂不是通通该羞愧死了？”

“好吧。禅决 | ”展千帆涩涩一笑：“我不提这个话题，咱们喝酒谈正事吧。”

“千帆，你先瞧瞧这一某的菜肴！”

“燕娘的手艺还用说吗？”

梦禅决笑道：“不是我自夸，我那浑家是女中易牙，她烧出来的菜一向由不得你嫌，我指的不是这个。”

展千帆不解道：“那是——？”

“无娘知道你少爷脾气，懒得自个儿动手挑骨剥壳，她特地把所有孩剔该拣的，全都清理乾淨了，你是不是也该表示一点儿心意。”

“岂止是一点儿心意，我可以为你们肝脑涂地，剖腹掏心。”

“没那么严重，我约二少爷，只要您别把不安放在心上就成了。”

展千帆楞了一下，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禅决，难道你不认为这两点压根儿是风马牛不相及？”

梦禅决含笑问妻子：“慧娘，你来评评理呀！我的话有哪儿不对，怎么会让千帆这般糟蹋？”

楼慧娘还没开口，展千帆已经连连摆手道：“饶了我吧，两位贤伉俪，在下有自知之明，双拳难敌四手，我是不可能同时应付你们夫妻二人的夹袭合攻，且让小弟弃械认输成不成？”

“不知情的，生生把咱们夫妇俩，当成吃人老虎了。”楼慧娘笑了一笑，她捧起酒瓶，注酒在杯中：“千帆，我先提醒你一声，千舫交代我要节制你喝酒，所以找今儿只买了这一壶的酒，你可得喝慢点儿才行。”

展千帆不禁皱起眉头：“哥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些的？”

“昨儿傍晚。”楼慧娘放下酒瓶，将三杯酒分别递过去：“他说你最近酒喝得越来越凶，再这么下去，你就毁了。”

“哥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展千帆垂目看着那杯酒，眼中忽然送出惑光：“好端端的，哥为什么会交代你这番话？”

梦禅决代为解释：“千舫只是顺口提醒我们罢了，昨儿他来，主要是想探听你的行踪，并且嘱咐我们，若是见着了，就劝你早点儿回家，因为他传讯你爹将提前赶回去，不过\*显然你并没有收到千舫的示警。”

展千帆看了梦禅决一眼。

他默默吃了少许，然后推开前面的酒，轻声道：“酒收回去吧，我不想喝了。”

梦禅决凝目注视他。

展千帆坦然地道：“不是斗气，是真的不想喝。”

梦神决相信他。

他向妻子摆一个手式，楼燕娘遂将三杯酒又一一顿回瓶中。

梦禅决开始纳入正题：“你留言约我在这儿碰头，而且不见不敬 e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展千帆领当道：“九月初一游建成，将带柳长青到船坞，正式谢罪赔礼。”

“这事儿我知道，千舫跟我说过了。”

“你也晓得最近江上生意繁忙，船坞的好手，全都调派出去干活了。”

“是呀，所以两位老人家这些天都守在江岸，不敢稍移寸步，唯恐出什么状况，没能及时接应！”

“禅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展家的弟兄，一个接一个被支遣出门，而江面上活动的朋友，却有许多是生面孔。”

“没错，这点我也注意到了！”

“那么你还有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征兆？”

梦禅决摇摇头：“我放弃去伤这个脑筋，你直话直说吧！”展千帆脸色阴霾：“禅决，我发觉这几批押贷至九江的金龙帮帮徒，几乎都是力稳肌健的练家子，对展家而言，这绝不是好兆头。”

梦禅决神情微度：“千帆，你提醒我了，的确是如此。”

展千帆揉一揉自己的额头：“帮我两件事，禅决。”

“快说吧，你要我怎么做？”

展千帆长吁一声，把手放下：“势者，因利而制权，我没想到不学无术的游建成，居然也懂得『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的诈道运用，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打算将几个与游建成走动蛮勤的人员支开外调。”

据我所知，这些天跟着他出去办事的弟兄将陆续回来，你设法下些急单至展家船坞，并且知会熊执堂，让他想办法急调那些人员上船押贷。”

梦禅决慎重地领首：“没问题，第二件事呢？”

“九月初一当晚，麻烦你找个名目，请那些金龙帮的好手吃一顿饭——吃饭？”

梦禅决愕然道：“这又是什么道理？”

展千帆微微顿了一下，他将视线的焦距集中在油灯上：“道理很深，追溯兵法，你还想听吗？”

梦神决目光略睁：“越发想听了。”

展千帆移目注视梦神决，奇道：“你今儿怎么不叫我住口了——”梦神决神态依旧庄严。

他迎视展千帆，道：“我想我再愚蠢，也听得出话里的玩笑意味有几成。千帆，不要规避我的问题——”展千帆只眉微扬，笑了一笑，道：“是非只为了开口，烦恼皆因巧弄舌，看来我给自个儿找难题了。”

梦禅决端正姿势，好整以暇地道：“二少君，区区这儿洗耳恭听，任你『试经七书』慢慢分说！”

所谓武经七书，指的是孙子的“孙子”，吴起的“吴子”，司马首的日司马法口，尉缭的『尉缭子』，李靖的『李卫公问对』，黄石公的『黄石公三略』及太公望吕尚的“六韬”这七部兵书，对中国的武人而言，这是研究兵法战策的重要书籍。

展千帆转出梦禅决言下的取笑之意。

他目光稍转，侃侃说道：“『孙子』九地篇中提及——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共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另外，它也指出——诸侯自战某地者为散地，散地则无我。

换句话说，九江为我船坞集散地，应以无战为上策，然而敌众望而甫来，我不能束手挨打，必得先夺其所受，牵制其主力……。”

“千帆——”梦禅决重重舒一口气：“你拉拉杂杂的说了一大堆，存心搅糊我的脑子，不过，至少我道明白，倘若金龙甘心怀不轨，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接受我的邀约来作客了——”“金龙帮再争，也是为了江上的买卖呀——你想法子挤一挤他们，以重利作饵，应该可行。”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这档儿事我一定全力以赴。”梦禅决振一振胸脯，转对妻子：

“慧娘，千帆不想喝酒，我的酒兴却土来了，请替我斟一杯。”

慧娘了解地领首。

当她端起酒瓶的同时，展千帆也站起身来。

“禅决，今儿我要趁夜南下都昌，去会一些朋友，不能陪你喝酒了，请你别见怪。”

“你放心离开？”

“不放心也得放心，约是三个月前订好的。”

“是文聚还是武聚？”

“文聚 | ” “你哥怎么说？”

“他说 | | 滚 | 滚 | 滚 ” 梦禅决摇头笑道：“既然千帆都放你一马了，我还能强拉你不成？你路上多加小心，尤其是夜深秋寒侵肌，当心别着凉了，要知道，会家子照样会患病的？”

展千帆的眼底，掠过一丝悸痛 | | 那句话好熟悉。

它曾经发自母亲的口中，残酷地撕裂他和展千帆的心。

“多谢关照 | ” 展千帆的脸上迅速地掩覆一抹，诚挚的笑容：“替我向丹柔丫头问好吧。” 梦禅决点一点头，挥手目送展千帆离开。

□□□□

第二天的午后。

当展千帆的船，独自向南行驶时，在浔阳江心的吟香小榭，也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商讨“小娟，把所有的帘子都放下，别教闲船接近了。”

“是的，小姐。”

“哥，是不是事情不顺遂，你怎么不太高兴？”

“不太高兴？掬欢，我何止是不高兴，我简直要气疯了 | ” “什么事情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P 能不能说来让我知道。”

“你当我上船来做什么？我不但要告诉你这件事，我还要骂你几句呢 | ”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

“掬欢，我不是交代你要设法绊住展千帆吗？”

“哥，你怨我也得讲道理，昨儿下午，展千帆就到郭大福那儿去了，我脸皮再厚，总不能赖到人家的家里去找窑客吧 | ” “窑客？莫非展千帆这畜牲碰你了？”

“没有，哥，展千帆名不虚传，他的确是个君子。”

“掬欢，我跟你提过，展千帆得意于胭脂阵里，一向在红粉帐中称娇客：你可不许陷下去。”

“哥，我只是就事论事，你想到哪儿去了。”

“没事儿就好，凭心而论，展千帆才貌出众，器宇轩昂，我素来引他为平生最大劲敌，把你扯进来，我委实有些志忠不安。”

“哥，我知道此行的目的，你快说吧，是什么把你惹火了？”

“你知不知道展千帆去都昌了？”

“都昌，那怎么可能呢？昨儿夜里他还在郭大福那儿呀！”

“偏偏他就是在昨儿夜里轻舟南下的。”

“这么说，你处心积虑所作的安排，岂不是触礁了？”

“这样就算触礁，你未免小觑你哥了，掬欢，不论展千帆走到哪儿，我也会召他回来送死的。”

“哥，你真要赶尽杀绝？”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他们展氏父子，一门三杰，只要走脱其中

一人，便将成为我们的骨上蛆，肉中残，留下无穷的后患。掬欢，你既然执意插手此事，就千万不能在妇人之仁。”

“好吧，哥，我说过一切依你，你这次打算怎么做？”

“我准备利用连丝藕，替我把展千帆召回九江。”

“哥，展毅臣当年的一句话逼死了爹，咱们找他讨债，无可厚非，可是陆翔青及运丝芜是局外人，你不要连他们师兄妹也算计上去了。”

“掬欢，难道在你的眼中，哥已经狂妄到了那种境地了？”

“对不起，哥，我了解你并不是穷凶恶之人，只是我推心恨火把你的宽厚给蒙蔽了。”

“掬欢，你放心吧，除了家仇，我的肩上还有许多重贵，我不会蛮干胡行，为自个儿招惹人怨天谴。”

再说连明甩生前也是吾道中人，我对他们师兄妹，还有一份情谊在，我甚至还打算暗中帮他们一把，替他们挤出仇家来。”

“哥，你是说连老英雄——？”

“哦，我一时疏忽了。掬欢，这是江湖中事，你就别过问了。”

“哥，我——。”

“掬欢，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我不能答应，咱们兄妹俩沦落江湖，已经是家门的大不幸了，而我过的是刀口舔血的生涯，深知杀伐岁月的无情及悲哀，我绝不能让你也和我一样在血腥中打滚。”

掬欢，坦白说，眼睁睁看着你流落风尘，已经够教我痛心疾首了，我无法再忍受，你困陷在搏命搏杀的环境里，过着没有明天的日子。”

“可是，哥，你对我的悲喜了如指掌，我对你的哀乐却一无所知，这对你而言太不公平了。”

“掬欢，这世间，哥只有你这么一个妹妹是血缘亲人，我不为你尽心，为谁尽心。现在就等明年践满对柳大娘的承诺之后，我要立刻带你脱出这个圈子，并且替你找一个好婆家，让你有个仔归宿——”“哥，你别尽彼念我，你也得为自个儿多想想，如果你唾恨这个圈子，你也设法抽身而退，我愿意跟你——。”

“掬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有义母的思义在，这辈子注定是江湖人了，倒是你，我一直避免让你沾到这个边，就是要你不受拘束地，远离这块肮脏地。”

倘若你真心替我设想，就要洁身自爱，带着一身的洁白，嫁一个好男人，去过平静与幸福的日子。”

“哥——。”

“好了，掬欢，我允许你插手展家的事，已经对你做最大的让步了，你应该知足了——”“好吧，哥，咱们言归正传，展千帆的事儿，你准备怎么处理？”

“明儿下午，我会设法约陆翔青出来，并且绊住他一直到后天傍晚，两你就趁这个时候，去向连丝藕示警，告诉她展家有危，怂恿她去召展千帆回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别让他犹豫，一定要让她心焦如焚，马不停蹄去追展千帆，以免走漏风声。”

“拣明儿下午才去吗？”

“没错，我算过了，连丝藕明儿下午走陆路飞骑报讯，展千帆最快也得到，后天的午夜才赶得回来。”

那时候展毅臣和展千舫早已经挺尸多时了，而我们就趁他马乏人疲，悲痛逾恒的时候，突袭围击，在那种情况之下，咱哪怕他技艺超群，也恐怕难逃一死了。”

“如果有办法突围走脱呢？”

“这点我也考虑到了，你在后天入夜时分，去向陆翔青示替告急，通知他展家罹难，你将在江岸接应他们，如果展千帆有本事突围，就让陆翔青引他上吟香小榭，到时候你放舟顺流，我则在下江设伏等你的招呼，一旦展千帆走下吟香小船，也就是他丧命的时候了。”

“……。”

“掬欢，你会好生办妥这件事吧？”

“当然，哥，这是竺家的大事，也是你的至愿，只是我不懂，你怎么会把念头动到陆翔青及运丝芜的身上呢？”

“因为他是性情中人，肯为展千帆出力，而他们又初到九江，人生地不熟，很难找到门路将事机泄漏出去，所以找看中了他们。”

“那么你又为什么要挑连姑娘去递讯儿，而不用陆翔青呢？我觉得星夜疾赶，对女孩儿家来说太劳累了。”

## 第 8 章 ~ 第 21 章

“我懂得，哥，将心比心，我也要你为我珍惜自个儿，别把性命虚掷，那会叫我痛不欲生。”

“这是当然，掬欢，你是知道的，我不做锺馗，因为我一定要活着嫁妹。”

“哥——。”

一串笑声扬起，溶化在瑟瑟江风里。

未几，吟香小飘出一道疾似闪电般的情影，画舫再次掀起布，悠扬着歌声伴着琴韵，为江上的风采添染了姿色。

隔天的黄昏……

吟香小停泊江岸，岸旁则是一片火红的枫林。

飒飒秋风扫遍满林落叶，残枫在四野飘零，沙沙作响，飞汤与否不由它，沉落与否也由不得它。

连丝藕屏息凝神，端详着那张娇靥。

伫立在叶风里的竺掬欢，凄艳绝伦，散发出一团动魄的光芒，即使是一样的女性，连丝藕也依然为她的美所震撼。

然而在此际。更令连丝藕心悸的，却是那双秋水翦瞳中的忧虑。

“展二少外出，陆公子又进城，这下子该如何是好呢！”

“竺姑娘，如果你不介意，有什么事，不妨对我说，由我转告师兄。”

“连姐姐，小妹得到传言，展家将有难临头，必须赶紧知会二少君。”

连丝藕神情一震：“大难临头？”

竺掬欢的眉头锁得好深：“详情如何，小妹虽然不知，但小妹却已听说，巨变将起于肘腋，大祸将生于萧墙，而且对方的计画周密，内奸接应，外强支援，内外夹击，展家恐怕不保了。”

连丝藕抬目望着满林乱舞的枫叶。

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细丝。

“我相信！”

竺掬欢猛吸一口冷空气。

“你相信？”

连丝藕目光如雾，远看林野：“二少君聪明过人，或许他也早有所悟了。”

竺掬欢的脸色，忽然间苍白了。

“竺姑娘，你是否有听说对方预定作案起变的时间？”

“明天气。”

竺掬欢的嘴唇微微颤抖：“应该是明儿晚上。”

“明儿晚！”

连丝藕目光陡炽：“这么说，事态严重，迫在眉睫了。”

“是的，连姐姐，小妹已经六神无主，半筹莫展了，我明知二少君那儿该报个信儿，可是我——。”

连丝藕握住竺掬欢的手掌，发现她的手心好冷。

“事如燃眉，不允许咱们徨了，竺姑娘，展二少那儿我去通知，只是敝师兄及展家那儿，还得劳驾你去告警了。”

“连姑娘，日夜奔驰，你确信你吃得起苦吗？”

“宽心吧，我并不是纸糊的人儿，再说家破人亡是世间最悲惨的不幸，就算不为二少君，我们也该竭尽所能去消弭这场祸事，阻止悲剧的发生，才不枉人生一世，空负了这有用之身。”

更何况我兄妹二人，还承二少君之恩，为他尽点儿心力也是应该的。”

竺掬欢的眼神异样。

她稍顿了一下，指向林外一匹棕色的马：“那是我为陆公子准备的坐骑，对姐姐而言，似乎太大了。”

连丝藕目露奇采：“只难为你想到这儿了，没关系，我的骑术还差强人意，应该应付得来。”

不一会儿

连丝藕头巾发，策马飞驰。

竺掬欢抬首翘望满天的云翳，喃喃低唤：“哥！”

九月初一

夜沉如墨！

啼声如雷！

展千帆和连丝藕一身素黑，飞奔而归。

展家前院杀声震天，激得展千帆目眦（目此）欲裂，他等不及撒驻马，便见他纵身弹起，长剑出鞘，直冲展家大院。

“展千帆在比，挡我者死！”

话声才落，混战之中有人挨土来，嘶紧喊道：“二少，快救总瓢把子。他在大厅御散，那个天杀的游建成，在总瓢把子和大少的茶中加了散功粉，并且还带着『金龙帮』那帮爪牙，和一批猪狗不如的叛徒贼子，反了咱们展家船坞。”

展千帆望着那个混身是血的汉子：“可是熊抱琴？”

“正是属下！”

“夜黑灯暗，如何分清敌我？”

“头缠白巾者，便是敌人，但杀无赦！”

“好，我省得了，熊执堂，这儿就偏劳你了！”

展千帆话落，仗剑欺身，杀入厅堂，他的行动敏捷如豹，手中的长剑翻吟出悲啸凄鸣，就像是疾电霹雳，在漆黑的夜里怒吼！

它从一声又一声的亡魂狂叫中，吸吮着噬血冷意，并且将冷意汇聚在霜刃上，结封住那颗应属慈悲的心。

另外在展千帆的身后，汰有连丝藕在击剑吐锋，如呆此刻不是在搏杀之中，但看她的身法轻盈曼妙，翩然弄影，真像凌波仙子，踏浪起舞。

只是这会儿，虹影过处，血雨如飞，掩笼了那份柔和美，反倒映现出无比的凄栗。

“天哪！”

大厅之中突然传出惊惧的呼号：“是展千帆回来了！”

仿佛来自炼狱，展千帆的双目迸射出厉芒。

他挥舞着剑，也挥舞着怒，在剑弧交织的冷电网罟间，宜出排山搏海的力量！

他恨透了这场巨变，他恨透了这些贼子，他更恨透黑夜中袭掠而来的那两道目光——就算化成灰，他也会认出游建成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睛。

就算未曾谋面，他也听说过柳长青那一柄锵然作响的九环刀

他看见游建成骇然隐退于厅堂之外，而柳长青正被一名汉子绊住缠斗，从那汉子使用的金笔上，他知道那是展家船坞外堂堂主谷麇双！

然而杀心如炽，还不曾掩灭展千帆的灵智，他在憧憧人影中，觅寻着那抹高大坚卓的身影，并且朝向那抹身影接近。

“爹！”

展毅臣正杀得性起，双目尽赤，头发凌乱，虽然剑法已乱，剑势却仍旧磅礴恢宏！

当他看见持剑迫近的次子时，血污的脸上，顿现一道欣慰之色。

然而展千帆的眼中，却闪逝忧虑之芒。

他看出父亲的身法滞涩，伤势不轻，一向刚毅的脸上，呈现出剧痛后的抽搐！

“千帆！”展毅臣扬声道：“去帮你大哥，敌众我寡，不可力敌。先让婆婆和盼归离开！”

展千帆眸光一睁：“这么糟？”

展毅臣沉喝道：“快去！”

展千帆咬一咬牙，道：“是的，爹，您请保重！”

展千帆刚转身。

展毅臣却叫住他：“千帆！”

展千帆回头望着父亲。

“代我向你那位姓陆的朋友道谢！”

展千帆点点头，他刚想迈步，父亲再次开声：“还有——。”

只见一道疾速的青芒飞掠而来，父子俩同时挥剑，他们都没去看那名袭击者的下场。

展毅臣目光复杂，他盯视着展千帆，嘴唇噙抑有顷。

然后才轻轻的说道：“千帆，我很抱歉！”

展千帆突然觉得一阵鼻酸，他连忙吸一口气。

这时候展千帆看见父亲的右后方，有白影冲来，他立刻长啸一声，气贯长天剑似虹，将那人挥斩剑下。

“别在这儿耽误时间，快去驰援千舫，他中毒受伤不轻，现在全赖忠儿和那位陆朋友挡住强敌，以争取突围的时机。”

展千帆钢牙猛挫，他用力掂一掂手中的长剑，沙哑的说道：“爹，您保重。”

展千帆说罢，直冲内堂。

展毅臣凝望那抹颀长的背影，消失于门后，他的嘴角突然间扭曲变形，而那双炯炯有神的眸光里，更疾掠过无尽的悲凉和悔恨！

展千帆则疯狂的飞奔在夜色里，愤怒的情绪，使得他颈项之间，紧浮着一根根的青筋哩！

他听儿在肃杀的秋风中，频频传送由悲栗的搏杀声，就像周刀子割裂着他的心。

上天作证，他情愿让父亲鞭，用千次，用万次，也强似这一次的摧肝绞肠。

来到老太君住的“颐心居”这儿，情况也是一样的危殆。

大老远的，展千帆便看见陆翔青，及忠儿正在迴廊上，与七八名船坞兄弟并肩子抵挡，如潮水般涌来的入侵者。

展千帆目欲裂，大喝一声，只见他身形暴弹疾腾，幻化成天降神龙，挟呼出吼吼的剑啸旋走银弹！

他在一抹青光快要吞噬忠儿的肩颈之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震力，格开了那把长剑，并且扭转出奇特的弯弧，顺势推剑刺入那人的心口上，然后拉起忠儿，拽滑而出，按着便见一篷血雨漫天飞洒，濡湿了这个酷夜。

“老天慈悲！”

忠儿激动的道：“相公，您总算赶回来了，大多儿都巴望极了！”

“大少呢？”

“我在这儿！”

展千帆移睛而望，不禁骇然变容。

这时候的展千舫满身是血，步履踉跄，他一手提剑，一手抓起展千帆的手腕，疾步走向颐心居，然后以脚踏门而入。

几乎就在入屋的同时，展千帆感觉到兄长塞了一本书在他的胸怀里。

“这是归元秘笈，千万不可以落入贼人手中！”

“哥，爹交代了撤退！”

“我明白！现在我将婆婆和盼归都托付与你，你记住——，只准走，不准战，也不准回头——断后的工作由我负责！”

“哥——。”

“住口！”

展千舫声色俱厉：“要知道，这会儿你的责任最重，你必须保持一切的体力，渡过这场浩劫，为咱们展家船坞保存一线生机！”

“你忘了你是展家长子，你的责任比我还大！”

展千舫神情凄怖：“你是白痴，难道看不出爹爹和我都遭到了结算，我们突围脱困的胜算能有几成？更何况……。”

“不好了，千舫！”燕盼归急慌慌的冲出来，她花容惨淡，颤声的道：“婆婆自尽了呀！”

兄弟俩神色大变，他们二话不说，立刻奔进寝室。

只见展老太君盘坐在床上，她的背倚靠奢床边，胸前却指着一支金步摇，珍珠子犹在昏暗中摇摆。

“婆婆！”兄弟俩目嘶喊。

展老太君睁开眼睛看着这两个孙儿。

“我必领赎罪！”

展老太君平静的道：“我不能再拖累你们……。”

“婆婆！”

展千舫的心在满血：“您怎么能够在这节骨眼儿上想不开！”

展老太君发出深深的叹息：“当年我一念之慈，不肯接纳千帆的忠告，执意收容建成这个畜牲，才会招致今日这场横祸，我自知罪孽深重，百死难赎！”

展千帆紧紧抓住展老太君逐渐冰冷的手，白牙紧咬着下唇，痛楚僵硬了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将战栗钉锁在血腥的苦涩里！

展老太君审视眼前那张俊逸的脸庞。

“千帆，我很高兴你能赶回来……。”

展老太君身躯倏搐，她缓缓阖上眼睛，微弱的吐出馀音：“愿上苍赐怜，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平安……。”

展千舫紧咬牙关，他抬起头对着黑冷的四周，用力的吸了几口气，然后扼住展千帆的手腕，拖着他跪在祖母的遗蜕前，磕了三个响头。

当他们站起身时，却见燕盼归犹在床前磕头不止。

展千舫连忙拦住妻子：“盼归！”

燕盼归抬起翦瞳，她那双深邃的黑眸，闹着教人心悸的光芒。

“方才婆婆支使我去寻两条黑巾系发，不想是教我做千古的罪人！”

展千舫挽住妻子的香肩，将她拉起来，然后他从妻子手中紧捏的两条黑巾里，抽出了一条，亲手为她挽发而结。

“我们现在都不再有悲恸的资格了。”展千舫的眼光紧结在妻子的脸上，他的表情十分沉肃。可是他的声音却柔和无比：“为了我，也为了你腹中的孩子，盼归，你必须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坚强。”

燕盼归忽然间觉得喉头哽塞，她不禁一阵冲动，直扑丈夫的怀中，把头紧贴在那宽阔的胸膛上。

展千舫全身的肌肉蓦地一僵，他猛力住下唇，将妻子推到展千帆那儿。

“你立刻招呼你的朋友和忠儿一块儿离开，我去安排撤退之事。”

展千帆探掌握住兄长的手腕，他凝视展千舫。

“保重？”

展千舫回视乃弟，他的嘴角颤出不可察觉的抽搐，在一阵短暂的静默之后，展千舫微微颌首，才轻轻的吐出两个字：“保重！”

展千帆做一个深呼吸，他走到燕盼归的前面，背对着她蹲下去。

“来，嫂嫂，我背你离开！”

展千舫朝向妻子点点头之后，转身走出颐心居。

不一会儿

颐心居的外面出现好几道的黑影，分别朝向三个方向逸去。

其中展千帆背负长嫂，藉着树影掩护，悄然走出展家后院，而忠儿则小心翼翼尾随在展千帆的身后。

当他们翻跃桥头，落地于展家后巷之时，展千帆的双眉猛然耸动，目中暴射出杀机，并且驻足而立，逼视屋墙转角。

展千帆掂一掂长剑，双眸眯成一条细缝，沉着的叮嘱燕盼归：“要抓紧我，嫂嫂，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绝不可松手。”

燕盼归眸波微炽，她坚定的应道：“我明白，千帆，你不用顾忌我！”

“还有——。”展千帆放柔了声音“如果不敢看，就闭上眼睛，前面有强敌环伺，我们必须杀出去！”

燕盼归将柔荑紧抵着展千帆的双肩做为回答。

“好一对亲密的叔嫂！”

只见巷子两端，同时包抄十来名，头系白巾的执器之人。

至于开声说话的人，相貌长得倒还不错，眉弯如女，鼻直口方，尤其是那对眼睛，闪闪发光，仿佛是注满了水气。

展千帆目中喷火，一个字，一个字，由齿缝间迸出：“游——建筑成！”

游建成阴恻恻的笑了一笑：“不敢，我的小表弟，记得我才听我表姨丈提起，展家这个风流俊俏的大才子，又到外头去寻欢作乐了，没想到一晃眼的功夫，浔阳江面的玉公子已出现在这儿，而且——啧啧——叔嫂相亲，莫非有意共效于飞，比翼私奔？”

展千帆眼中的怒火化成冷电，他扫视逼近的人潮，最后将目光停在一具削瘦的中年人身上。

“宋晓江，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和游建成这无赖，一同犯下这桩人神共愤的愚行。”

“如果你要怨，就去怨你那个心血俱冷的老子吧！是他多行不义，活该遗祸子孙！想想宋某在展家船坞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去年继恩犯了一点儿小错，展毅臣竟然不顾这些年的情份，硬将继恩交给官府治罪，害得我宋家，仅留的这点血脉，断送在刽子手的刀斧之下。

展千帆，既然你老子不在乎我绝后，我还会在乎他家破人亡吗？展相公，二少君，这就叫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你是知书达礼的读书人，总该懂吧！”

展千帆眼中的冷电，逐渐凝结成两道冰柱，他将长剑一振，平举胸前。

他知道宋继恩一向贪杯好斗，惹事生非，父亲为了他，确实也伤透了脑筋，如果不是看在宋晓江的面子上，宋继恩恐怕早死一百次了。

而去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居然出手打死府台大人的六公子，漏子出大了，任父说情面通天，也无法再为他关说人情，消灾了事。

展千帆没有想到宋晓江，竟然会因为这桩事故而怀恨父亲。

世道险，人心更险，展千帆已经无话可说了。

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突围！突围！突围！为了重建展家船坞，为了父兄，更为了因守护船坞而死难的弟兄，他一定要突围！

展千帆暗中对忠儿打了一个手势，只见他长喝一声，剑气暴涨，遽画银虹掷空曳行，宋晓江但觉一股寒意迎面袭来，他吓得脸色发白，忙不迭的挥刀急退。

游建成大喝道：“上！并肩子上！”

语声刚歇，展千帆的长剑便击上了游建成的面颊，游建成闪避不及，右脸挂彩，他目中射出凶光，振起长剑。

只是他更阴毒，他的剑锋不直接找展千帆，却一味针对燕盼归而发。

虽然展千帆已经示意忠儿，必须全力护守他的背后，可是他也很清楚忠儿的功力，不足以抗拒游建成的全力一击，他不敢恋战，被迫朝巷口逼近。

燕盼归紧附在展千帆的身上。

她感觉到那个男人身上，散发出惊人的力量，那股力量一向不为她知遗。

她看见一轮又一轮的剑华，不断的勾唤出血光和哀号，而她的掌心，也不断的渗出冷汗，交落在这夜的混乱之中。

她晓得展千帆的前胸，及后背都已经濡湿一片，可是她却无法去判断那片湿里，有多少是汗，有多少是血！

她只知道有好几次，她明明看到了一簇剑影刀光，朝她飞掠而来，展千帆总有办法在千钧一发之际，翻腾游走，及时挡护着她。

燕盼归虽然不谙武击之道，但是她毕竟嫁入武者门庭，镇日的耳濡目染，多少也吸收了一些常识。

她了解她的安全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而这样的体会，却像针般扎入她的心口，燕盼归闭上眼睛，贝齿紧紧的咬住下唇。

她明白她绝不能够，在这种局势之下发出声音，她总不可以分散展千帆的心神，可是她却不知道，她僵直的娇躯，以及那双深陷在展千帆肩窝里的的手指，早已经渲泄出她激涨的情绪了。

他们到了巷口处，展千帆的目光突现厉芒，他拚着透支体力，激发出一股内力，然后他握住忠儿的手臂，沉喝道：“上！”

忠儿不敢有误，他配合展千帆托送之力，纵身翻上瓦脊，并且振臂拉了展千帆一把。

“快追！”游建成在下面急吼。

“贼徒看招！”

展千帆听见连丝藕的娇叱声，他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至少他能肯定她和陆翔青暂且平安了。

展千帆朝忠儿挥手示意，让他顺着檐角潜行。

没多久，陆翔青也赶到展千帆的身旁，他扯一下展千帆衣袖，低声道：“走江边，我已经请竺姑娘接应了。”

展千帆眸光倏闪：“掬欢姑娘！”

陆翔青点点头，又回身去招呼连丝藕。

展千帆眉头皱得很深，他抬起头，望着一片沉黑的洞穴，起伏壮阔的思潮，几乎崩裂了他的心墙。

这时候沙沙作响的风里，传来游建成气急败坏的咆哮声：“快追呀！一群笨蛋！”

展千帆连忙收心神，他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唯有冒险一途，以试凶吉。

在行走间，他又听见混浊的叱喝声振汤在空气里：“游建成，你回来了。”

展千帆心里微震，他觉得这声调好熟悉，仓促之间却又想不起是谁？

“我非宰了展千帆那个王八羔子不可！”游建成急怒交加：“妈的，我到今儿才从展老头的口中得知，原来这小子，早在四年前，就已经作梗我进入展家船坞，像这种狗杂碎，怎能容他活在世上碍我的眼。”

“展千帆已经受伤在身，他逃不了多远，派个人去追杀就够了，倒是这

儿的善后，必须及早安排，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展千帆忍不住咒骂一声，他背着燕盼归又领着忠儿，匆匆赶到江岸。

江面依旧宁静，小还留雅致，只是今夜的展千帆却已狼狈凌黄，徒馀满身的仓惶与凄厉。

展千帆刚现踪迹，舫中便传出竺掬欢的声音：“展二少，快请入舟！”

展千帆咬一咬牙，他牵住忠儿的手，提气腾身，直掠画舫。

登舟之后。

展千帆先放下燕盼归，然后朝竺掬欢拱手称谢。

竺掬欢盯奢展千帆胸前错落的血痕。

她的眼中遽闪痛苦之色，只见她长吸一口肃冷的空气，颤哑的道：“你受伤颇重，快进舱里！”

展千帆先读过眼前那一双眸子，他颌首之后，转对燕盼归道：“嫂嫂，咱们进去！”

燕盼归点一点头，她刚举步，身躯却猛然跌挫。

展千帆连忙扶着她，焦急的道：“嫂嫂！”

燕盼归苍白着脸，微喘一口撒：“没事，只是一点儿小伤！”

展千帆脸色倏变，他下巴一紧，不由分说便抱越燕盼归，冲入船舱中。

这时候，陆翔青和连丝藕也双双赶到。

竺掬欢微微颌首，向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她转身面对小娟，吩咐道：“溯江而上！”这句话显然有违她哥的交待！

小娟的眼睛忽然睁大，她不敢相信的望着竺掬欢。

竺掬欢娇靥一沉，凤目暴射两柱精芒，逼视小娟。

小娟暗地一震，连忙低下头，遗：“婢子遵命！”

目送小娟的身影消失于船桅转角，竺掬欢的翦瞳中，竟然浮现出一泓波光，她悄悄的做一个深呼吸，将秋水内蕴，才转过身子，重新面对陆翔青和连丝藕。

她以纤指，比一比船舱，示意他们进去。

船身开始推，黑色的布将吟香小掩抹如灵幽般的玄诡。

船舱里，只点着一盏风灯，正搁置在展千帆左侧的地板上，灯火不住曲跳动，将展千帆那张强烈分明的轮廓，分割凹凸不平的形状，而他那胸腹之间交落着血痕和汗渍，在昏黄的灯影之下，尤其显得狰狞及酷厉。

燕盼归平躺在软榻上，她的瞳眸深邃得如同中夜的天宇，而瞳眸的交点正贯注在她身旁，那个冷峻的男人脸上。

此刻的展千帆，就好像是一尊封埋在冰雪中的石雕，在他的四周，弥漫一团砭肤刺骨的寒气，寒气则渗入每一个人的心中。

可是他的那双手，却轻柔得有如春风一般，正小心的包扎燕盼归受到刺伤的右脚脚踝，然后在布条上打了一个活结。

燕盼归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别让我哭，千帆，请别让我在这个时候哭！”

展千帆抬越目光，注视着燕盼归，他的那一双手，还停留在燕盼归的莲足上，捏持着布结的两端。

只是这会儿它们，却不可抑制地抽颤了一下。

“我不愿你受伤！”

展千帆站起身来，他的手掌紧紧地拳握在大股的两侧：“我宁愿自己重

伤！”

燕盼归睁开眼睛，她正好看见一副英俊强壮的身躯，投映在灯晕之中，而那种熟悉的神韵，飞快的勾出了另外一个影子，盘旋在她的脑海里，更刺痛了她的心。

燕盼归抿一抿嘴唇，将双手抵住床边，她正想坐起身来，展千帆已箭步冲过来，伸出手臂拦住她。

“你快歇息！”

燕盼归索性握住那只铁腕，借力坐起来。

“千帆，你的伤势不轻，再不处理，恐怕会恶化！”

展千帆按住燕盼归的肩头，然后他轻轻的扳开那双柔荑，退了一步。

“忠儿也受伤了，我去瞧瞧他的情形。”

话甫落，忠儿和他的声音一同出现在门口：“相公请宽心，小的只是划破一些皮，刚才连女侠已经替小的敷药了。”

展千帆挺一挺背脊，转身走向门口。

在门柱边，另外还站着连丝藕，她的清眸宛若丝绒巾上的黑宝石，在沉静里，绽放熠出熠的光芒，震撼了展千帆的心。

“我来为你上药！”连丝藕的声言十分柔和，却具有一种安定性的力量。

展千帆正待摇头，连丝藕却用目光阻止他的拒绝。

“别逞强，二少君，未来还有更艰巨的道路要走，请为每一个企盼你的人，珍惜你自己。”

展千帆的眼底掠过一道采，采又化为尊重。

他抬起头，目光越过连丝藕的肩，正好看见陆翔青转过身子，走向船边。

展千帆又怎么会知道，如今的“吟香小”，本与贼船一样，欲把他们带至另一个陷阱只不过掬欢姑娘却变了。

她要小船溯江而上，竺掬欢又为什么会变了？

她的哥在江下布了陷阱，如果小舟顺流而下，展千帆就惨了！

此刻

“在这儿放碇？”竺掬欢的声调不自觉地提高了。

现在正是黎明前的时候，天地皆墨，四野阴沉，除了风声哀噪，流水呜咽之外，就只有这一叶孤舟，在江中曳航。

“这段江岸，尽是乏人问津的野枫林，荆棘遍地，草高及腰，展二少，就算您不在意，您也该估量展夫人的身子骨，可吃禁得起这一路的折磨。”

“掬欢姑娘，麻烦你交代船哥儿泊舟江曲，展某自有道理！”赌坊恩仇第九章

竺掬欢眉头一紧。

她从这个男人平静的语调里，嗅出执拗和强硬的气质。

她更由那一双锐利而智慧的眼眸中，读出不许拒绝和不容劝阻的蛮横讯息！

起初

她犹尝试去抗拒那股力量，但是在一段无言的僵持之后，她产生一种难以描述的挫败感，她知道她必须在那个坚强的男人之前低下头。

“妾身显然没有第二种选择！”竺掬欢发出幽幽叹息，她顺从的走出去。

展千帆盯着竺掬欢的背影，隐没在珠之外。

他的眼神忽然变得好复杂，不过他很快就掩藏住一切情绪，他稍稍振了一振胸脯，走到燕盼归的身旁。

“嫂嫂！”

展千帆拿起床边的长剑，将它系在腰间：“天亮之后，画舫将会明显于江上，我准备趁夜登岸，改走陆路，再折回港口，那儿有我的朋友，也好好听爹和哥的消息。”

燕盼归目光迷离，她漫声道：“千帆，横竖我以为你马首是瞻，看要上山还是下海，全凭你作主？”

展千帆突然觉得喉头好苦，下颌的筋肉，也绷得很紧，绞扭在喉结处。

展千帆转过身，望向陆翔青和连丝藕。

“二位——。”

“一块儿走！”陆翔青的声调同他的表情，一般坚定，他迎视展千帆，毫不退缩相让！

展千帆就用力吸一口气：“报恩？”

陆翔青伸出右掌，他诚恳的道：“是朋友！”

展千帆不由一阵激动。

他上前跨一大步，紧握住那一只有力的手掌。

“翔青！”

“千帆！”

这时候，画舫外面传来清响的水溅之声，船身显着的减速，终归至停止。

展千帆招呼了忠儿之后，抱起燕盼归走出船舱。

在船边竺掬欢正扶横木看着水面，展千帆发现她的手肘上，多了一件斗篷。

“前面有暗礁，船只能停泊在这儿！”竺掬欢因为足声接近，回头而望，展千帆芷移行在阴影之中，仿如一抹幽灵，带着一团黑雾，来自于地狱。

竺掬欢下意识的缩瑟了，她的玉指抓紧着横木。

“从这儿到江岸，还有丈馀的距离，连跳板也无从安上！”

展千帆扶着燕盼归，看着对岸的林野，但听江风飒飒，枯叶簌簌，夜风刮着浓浓的寒意，更增添不少凄冷。

“二少君，您带着展夫人，如何能够上岸？”此刻的竺掬欢已不再那么震惊了，她的声音也逐渐平稳及自然。

“我了解此处凶险！”展千帆收回目光，他转向忠儿，看出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正在风中抖索：“你有没有把握越过去？”

忠儿咬着牙：“小的就看看！”

展千帆皱了一下眉头。

陆翔青见状道：“这样吧，我托他一程！”

展千帆凝重的道：“翔青，在江岸那边的水面之下，有一股漩涡，已经夺走许多条人命，如果你没着十成的把握，千万别冒险凌空借力，以免不幸！”

陆翔青闻言，略略犹豫了一下。

展千帆看在眼里，他当机道：“别为难，翔青，发想还是由我先过去，照上回的老法子，以绳索接应忠儿，不过得麻烦你随护在忠儿的身旁，以防不测！”

陆翔青立即允诺，毕竟事熊严重，没有必要在这节骨眼儿上逞强称能。

展千帆转对竺掬欢，道：“请借麻绳一用。”

竺掬欢立刻唤小娟送来绳索。

展千帆将绳索斜背在肩上，再次抱起燕盼归。

却见竺掬欢捧着斗篷，覆在燕盼归的身上，另外他还递出一袋锦囊，轻响着银击之声，交给展千帆。

展千帆放下燕盼归，将斗篷及锦囊推送回竺掬欢的手中。

“展某心领。”

竺掬欢想解释：“这是——。”

展千帆的手指轻轻地按在竺掬欢微启的樱唇上，他凝视着那张明艳的花容，一种奇异的感受，透过唇间渗入了竺掬欢的心底。

“展千帆实在不愿意在心中有疙瘩，那很痛苦的……”

竺掬欢的美目里，闪现困惑之色。

一束秀发被阵阵江风吹掠，不时地垂拂在竺掬欢的眼前，展千帆拢起那束秀发，将它勾在竺掬欢云鬓旁斜插的玉钗边角上。

然后

展千帆又退后一步，他目光灼灼望着竺掬欢，一种刚毅且挺拔的神采，呈现在展千帆的眉宇之间。

“竺姑娘，展某今日在这浔阳江上，当着陆兄，连姑娘及家嫂的面前，许姑娘一句话——倘若展某有幸渡过此劫，再起家业，展某定当负荆来到竺姑娘跟前，听任姑娘处置展某的这条贱命！”

竺掬欢的身躯蓦地一僵，她睁大翦瞳，直盯着展千帆，乾涩的嘴唇在风里颤抖。

“千帆！”陆翔青一把抓住展千帆的手臂：“你的神智可还清楚？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翔青！”展千帆恬静的道：“是疯言也好，是醉话也罢，你只管记住展某今日的这一席话，好为他日作见证！”

展千帆朝竺掬欢微微欠身：“请容我告辞！”

展千帆重新抱起燕盼归，走向船头的踏板上：“抓紧我，嫂嫂！”

只听展千帆轻喝一声，跃然拔起身形，彷彿云拱神龙，夜探流星，他的身躯在半空中折转奇特的角度，并且疾扭腰力，激发出一股上冲劲势，便见他那颀长的身影，竟然像卷云一般，笔直飞旋，向岸上曳射而去。

陆翔青脸色倏变，失声道：“老天，还好像是昔年武林两大巨魔——恨天翁及绝地叟——的擎天九式，为什么会重现在展二少的身上？”

陆翔青的话还在舌尖打绕，连丝藕却一言不发的纵身疾起，直掠向展千帆。

但见连丝藕身轻似燕，快如捷电。

她赶至展千帆的身旁，伺机托扶住燕盼归一臂，化解了展千帆身上所承受的部份重力！

这种小小的帮助，对展千帆的影响却很明显。

只是展千帆的速度猛然加遽，以骇人听闻的冲势，飞掠江岸，轻柔地放下燕盼归，然后连丝藕也跟着安抵岸上。

这时候，燕盼归的娇躯虚浮一晃，全赖展千帆的扶持，才不致于倾跌下去。

“嫂嫂，让你受累了！”

燕盼归紧握着展千帆的手腕，她歉然地道：“是我不中用，千帆，方才的力量好强，压得我透不过气。”

画舫上的竺掬欢，也正抓紧陆翔青的手臂，急声的问道：“恨天翁和绝地叟是什么人呢？”

“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对凶魔，曾经屠杀当年『神鹰门』门主，张庆槐六十馀口老小，激起了武林公愤，最后被围杀于鄱阳湖畔，沉湖底。”

竺掬欢倒抽一口冷空气，她的目光飘向江岸的三个黑影。

陆翔青垂目凝视臂上的纤纤玉指，再抬头看看竺掬欢，在那张艳容之上，隐现一团乌云，仿佛要掩盖陆翔青似的！

竺掬欢也警觉到陆翔青袭来的目光，她转面退后一步。

陆翔青朝她颌首致意之后，走向忠儿。

“该你过去了。”

忠儿点一下头，立刻提气纵身，越向对岸。

陆翔青怕他有所闪失，跟着弹逸而出，紧随在忠儿的身后！

就在这时

一道褐影凌空急窜，像灵蛇般掠向忠儿，它盘住忠儿的腰际，迅速地拉直，同时抖起一波震力，往上抛拽。

“抓准！”展千帆的声音划破风籁，威若沉雷。

陆翔青随即挈起忠儿的衣领，顺着绳索之力，拉他一把，接着便见他们两人仿佛跨坐在虹桥上，安稳地来到江岸。

落地之后

展千帆将绳子掷向忠儿。

“收好！”

展千帆走到岸边，遥对竺掬欢，道：“掬欢姑娘，承情援手，展千帆大恩不言谢，请姑娘立刻起碇，尽速返回九江渡口，以纾责难！”

漆黑的周遭，无法看见竺掬欢脸上异样的表情，但是她柔美的声音，却踏着江风，一字一字地飘送过来：“绪位务请保重，竺掬欢就此拜别。”

展千帆目送吟香小，缓缓的顺流离去，他微微吸一口气，走向燕盼归，然后将她抱在臂闲，朝林中而行。

“千帆！”

陆翔青唤住他：“你不是打算折回港口？”

展千帆步履稍显顿挫，他望着面前一片森黑，神情深沉难测。

“那番话只是说给画舫上的人听，或许掬欢姑娘她用得上那则消息。”

陆翔青双眉微蹙：“千帆，容我冒昧请教，你和竺姑娘之间，究竟有什么事情？”

展千帆叹一口气：“但愿我能知道！”

陆翔青诧异万分：“你不知道？”

“相信我，翔青，我真的不知道！”

“千帆，虽然我不了解是什么力量扣住了我的心，但是我相信你——真的，我打从心底相们你！”

展千帆感激地看了陆翔青一眼。

“林黑路艰，你们尽管跟着我走！”

展千帆顺着眼角余光望向忠儿，他看见忠儿正哎哟着，抚揉腰部，然后扛起那条麻绳。

“忠儿，你还好吧？是不是震裂了伤口？”

忠儿苦着脸，道：“伤口倒没震裂，只是被相公那一记索练，抽痛了腰眼儿。”

展千帆稍微一愣。

随即他放柔了声音，道：“对不起，忠儿，在情急之下，我的手劲儿恐怕没捏拿准，怕是伤到了你？”

“相公，您别折忠儿了，是忠儿太笨，非但没帮上相公的忙，反倒让相公分神来照应小的。”

展千帆拍一拍忠儿的肩，以沉静的笑容化解忠儿的不安，然后他转过身，继续走。

睦翔青走到展千帆的左侧：“在这片野林中，想必住着哪位隐世高人吧？”

展千帆点点头：“大爹姓梦，云梦大泽的梦，讳号机玄，今年已经九十二岁，却仍旧矫捷硬朗。”

睦翔青目光突闪：“他有没有其他的兄弟？”

“嗯！”

展千帆看了睦翔青一眼：“二爹讳号机菩，目前隐居在下江的小孤山！”

睦翔青的神情忽然变得十分凝重，他抬起头看着诡谲如影的树影，怀着满腹的凝云走在棗林间。

原本走在他们后面的连丝藕，则默默的赶到睦翔青的身旁，她的柔荑握一下师兄的手臂，凤目中流露出沉毅坚定的光芒。

睦翔青受到那道目势的砥砺，脸上顿现豪情。

展千帆目睹了这段无言的交流，他的心中再次激起一波涟漪，涟漪里则倒映出那双明眸。

天际开始露出曙光，林中的露水气盛的在林梢间，沁凉了每一个人的肌肤。

他们穿越在草芒之中，睦翔青发觉这些野草何止是及腰，有许多压根儿比人还高，拍打在脸上还挺难受的。

展千帆弯弯拐拐的走得很熟练，不过睦翔青却敢断言，他们至少走了半个时辰之久，看天空都已经翻出鱼肚白了，林野的景观才豁然改变。

在那儿有一片宽敞的草地，草地中伫立着一栋木屋，晨雾缭绕其间，如临仙境，令人忘俗也教人诧异。

展千帆刚走到木屋之前，柴门便轧然而开，在门口站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她的衣裳略皱，秀发微凌，显然才从睡里爬起来。

然而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却在展千帆出现于门口的刹那间，完全地情醒过来，不再含有丝毫的睡意了。

“小叔叔！”

“丹柔！很抱歉，拣这个时候来打扰你们！”

“说什么屁话！”屋中传出沉猛的声音：“快进屋里来！”

那是一间很简单的厅堂，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正对大门的墙上则挂着一幅，武圣关公的丹青画像，相貌威武，震慑人心！

而在木桌之前，素手站着一位青衫老者，正目光灼灼，迎视这群意外

的访客，老者发耀银波，眉拱云月，却还保持一副昂扬挺直的身材，仿佛轰立在山崖上的古松，充满了睥睨群伦，傲视寰宇的巍峨气势。

“祸起萧墙，被你不幸言中了，千帆。”

展千帆放下燕盼归，自怀底抽出『归元秘笈』。

“大爹，一如所言，昔日预伏的棋子，今日皆派上用场，这……。”

展千帆的话尚未说完，燕盼归却发出一记呻吟，她圆睁一双美目，骇然盯着展千帆。

此刻，晨曦透晓，穿越了窗口照亮了拙的小屋，也同时照出了展千帆的苍白和狼狈，在他的俊容上，看不到丝毫的血色，而他胸前的伤痕，则因为一路上抱着燕盼归疾行奔走，变得模糊斑烂，惨不忍睹。

燕盼归不顾脚踝刺痛，她冲上去抓住展千帆的手臂，感觉到那个男人身上，正散发出一股玄异的寒气，就好像严冬里的雪石，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天地间的酷冷，才能释放出那种动魄的寒意！

燕盼归混身战栗，她的声音哽在喉间却吐不出来。

展千帆拍一拍燕盼归的手臂，当他触摸到她指尖的冰冷时，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嫂嫂，除非我死，否则别用那种眼光看我！”

燕盼归的身子僵住了。

展千帆的身体，不可察觉的轻晃一下，他藉转身隐藏起虚浮的步履，将秘笈递向梦机玄

“烦请——。”

梦机玄的身形蓦地疾腾，化成一道旋风，飞快地朝展千帆扑掠，展千帆星眸突炽，撒手抛出秘笈，往后撤走，而梦机玄捷似迅雷，五指倏弹，罩遍展千帆的胸前大穴，展千帆猛颤一下，应指而倒，梦机玄也在同时截接秘笈，揣入怀中。

展千帆感觉出一只手，托扶住他的腰，在模糊的意识里，他听见陆翔青的厉喝声：“老头，放开他！”

展千帆挣扎想出声，可是一团巨大的黑影却挟持难以抗拒的压力，封锁了他的表达能力。

“不自量力，滚！”展千帆被抱了起来，同时有一层罡气，从他身旁激射而出。

“师哥，展二少能够信任的人，咱们也应放心，你别莽撞债事。”

展千帆放下心中的石块，随即他便昏了过去……。

当展千帆苏醒时，梦丹柔正捧着一叠素白的衣衫走进房间。

“大爷爷！二爷爷！爹爹！叔叔！”梦丹柔兴奋地奔到门口，喊道：“小叔叔醒啦！”

展千帆的心田，油然升起一股暖意。

“来，丹柔丫头，让小叔叔仔细看看你。”

展千帆坐起身子，原本覆盖在他身上的被子跟着滑落下去，此时的他打着赤膊，没穿上衣，那副硕壮的胸脯错缠伤痕，一道道曲扭狰狞，看得梦丹柔目闪悸芒。

“小叔叔，你一定很痛，很难受！”

展千帆温和一笑，他的手臂轻抚过梦丹柔细致且红润的脸颊。”

“小柔柔长大了，小叔叔一次看你比一次漂亮。”

梦丹柔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顿现光彩，然而她却耸动鼻尖，说道：“娘说叔叔是个浪子，任何女人在叔叔的眼中是漂亮的！”

展千帆窒了一窒，他忍住冲动，按下舌尖的叱喝，心底却暗骂，这：“该死的慧娘，怎么跟孩子说这种话！”

“不过，小叔叔，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浪子，即使是假话，叔叔的赞美仍然会令我开心的！”

“听好，丹柔！”展千帆握住梦丹柔的手臂，他十分郑重的道：“你大可不用相信浪子的话，但是你也犯不着去怀疑浪子的赞美，小叔叔说你美，你必然美，没有折扣，更不许置疑。”

“这么霸道——。”

“千帆，你再捧她下去，咱们家的镜子恐怕不够这妮子用了！”

只见梦机玄和一位清瘦的老者一块儿进来，在他们身后，则跟着陆翔青及梦禅决。

“爹爹！”梦丹柔对着父亲直跺脚。

“别嚷，丫头，当心地被你跺裂了！”梦禅决指向门口，又道：“快去帮大婶儿及连姑姑的忙。”

看着梦丹柔做个鬼脸跑出去之后，展千帆笑斥道：“禅决，我可要怪慧娘，她打牙擦嘴冲着我来，我照单收，可是当着孩子的面，尽揭我的疮疤，我何以堪？”

“别冤枉慧娘，你的疤没人舍得揭！”梦禅决拿起一件绸质内衫，摊在展千帆的腿上：“这是盼归和丝藕，连赶几天的日夜加工，为你裁出来的，你试穿看看。”

展千帆神色微紧，把手覆在梦禅决的手臂上。

“我昏睡多久？”

梦禅决注视展千帆：“四天！”

“四天？”展千帆星眸猛睁：“我爹和我哥——？”

清瘦老青拿起内衫：“如果你不准备自个儿穿上，二爹我就侍候你穿，千帆，你怎么说？”

展千帆接过衣裳，额头戚起：“千帆落难道途，怎好奢侈锦绸，给大多儿增添麻烦。”

“胡扯！”梦机玄沉下脸，严峻地道：“千帆，你纵使落难一时，还不致于落魄一生，我不准你说丧志的话！”

展千帆背脊突僵。

梦机菩坐在床边，他握起展千帆的手腕，把一下脉。

“我们都知道。”梦机菩放开展千帆的手：“你有怪僻，一向不穿脏衣，不穿破衣，更不屑穿粗质的内衫，你曾经说过，你宁可践踏在外，也绝不愿穷到里头！”

“此一时也，该一时也，那些话，毕竟只是戏言！”

“戏言里亦有真谛！”

“是的，真谛就是二爹常数落我的确公子哥儿的臭脾气！”

“那叫取笑，不叫数落，再说我取笑你是一回事，我敬重你这份傲骨又是一回事！”

“二爹——。”

“别打岔，千帆，听我把话说完，我和你大爹近百年的人间打滚，旁的

没学会，看人的眼光倒还稍俱心得。

一个人的胸襟气度，固然有先天的夙性，而后天的栽培更不在话下！以禅决为例，这个孩子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艰苦已经镂刻在他的骨头里，可是你不同，才华俊美，家势丰厚，就算你曾经在泥浆里打过架，你却不曾在泥沼中挣扎生活。

你自个儿也明白，在你的身上没有一丁点儿的江湖味，没有卑微受屈的色彩，当然，更不会有卑鄙下流的知息。

你这辈子就像苍松般笔直，行为上更卓越不群，挺拔绝伦！就事论事，展毅臣能够将两个儿子调教得如此器宇非凡，这是他身为父亲的最大荣耀，也是展毅臣这一生中，最值得称道及骄傲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千帆，你若是在这节骨眼儿，折了这份气魄，我老人家第一个就饶不了你，你撞吗？”

展千帆的目光扫掠四人，最后停留在白绸衫上，他的虎目隐现雾光，雾光又迅速地蕴在寒芒里。

“我了解，我懂，我更感激！”展千帆抬起头，凝望着他们：“请告诉我真相，我明白是恶耗，也承受得起！”他的心中已有不祥之感！

梦机菩站起来，他踱步到门口，背对着展千帆。

梦弹决看了梦机玄一眼，他微微吁一口气，走到展千帆面前，将手搭在展千帆的肩上。

“令祖母和展当家都过世了。”

展千帆咬紧牙关，硬绷起全身的肌肉。

“令兄——？”

展千帆目光忽炽，直盯着梦禅决！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恐怕？”展千帆的声调都变了。

“他伤得很重，据说柳长青一刀将他砍在胸口上，血溅如花，理应命丧当场！”

“我哥人呢？”展千帆急切道：“他被掳走了？”

“有个武艺奇高的异人，在混乱中抱走令兄！”

展千帆双手握拳，指节泛白，声声清脆

“我嫂嫂知不知道这件事？”

“知道！”

“她——？”展千帆哑声道：“她还好吧？”

梦禅决迟疑地颌首，道：“她很平静！”

“平静？”展千帆剑眉戚起。

“她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只应了一句话——千舫没事，我知这他一定没事

然后她就闷声不响，成天里，不是为你煎药，就是替你裁制衣裳！”

展千帆闭起双眸，他的脸色一如身上的绸衫般苍白！

“另外还有两件事，你该知道。”

展千帆张开眼睛，望向陆翔青。

“游建成指控你，觊觎家产，垂涎兄嫂，不惜勾结外贼，弑父杀兄，逼奸掳嫂，这项逆伦重罪，引人发指，现在连官府都在找你了！”

展千帆钢牙猛挫：“另外一件事，又是什么？”

“游建成悬赏黄金万两，扬言活见人，死见！”

“这些事嫂嫂知不知道？”

“我们了解你的脾气！”梦禅决发出一记长叹：“怎么散跟盼归提这种事呢？”

“那就好！”展千帆轻舒一声：“别让她为我操心了。”

展千帆抬头问道：“熊执堂和谷执堂的情况如何？”

“据说帆们在当夜，就领着展家的弟兄们撤走了。”梦禅决困惑地道：“这四天游建成也极力搜寻他们的下落，可是他们就像一溜烟儿消散无踪，甚至连药

，米行也不曾听说有人去采办急货。

这么一来，连我都纳闷了，那许多的人再能挨，总得吃饭吧，更何况伤者还须要药材医治，他们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不吃不喝？”

展千帆神情平静：“这种情形只有一种解释？”

梦禅决露出寻问之色，他恭听展千帆的解说

“他们已经不在九江城了。”

“不在九江城？”

展千帆颌首道：“九江城是展家船坞的大本营，在城里认得他们的人太多了，游建成随随便便也能揪出人來，他们哪能待在九江呢？”

“可是有那么多的弟兄，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出去？”

展千帆顿了一下，反问道：“这两天出帆的渔舟有没有激增？”

梦禅决恍然大悟：“是了，江上渔帆来往，多一艘，少一艘，没去注意它，这一手的确高明，八成儿又是你出的点子了。”

展千帆微吁一口气：“凑巧最近江上忙碌，更不容易踩出行踪，这何尝不是天助。”

梦禅决问道：“那么你们有没有约定，日后碰头的地点和方式？”

展千帆摇摇头：“家贼难防，任何事先讲定的应变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全都形同空白，没有丝毫的作用。

所以当年我才会极力鼓励爹爹分设两堂重心，提拔抱琴和麈双，因为我相信以他们的能力，足以担当浊流中的勇士，在狂飚里独当一面。”

梦机菩惊异道：“这件事怎么没听你提过？”

“荐举两堂之首，是展家船坞用人的大事，为了避免蜚长流短，惹人臆测，这件事只有爹爹、哥、还有我参与，其间的经过，我们一向守口如瓶。

梦机玄含着深意注视展千帆。

“毕竟是你的主张吧？”

展千帆垂下眼皮，他沉默少许之后，低缓的问道：“爹……爹是如何过世的？”

屋里的气氛忽然间凝窒了，一阵阵的寒意由四方涌至，固结成丝丝冰柱。

展千帆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回答，他抬起头扫视众人，那张强烈分明的俊容上，刻划着冷厉的线条，就好像庙里供奉的天王神像，透出不屈和威严的神采，令人望之生畏。

梦禅决喟息一声，走到床边坐下去。

那一夜

血战已近尾声，大厅里死伤纵横，狼籍一片，展毅臣的身上已经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了，然而浴血搏战的他，仍旧发挥出惊人的潜能，但见剑

芒掠过，哀号震天，那股锐意激励船坞的儿郎们，与他同仇敌忾，共御强敌，竭力将战圈控制在厅中。

这时候，展毅臣看见一群人潮，被展家船坞的弟兄们逼回至大厅中，不一会儿，展千舫颀长的身影也跟着出现了。

虽然他的长子步伐凌乱，显然受伤不轻，然而他却奋不顾身，将眼前的敌众逼得险象环生，节节后退。

那个平素温和敦厚的爱子，在这血夜里，骤然转变成一头勇猛的豹子，他的剑法吞含无比的杀气，招招夺命，式式勾魂。

父子俩在鏖战中接近

“爹，谷执堂和熊执堂都撤退了。”

“千帆呢？有没有碰见他？”

“他带燕盼归撤走了。”

“你为什么不走？”

“我断后，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也快走吧！”

“婆婆呢？”

“婆婆——！”

展千舫红着眼，他大喝一声，挥剑疾斩一名由侧面攻来的人，他的剑一抽出，又顺势斩杀另一名袭击者。

“婆婆也走了！”

展毅臣还想问话，柳长青的九环刀由天而至，划向他们。

“纳命吧，展毅臣。”

展毅臣振臂纵起，剑波漫射四逸，环罩出层层剑幕，可惜他的功力已散，馀劲不足，被柳长青破势攻入，他抽身闪避，刀锋划过他的手臂。

赌坊恩仇第十章

展千舫怒喝冲上来，抡刀疾挥。

展毅臣目光陡炽，他旋身欲上，却被近身袭来的游建成阻遏了冲势。

展千舫举剑吐招，剑华狂抖，直找刀影里的间隙。

柳长青认准这对父子中毒已深，功力散失殆尽，他冷笑一声，刀环震震作响，格弹那抹疾射而至的青芒。

展千舫吃力不住，剑势受挫，胸前绽开空门，柳长青双目露出野兽般的光芒，只听得他邪恶一笑，刀转锋运，窜进那道空门之内，立见鲜血溢溅

“千舫！”展毅臣目鹰吼，剑华暴涨，吓得游建成抱剑疾退。

展毅臣飞身急至，但见一道血光迸现，展毅臣目睹长子的剑没入柳长青的肩内，然而他也看着展千舫的身躯往后崩倒，展毅臣不紧心神俱骇，疾迈踉跄的步履想上前扶住爱子。

展毅臣没有抓到展千舫，游建成又呐喊着一批人围攻他。

这时候，柳长青目射凶芒，他不住地咒骂，并且扬起九环刀准备在展千舫的身上多砍几刀，以受创之痛，不意一道疾劲袭来，硬生生的卷开了他的刀。

柳长青定睛一瞧，发现是一名玄衣蒙面人掠身闪至，那人持用的武器，竟然是一条铁链。

柳长青还想再骂，然而展毅臣已经拚着馀力，冲出敌阵，举剑斩向他，剑锋划过胸腰之间，先是带来一道凉意，跟着是一股剧痛，柳长青连忙弹腿扫过展毅臣的腰部。

展毅臣伤势沉重，精疲力尽，再受此撞击，立刻踉跄而退，靠背后的大柱子才勉强稳住坠势。

那玄衣蒙面人，也在同时抱起奄奄一息的展千帆。

展毅臣瞪着玄衣蒙面人，嘶声道：“你……是你……？”

玄衣蒙面人寒声道：“不错，就是我！”

展毅臣全身簌簌颤抖，与他身上斑烂翻绽的伤痕，形成一道怵日惊心的画面，他痛苦的哀求道：“孩子无辜，别再折磨我的孩子……。”这时候的柳长青被一名展家船坞的兄弟绊住，他挥刀斩死那人，再度抡刀攻土来。

玄衣蒙面人抱着展千帆，避开柳长青的攻击。

展毅臣见情势危急，他目光凄厉，咬牙挺身格开柳长青的袭击，柳长青的刀没入他的小腹，他奋力踢出一脚，将柳长青蹬出尺馀，然后他抽出腹上的刀子，在一片血迹中，猛然掷向趁机逼近的游建成。

游建成痛呼一声，滚在地上，大腿则流出一滩的血。而其他的儿郎也及时围上手无寸铁的柳长青。

至于展毅臣自己在踢腿的同时，他被反弹的力道所震，这一次他又退回至堂柱边，只是那根柱子再也支撑不住他，逐渐滑落的身躯了。

玄衣蒙面人上前抓住展毅臣的手臂。

展毅臣以剑拄地，望着蒙面人怀里的长子。

“他伤得很重！”展毅臣抬目注视蒙面人，沙哑的道：“请你放过他，别再……。”

玄衣蒙面人冷冷的道：“我是为了云玦才现身的，你家老二呢？”

展毅臣的身躯一阵剧颤，他扫目四周，低喃道：“千帆！”

忽听得长剑落地，发出一声绝响。

展毅臣的身子再度滑落，他完全靠蒙面人的撑扶，才没有留下去。

展毅臣微弱地重复：“千帆……千帆……。”

展毅臣的头垂了下去，忽然长逝。

玄衣蒙面人看着展毅臣泄气，他的目光忽然显得很复杂，他放下展毅臣的遗体，随即抱着展千帆飘然远走。

梦禅决痛苦的说完，展千帆闭紧双目，用力咬住下唇。

“爹，爹爹！”

梦禅决轻声道：“游建成成为掩天下人的耳目，他以孝甥及孝孙之名，为展当家及老太君办理后事，灵堂设在展家的大厅，我去吊祭过了，灵堂布置得相当庄严肃穆，展当家的遗容整理得一如生前，老太君也显得慈祥平静，看来游建成对二老的后事，并不敢草率马虎。”

展千帆的身体因为激动而绷硬，他的手紧握成拳，按在心口上，有一种比肉体更令他难受的痛苦，正绞扭着每一根神经。

梦禅决继续道：“我听说游建成打算将他们二人安葬在观音崖上。”

“观音崖？”展千帆目光悲栗：“这怎么可以，爹爹常说他生要与娘同裘，死要与娘同棺材，游建成明明知道这是爹的心愿，他怎么可以违拗！”

梦机菩拍一拍展千帆的肩膀，安抚他的情绪。

“千帆，等日后你重归故园，你可以迁葬展当家，完成他的遗愿，倒是那块墓地，我去查看过了——地势隐蔽，容易埋伏，或许游建成选那儿是有深意的。”

展千帆深吸一口气，双眸如冰。

梦禅决从桌上拿来一件直袍和短袄，交给展千帆。

“游建成在你的眼中，不过是个跳梁小丑，他玩的把戏你也犯不着放在心上。”

展千帆面色铁青，他翻身下床，穿起衣裳。

“这个跳梁小丑，不但毁了我的家，杀了我的亲人，害死许多跟着展家受累的兄弟，他现在还拿我展家的财产，买我展某人的一条命。禅决，游建成既然能够弄出这样的成就，他怎么会是跳梁的小丑，我得承认，我过去的比喻，着实错得离谱了。”

游建成他该是一条蝗虫，平日躲在稻叶里作祟，可是一旦振翅为善，却足以酿成巨灾，随着漫天同伴，将无边良田吃乾抹净，不留馀地。”

“你太激动了，千帆！”梦禅决紧蹙眉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伤病的大忌。”

展千帆下颌微缩，他虽然没有应声，可是那副脸色仍旧阴沉得吓人。

“千帆！”梦机玄目射锐芒，注视他：“现在有一件事儿，你非听话不可。”

“大爹，请吩咐。”

“目前时局非常，你不许冒险潜行回家去祭拜展当家和老太君。”

“这点我明白。”展千帆阴霾的道：“我只会在这儿遥拜爹爹和婆婆，我相信爹爹和婆婆都会谅解的。”

“懂就好。”梦机玄轻啜一声，道：“接下来的行止，你是否有什么打算？”

“你们的東西都已经收拾妥当了？”

“打从你来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把这儿的一切都打点好了，随时可以把这间小堡垒舍弃掉。”

展千帆闭一闭眼睛，神情萧索：“我先送嫂嫂去汉阳。”

“汉阳？”梦禅决看着他：“你打算把盼归安顿在见琳那儿？”

展千帆闷闷的道：“那儿最安全。”

“慧娘告诉我，盼归有喜了。”

“是的。”

梦禅决顿了一下，道：“千帆，你的伤刚合，还不能……。”

展千帆脸色倏沉，他拦住梦禅决的话头：“我的伤如果十天不合口，你们是不是让我昏睡十天，然后，游建成摸到这儿，将我和嫂嫂一并铲除，把我们这些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说不定游建成他够狠够聪明，懂得在我和嫂嫂的确首上弄些手脚，以应验他所编织的那些罪名！”

梦禅决等到展千帆骂完了，他才轻吁一声，翻一翻眼睛道：“少爷，你就是要数落我有千百个不是，至少也该让我把话说完吧！”

展千帆窒了一窒，警觉到自己的冲动，他歉然道：“对不起，禅决，我失态了。”

梦禅决笑着摇摇头：“你身心俱疲，我不怪你，只是这会儿我要你平心静气听我安排了。”

“请讲。”

“你的伤势不轻，目前还不能承受长时间的颠簸，否则二度裂开的伤口，要让它愈合就难多了，更何况盼归也不能出什么差池，以免给千舫遗下恨事，所以我已经用见琳的名义调了一艘官船，打算走水路送你们到汉阳。”

展千帆目光一闪：“你早料准我的意向了？”

禅决并不否认：“等你安置了盼归，不再有后顾之忧，你才可能放手去和迫害展家的那批奸人周旋，裁想我还有这点觉悟的。”

展千帆的下巴再度紧绷了。

梦禅决停顿一下。

他又接着道：“坦白告诉你，千帆，当慧娘得到消息以后，她已经快马加鞭赶往汉阳去通知见淋了。”

展千帆全身暴震：“慧娘亲自出马？”

梦禅决点点头，凝重道：“这种事情非同小可，等闲人不好托付，何况慧娘的骑术精，除了她之外，我也找不到更佳的传讯人选了。”

展千帆闭上了双眼，嘴唇也抿成细线。

梦禅决拍一拍展千帆的肩，柔声道：“这一切的作为，都是按照你当年的交代以及平日的嘱咐去执行的，千帆，你既然有非常的才能，能够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我们打心底敬佩，愿意为你效劳，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展千帆张开眼睑，瞧着梦禅决。

“多年的兄弟，别叫我局促，更别让我脸红。”

一旁的陆翔青抓起梦禅决的手臂，诧异道：“禅决，你是说你们这些天的行动，全是千帆早年的安排？”

“早年？”

梦禅决目光倏闪：“这个字眼好强烈，翔青，不过如果你认为三年前，也算得上是早前，那么，是的，我们这些天的努力，全是千帆当时的安排。”

陆翔青不禁倒抽一口气：“千帆，你是天机星传世？”

展千帆愕然道：“有这种说法？”

陆翔青以畏服的口吻，道：“若不是天上的星宿临凡，你怎么会算出展家的大劫？”

展千帆的眼中闪过受伤之色，他走到桌前，双手按抵桌面，并且将头埋在两臂之间。

陆翔青行至展千帆的背后，搭在他的肩膀上。

“对不起，千帆，我不该在这个时候点这个话题。”

展千帆抬起头：“人算不如天算，我还是失败了。”

“千帆——。”

展千帆转头望向陆翔青，并且回手握住他的手腕。

“翔青，我必须告诉你，家父……先父……先父在血夜当天，曾经嘱咐我要我代他向你致谢。”

陆翔青忽然觉得胸涨得很难受。

他沉默有顷，然后轻声说道：“展伯伯太客气了，能够结识他，为他略尽绵薄，是我的荣幸。”

展千帆望着陆翔青，勉强一笑：“展家承贤兄妹之恩，岂只是绵薄——。”

“千帆！”

陆翔青神色一正：“这是我最后一句听你说这句生份的话。”

展千帆点一下头。

他听对梦禅决，道：“麻烦你通知嫂嫂，我们立刻启程。”

梦禅决应声离开，梦机玄也随他出去。

展千帆拉出一张椅子坐下去，他的手肘抵在桌面上，托扶着自己的领头，只见他闭上双眼，眉头皱得好深。

陆翔青正想开口，梦机菩却拉住他，朝他摇头。

不一会儿

展千帆抬目望向陆翔青：“翔青，既然贤兄妹已经牵扯进来了，我就厚颜请两位贤兄妹好人做到底，继续帮我的忙。”

陆翔青诚挚一笑：“我很高兴你不嫌弃我师兄妹二人卤钝不才——。”

“套你的话，翔青。”展千帆凝视着他：“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你说，这句见外的话呀！”

翔青呆了一呆，随即他自我解嘲，道：“六月的债，还得可真快！”

展千帆挺直腰儿。

他的目光扫遍这间房子，眼底有掩不住的痛楚。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毕竟还是走上这条路了。”

梦机菩目光忽炽！他的双手搭住展千帆的两肩。

“千帆，你还会回来的。”

展千帆沙哑道：“二爹，我一直凭仗家事，我一直认为爹能自保也不致于落到……。”

展千帆猛然住口。

他仰头拚命地吸入冷空气。

梦机菩心痛地摇晃展千帆：“千帆，这件事你已经尽力了，千万别在自责自己了。”

展千帆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

陆翔青赶忙制止梦机菩。

“二爹，千帆的伤——。”

梦机菩一震，立刻放开他。

现在，我们有必要述一述那位一手毁了展家船坞，而又一口吞噬了展毅臣一生心血的游建成！

游建成与游建伟二人并非什么兄弟辈，二人不沾亲也不带故。

游建伟断臂逃往江下去了！

游建成却在这四年里，暗中在展家船坞巧思布置，狼子狼心，难以为人发觉。

对于游建成，我们应该知道他在展家船坞的情况！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四年前

一个午后阴天里，展千帆与展千舫兄弟二人，在草地上练剑法，他们的老爹展毅臣则就在石亭旁督看，展毅臣的手上握着一支竹鞭，时而打一下自己的足踝，状至满意而且愉快！

展千帆和展千舫穿着蓝衫，手持青钢剑，就像两条矫勇的神龙在天地之间翩然飞翔，他们的神采俊逸昂扬，激射出掩不住夺人光芒，那份光采直可与明阳争辉。

而两支剑在主人的催动运行之下，不断的吐出剑华，流曳成耀眼的银波金弧，环绕着神龙，畅然而归。

当剑芒曳止，两抹蓝影相视挺立时，展毅臣掠身而至，站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侧。

“爹！”

“爹！”兄弟二人齐声叫着，再细看他兄弟二人，发现展千舫和展千帆的神色都很凝肃，他们早已经从父亲凌厉的眼神中，让出风暴的讯意了。

展毅臣竹鞭猛地一抽，用力的打在展千舫的右股上。

展千舫的肌肉本能的缩了一下。

“刚才你的步伐是怎么挪的！”展毅臣怒斥道：“你以为练剑垒什么，江湖杂耍卖花拳绣腿？”

展千舫垂下头，不敢应声。

展千帆神情不忍，欲言又止。

这时候，展毅臣的竹鞭也一视同仁找上展千帆，它落在展千帆握剑的手腕上。

“千舫由左侧举剑腾身时，你这只手在做什么？”展毅臣严厉的道：“平常你对你哥打招呼也没有那么客气，这会儿过招，你反而知道礼让了？”

展千帆咬牙不语。

这回轮到展千舫于心不忍，他立刻道：“爹，千帆是怕伤到我。”

“住口！”展毅臣怒道：“你的能耐千帆难道不清楚，如果他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么他白活了。”

展千帆压抑的道：“爹，我重新再练一遍就是了。”

“练？”展毅臣寒着脸，还：“不能用心，练百遍，练千遍，全都枉然！你们这两个不知长进的东西，今天不用再练剑了，千帆去把曲桥清理乾净，桥底下不许看见一点苔痕，千舫则去亭台顶拔草整瓦，如果弄不好，就准备吃生活。”

展千帆抿一抿嘴，生硬的道：“是的，爹！”

展千舫看见父亲浓眉顿扬，他赶忙道：“爹，我们这就去整理。”

展千舫说罢，拉住展千帆的手臂便朝假山而去。

行走闲，展千帆忧虑的望了乃兄一眼，展千舫悄悄的递给他一抹坚定的笑容。

当展千舫和展千帆在执行父亲指派的工作时，熊抱琴匆匆的跑进来，他一眼便看见这对兄弟狼狈的模样，神色变得有些怪怪的。

“有事吗？抱琴。”

熊抱琴收心神，恭声道：“是的，总瓢把子，扬州游府有客来访。”

展毅臣皱一皱眉：“扬州游府？”

熊抱琴递上名片。

展毅臣飞快浏览而过，他恍然道：“我知道了，我这就去见客，麻烦你和老太君提一下，有远亲见访。”

“遵谕！”

当展毅臣和熊抱琴离开之后，展千帆立刻纵身跃至亭台顶，展千舫也跃上去了！

“下去，哥。”

展千舫摇摇头，凝色道：“我明白你打的心思，千帆，我的事儿我自个儿会做，你不用上来帮我。”

展千帆沉下脸：“哥，你的嘴唇都发白了，还想逞强！”

展千舫眉头微戚：“千帆，你过虑了。”

展千帆怒道：“哥，你再罗嗦，我就踢你下去！”

展千舫叹口气，跳下亭顶，他的身躯稍为跌挫一下，展千帆跃下及时拦住他。

“你看你，哥。”展千帆大皱其眉，将兄长的手臂环在颈上：“我扶你进去。”

展千帆撑托住兄长的腰部，走入亭中坐下。

“哥，依我看，还是让爹知道！”

“不行！是我自个儿不留神扭到脚踝，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传到爹的耳中吗？”

“哥——。”

“千帆，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这种小事还要让爹来耽心，未免说不过去。”

展千帆噘起嘴：“哥，看来你不仅扭着了足筋，你更扭着一副牛脾气了。”

展千舫轻声道：“千帆，你也了解爹的性子，他凶归凶，我们一旦病着，伤着，他比谁都焦急。”

展千帆喟息一声：“哥，把脚伸过来，我帮你推一下。”

展千舫点一点头，抬起右脚，搁在乃弟的大腿上。

展千帆替兄长脱鞋撩裤，随即他倒抽一口气。

“老天，肿起来了。”

“难免的！”展千舫不以为意：“快推吧！”

展千帆将手捏住展千舫的脚踝。

展千舫的身体颤抽一下，额头上也冒出冷汗。

“忍一忍，哥。”

展千舫挤出笑容：“我没事儿，你推你的。”

展千帆一面堆拿，一面埋怨：“偏偏玉郎叔又不在家，否则——。”

“千帆！”

展千舫以轻责的语调阻止乃弟：“玉郎叔在展家多少年了，原该给他长假，让他们老夫老妻趁着还能走动的时候，尽兴的游历名山大泽，遍访各处名胜，你如果抱怨，便有失厚道了！”

展千帆的眼中不禁流露出一份憧憬：“哥，我发誓，我日后也要娶一个才华横溢的绝色女子，与她并辔天下，遨游人间。”

展千舫扬一扬眉，取笑道：“阁下好高的眼界，好大的雄心，你也不掂掂自格儿才几两重，够份量去祈得那么好的女孩儿当伴侣吗？”

展千帆傲然道：“为什么不能！既然爹能遇到像娘那样不凡的女子，我展千帆当然也能找到绝代佳人。青，你们心说，你有没有这份冀望？”

展千舫的眼底也勾起一波采芒。不过他的采芒，迅速的隐起来。

他忙推开展千帆的手。

“有足声传来，快把鞋子交给我。”

展千帆并没有把鞋子递给兄长。

他迳自为他穿上。

不一会儿

熊抱琴再次出现在亭里。

“大少、二少，总瓢把子请两位少主到后堂会客。”

展千舫点点头，拉着展千帆才刚起步，熊抱琴又出声招呼他们：“总瓢

把子还交代属下几句话，指示属下转告大少及二少。”

展千舫诧异道：“什么话？”

熊抱琴放柔了声音：“张大夫携张夫人云游未归，不过最近城南的『悦来客栈』，住进一位走方郎中，姓房，叫房至善。

据说他推拿活脉的手法极佳，所以上门问诊的人还真不少。总瓢把子已经嘱咐谷执事前去拜访那位郎中了，一旦谷执事确定那位郎中，着实俱备了真才实事，而不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坏人，麇双将直接延请他到总堂为大少看看。”

展千舫僵住了。

展千帆则睁大眼睛。

“小舫！”

熊抱琴关切的道：“你究竟伤着哪儿了？怎么没听你提起呢？”

展千舫苦笑道：“白费心机了，到底还是教爹识破了。我扭伤脚踝，没有什么大碍。”

展千帆如释重负。

“爹知道最好，省得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捏冷汗，唯恐你一伤再伤。”

“小舫，这种事儿你怎么能隐瞒呢？若是没弄好——。”

“抱琴。”展千舫温和一笑，道：“我明白伤势轻重，请问我爹是否还有其他的交代呢？”

熊抱琴不禁叹了一口气。

“有的，两位少主，总瓢把子说，你们不妨慢慢打点，慢慢过去。另外总瓢把子还指示属下务必叮咛二少，请你好好照顾大少，别再让他逞强了。”

展千舫顿然无语。

展千帆则哈哈大笑：“乐于从命！”

半个时辰之后。

展千舫和展千帆沐浴更衣，来到后堂会客。

刚走进堂里，展千帆便注意到一双汪汪似水的眼睛，他的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反感，那份感觉之强，连他自己都大为诧异。

“天哪！千舫！”展老太君还没为他们引见，便发出惊呼：“你的脚怎了？”

“

展千舫赧然觑视父亲：“不碍事，婆婆，扭到筋而已。”

晋若菡猛敲黎杖，责备展毅臣：“一定又是你，毅臣。你怎么老是不改一改那副臭脾气，就算你不心疼，做娘的会心疼，云玑地下也会心疼。”

展毅臣皱眉道：“娘，你这是打哪儿说起！”

“就是打这儿说起！”晋若菡气咻咻的道：“昨儿晚，千舫还好端端的，今儿早，你督促两个孩子练剑，就练出这个成果来。毅臣，除了你舍得把他们逼坏这伤之外，还会有谁舍得伤我的心肝宝贝儿！”

展毅臣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转向展千舫。

“千舫，你快说，脚上的伤是怎么弄来的？”

“我来说吧！”展千帆带着顽皮的笑容：

“昨儿下午，我和千舫——。”

他未称千舫大哥，惹得他爹叱道：“没规矩！叫哥哥。”

展千帆忍不住嘴一撇，继续道：“是的，爹，昨儿下午我和哥哥在江边帮麇双扎困木筏时，有一群孩子在趸船上玩耍，结果趸船上囤积的木头滚落

下来，哥看见了，连忙冲上去挡住木头。

他的速度太急，还没来得及运气，就被滑落的木头撞着足踝，幸亏哥的根基厚，所以骨头没断。”

晋若菡讶然道：“可是今儿早随你们爹练剑时，千舫不是还好好的？”

展千帆看了长兄一眼，没再搭腔了。

展毅臣吸一口气，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感伤。

“娘！”展毅臣望向母亲，轻轻的道：“这两个孩子毕竟是云玘生的，上回千帆的手臂割尺馀长的伤口，他不是也一样闷不哼声吗？”

晋若菡目光一黯，发出微微叹息。

然而展千帆却呆了一呆，嚅嗫的唤一声：“爹！”

展毅臣深视展千帆，他沉静的道：“千帆，玉郎叔没有告诉我，所以你也别错怪他。”

展千帆垂下了眼皮。

“你们两人过来和游表哥打招呼。”展毅臣叹对一旁正襟危坐，而且面貌姣好的青年，道：“建成，我没当你是外人，所以也没避讳这场家务事，你可别见怪了。”

“表姨丈千万不要这么说，您没见外，是建成的福气。”

“你客气了，建成，我来介绍两个不成材的儿子——老大千舫，老二千帆。”

游建成立刻起身，向他们打招呼：

“大表弟好，二表弟好。”

“游表哥好！”

“游表哥好！”

“大表弟，很遗憾你今日玉体违和，希望你早日康复。”

“谢谢你，游表哥。”

展毅臣等到他们叙礼完毕，对游建成道：“你一路奔波也累了，先到厢房休息吧！”

“承蒙表姨丈垂爱，建成感恩不尽。”

展毅臣和善一笑，示意一名仆人引领游建成离开。

展千帆望着游建成的背影，他的目光进闪精芒。

“建成是我姐姐的孩儿。”展老太君的声音引回展千帆的视线：“他原本继承了一间绸缎庄，可是在两个月前，因为邻居家失火，殃及布庄也跟着尽付一炬，甚至连他的媳妇同一个九岁的女儿，也都葬身火海了。

他现在孑然一身，却又不愿依附别房的亲戚吃闲饭，所以他就来投靠咱们展家船坞，谋求一份差事。”

展手帆皱一皱眉：“我看这个家伙目光不正，恐怕不宜举用！”

展毅臣不悦的道：“那么，儿子，你告诉我，正直的目光，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展千帆的俊容，立刻浮现出顽强之色。

晋若菡立刻打圆场道：“千帆，你今儿才见到建成，而他又连路奔波，满身风尘，难免神态有些疲倦，你先不要有成见，等到日后混熟了，或许你对他的看法会改变，如果这会儿就先入为主，那对建成也不公平，是不是？”

穆拾郎顿了一下，道：“二魁君词锋锐利，小的委实招架不住了！”

展千帆淡淡一笑：“还有其他的事么？”

穆拾郎点头：“是的，方小的登岸时，古月水古姑娘托小的带句话给二魁君，小的听不懂，可是古姑娘说二魁君一定会明白的！”

展千帆皱起双眉等下文。

穆拾郎道：“她说---风岛缝烟不卷廉，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

展千帆不禁莞尔一笑：“这妮子，好巧的心思！”

“话带到了，小的使命也了了，”穆拾郎欠身道：“二魁君，小的告退！”

展千帆颌首示意他们三人离去，然后转身盯武景，他的目光怪异，似笑非笑，瞧得景浑身不自在。

展千帆漫声吟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小景，你教得好一篇风月文章，却还在这儿发楞装呆？”

武只郝然道：“二爷，时地非宜……我……。”

展千帆摇摇手指：“宁教雄心化度烟，莫将薄幸对红颜，我是个浪子，浪子可以得罪朋友，却不能辜负佳人，你别扭捏磨蹭，既折了男儿豪气，又损了裙钗清容！”

武炭咬一咬唇，终于厚起脸皮，称罪而去。

楼慧娘揪视武景的背影，走向展千帆。

“睁眼说瞎话，不怕风大闪了舌？”

“唉？怎么说话伤人哩！”

“不服气，”楼慧娘白了展千帆一眼：“你这只狂蜂浪蝶，花间里处处留情，也不知撩拨了多少闺幢情愁，造作了多少相思孽债！我的二魁君，你甬吹嘴，嫂子我可没冤枉你，你自格儿的风流韵事，你自个儿清楚！”

展千帆重重叹一口气：“数落我，你开心？”

楼慧娘笑道：“开心极了！”

展千帆翻一翻星眸，嗽一嗽嘴，那模样儿活脱脱像个小男孩。

文世全和梦禅决这时也并肩接近。

展千帆趁机转移话题，迎向他们。

“全叔，您受惊了！”

文世全摇头笑道：“打从三年前看你父子三人，在江南道大展雄风，杀得“江南九蛇”落荒而逃之后，直到今儿总算又重开眼界，再次目睹你展家的武学，回味到二少昔日的英姿风采！”

展千帆退后一步，乾涩一笑：“全叔，小侄汗颜了！”

“文老板，”梦禅决抚剑道：“你提到“江南九蛇”，岂不是当年燕大人辞官致仕，携女归乡时，在小孤山附近遇伏，险遭不测的那件事？”

“没错，就是那桩武林美谈！”

“文老板并不是江湖人，怎么会扯上江湖事？”

“说来也是机缘凑巧，”文世全移睛展千帆：“我记得那天是三月初十，你母亲的四年忌日！”

展千帆下颌微紧，点头不语。

“那天我和犬子裕声到小孤山探视家父，正好毅臣也带两个孩子去祭扫

云玠的墓，所以才有幸躬逢其事，看他父子仗剑扬威，并且在日后成为千舫和盼归的大媒人！”

“那是文老板眼福不浅，洪福齐天！”

文世全笑道：“大概是文某人命好，所以撞上了这等奇缘吧？”

说笑之后，梦禅决转向展千帆：“想来也挺纳闷的，燕大人就任礼部，官拜侍郎，怎么会和江湖黑道有恩怨牵连？”

展千帆道：“我只知道那场过节是燕老在刑部任主事时所种下的，至于详情连我嫂嫂都不明白，更遑论哥和我了！”

“千帆。”楼慧娘忽然皱眉道：“我听说当年那场搏斗之后，九蛇去上，只留下老五孙通及老九曾泳禄？”

“嗯！”展千帆诺然道：“他们二人负伤而遁，从此消声匿迹。

绝迹江湖！”

楼慧娘抬目盯展千帆，神色怪异的道：“我从漠阳回来的途中，遇到谷执堂和信儿！”

展千帆星眸副募睁，惊喜之色溢于言表：“庆双和信儿？他们在一块儿？”

楼慧娘没有丝毫的笑容。“他们正在追踪游建成，希望赶在汉阳之前截杀那个畜牲！”

展千帆的脸色忽然发白。

“与游建成同行的人，还有两名江湖人，那时候我听谷执堂描述，却想不起是何方神圣，经文老板一提，我才省悟，那两人正是[江南九蛇]硕果仅存的那两条长虫！”

展千帆双手握拳，猛挫钢牙。

“先别急。”梦禅决抓住展千帆：“王府戒备森严，寻常人混不进去，再说谷执堂也赶去了，他应该会把事情摆平的，倒是游建成怎么会知道盼归被你安顿在漠阳！”

“天下无难事，怕有心人。”展千帆俊容阴戾：“家难出亡，我留给掬欢姑娘错误的行程，扭乱了金龙帮及游建成搜索的方向，可是当我们撤出野枫林之后，韦俊扬曾经找上野枫林，可见得他们当中，还是有高明人才，即使一时扑了空，以铭恩木材行的名头当当，要寻出蛛丝马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

梦禅决思忖一下，问道：“你能丢开手边的事么？”

展千帆抬头望一下天色：“幸亏抱琴回来了，只是不知道弄碟连络魏府的事，办得如何了。”

“魏府？”

梦禅决脸色微变：“哪家魏府？”

“当然是保国公魏显宗府！”

展千帆双眼眯起：“杨勋维拜别师门之后，能够顺利的冒名谋官，而且还有办法透过官方的力量，狱死连老英雄，这背后必然有一股非常的势力，而魏府既然有江湖人出入，卢照川又是魏家侄女婿，我想这其中的关系已经很明显了。”

梦禅决深吸一口气，目光复杂。

楼慧娘来到梦禅决的身旁，挽住丈夫的手臂，轻声道：“这件事还是先请示两位老人家吧。”

梦禅决对妻子温和地笑一笑，转望展千帆，展千帆眸光如炬，正搜视他。

这时候，熊抱琴过来通知展千帆一切就绪，于是展千帆先人送文世全回去，然后邀约梦氏夫妇一块儿回转展家船坞。

“丹柔丫头一向爱凑热开，”展千帆一面上马，一面询问楼慧娘：“这回怎么没随你来？”

展千帆扯一扯马，没听到回答，略带诧异的望向楼慧娘。

楼慧娘目视江上，神情有些郁闷，梦禅决策马驱近妻子身旁，伸手握住楼慧娘的手腕。

[怎么了？慧娘，丹柔又调皮了？”

楼慧娘苦笑一声：“但愿她只是调皮？”

楼慧娘做一个深呼吸，注视丈夫：“丹柔又随谷执堂他们赶往汉阳了。”

梦禅决笑道：“那丫头是一匹无姜野马，一刻也静不下来，你是不是担心她会惹事出纰漏？”

楼慧娘摇摇头，语重心长的道：“我担心的是相思难，倩丝乱，雨打梨花千秋寒！”

两个男人登时都愣忡在当场，直到马嘶萧萧，才惊醒了他们。

“那人是谁？”梦禅决声调微沉。

楼慧娘瞟了展千帆一眼，顿了一顿，轻轻的吐出两个字：“贝琳！”

展千帆眨一眨眼睛，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意会出楼慧娘的话，于是他面容一整，道：“我无意冒犯你，慧娘，可是我也相信见琳，他轻狂其外，刚直其中，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你们夫妇的事！”

楼慧娘和善一笑：“我并没有责怪见琳的意思，不过，身为母亲，我了解我的女儿，丹柔她自幼就崇拜她的小叔叔，而且那份崇拜与日俱增，当她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崇拜的情怀更化为倾慕和眷恋了。”

## 第二十二章

连丝藕穿着一袭淡而柔的绿绒罗裙，伫立在天角扑拙的小亭中。

此刻，春阳亮丽，穿透过枝芽柯叶，凌散成一片缤纷光华；连丝藕置身在流光云影里，望站在她对面的老者。

那老者年逾五旬，满脸刻划了岁月的风霜，然而从他雄伟高壮的体魄中，不难窥探出粗旷而彪悍的馀痕。

老者此际也正端详连丝藕，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虎目，满含了赞许也传递出敬重。

“在下谢观宝，是丹江水寨杨寨主的把兄弟。”

“原来是谢前辈侠驾当前，晚辈连丝藕这厢见礼！”

“不用多礼，连姑娘，在下是个粗人，来不惯那一套！”

“前辈飞笺相召，但不知有何见教？”

“单刀直入，果然爽快！”谢观安面露激赏之色：“在下这儿有“留春住”的解药，想和姑娘交换一个条件。”

连丝藕翦瞳晶莹：“前辈请讲。”

“在下愿以“留春住”的解药为聘，请求你嫁给舍侄……扬勋维。”

连丝藕双眸倏睁：“前辈在说笑吧！”

“谢某句句由衷。”谢观宝神态庄严：“勋维虽然在名份上是我的侄儿，但是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是我在照顾他，督管他，所以算起来那个孩子也是我

一手拉拔长大的，我视他如己出，不会拿他的婚姻开玩笑。”

连丝藕微微频额，她先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冷静地提醒谢观宝：“前辈应该知道，连杨两家有父仇未了。”

谢观宝须眉盘扎，他双臂交错胸前，目光落在亭前斜互的枝枝上。

“就是这笔仇恨，逼苦了勋维。”

连丝藕紧揪下唇，她的眼底深处逐渐凝聚出一片冷漠。

谢观宝移转视线在连丝藕的脸上，他可以感觉到一股萧寒从连丝藕的眼内迸出，几乎掩盖自云隙射出的一丝暖意。

“连姑娘，在下是个直肠子，一向有什么说什么，我看得出来，勋维这孩子积压满腔的情愫，可惜他不能倾吐，也无从发泄。”

连丝藕冷淡地别过头，她紧闭薄唇不开口谢观宝逼上一句：“如果勋维的痛苦能够靠咬牙熬过去，那么在下也不致于老脸皮厚地来打扰姑娘了。”

连丝藕神色微动，她转头望向谢观宝，眼里的冰霜开始溶解。

谢观宝又道：“为了了断杨连两家的恩怨，你和勋维势必兵戎相见，然而勋维却对你一往情深，对他而言，不能争取你是他最大的遗憾，解脱在你的剑下则是他最大的悲哀。”

连丝藕背脊陡僵，层上的血色迅速地消失。

谢观宝沉重的道：“连姑娘，在下护侄心切，说什么也不愿见勋维伤害他自己，然而我知道目前唯有姑娘，才能影响勋维打消颓意。”

连丝藕抬起头，漫视叶间的阳光，谢观宝又道：“连姑娘，你们兄妹和展二魁君的交情不凡，你若想救展二魁君，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连丝藕静默少许之后，她收回目光看谢观宝，道：“前辈是否认识二魁君？”

谢观宝摇摇头：“我久闲大名劫缘怪一面。”

“那么也难怪前辈有所不知了。”连丝藕发出一声叹息：“二魁君傲骨峥嵘，他绝不会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而得取的解药。”

谢观宝立刻说道：“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秘而不宣。”

“可惜纸是包不住火的。”展千帆的坚音划过林梢而来。

连丝藕与谢观宝不约而同的望向亭外，在扶疏青郁的林间，展千帆和陆翎青正并肩走来。

展千帆踏上小亭，迳自站在连丝藕的前面，他的神色显得十分愉快。

“丝藕，我很高兴你拒绝了这件事。”

“我没有拒绝。”连丝藕咬牙道：“我只是犹豫。”

“你也无须犹豫。”韦俊扬的坚音由另外一端传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韦俊扬快步接近小亭，他的身后则跟随庄敏思。

谢观宝神情刚猛，直盯韦俊扬。

韦俊扬挺立在谢观宝的面前，他逼视谢观宝，神态威峻：“包叔，请将解药交给我！”

谢观宝双眉攸扬。

韦俊扬脸容一沉，他没等谢观宝开口，已经疾言厉色的喝道：“宝叔，你尽管逼我做强盗，但是不要让我当无赖，给我保留一点尊严和骨气。”

“说得好听！”谢观宝满脸涨红，老羞成怒的反斥：“我叫你回去重整水寨，你怎么不肯听话？”

韦俊扬嘴角微微抽搐，他浊哑的道：“贼子的骂名不好听，宝叔，由我

身受也就够了。”

谢观宝不以为然的哼了一声。

韦俊扬道：“好了，宝叔。”韦俊扬一整神容，断然说道：“不用再提重整水寨之议，那个话题，每一次谈，每一次争执，已经让我厌烦透顶了，我赶来找你，是为了向你索取解药，并不是来跟你吵架。”

“若是我不肯交出解药。”谢观宝顽强的道：“你又能奈我何！”

“宝叔。”韦俊扬目光冷缩，他一个字一个字缓缓的说：“假若你真要坚持，我的确拿你没办法，不过，我却可以亲手杀了扬家仅存的一条根。”

谢观宝全身暴震：“你说什么？”

韦俊扬抬目望若亭外。

“庄外，我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贼子；庄内，我是数典忘祖的逆子。宝叔，这样的一条命，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珍惜。”

谢观宝的脸因为痛楚而曲扭，他猛挫钢牙，大步走到栏边，用力喘了几口气，然后他探手入壤，取出一只瓷瓶，放在掌心又握了一下，才转身抛向韦俊扬。

“拿去吧！”谢观宝粗犷的脸上出现父性般的温和：“你的事我不再插手了。”

韦俊扬接过瓷瓶，他看看谢额赞，放低了坚音：“谢谢你，赞叔。”

谢观宝挥一挥手，语重心长的道：“懂得珍惜自己，才是谢我。”

韦俊扬的嘴唇不可察兑地牵动一下，他点一点头，转身走向展千帆，将瓷瓶塞入展千帆的手里，道：“明日决战维艰。”接着，强而有力的手握住了展千帆的手腕，抵挡展千帆推拒的力量：“先将毒解了。”

展千帆凝视韦俊扬，眼底激漩异采奇芒，他的手倒挽韦俊扬的手腕，引领他来到连丝藕和陆翎青的前面，道：“我不能在你们的恩怨夹缝里苟且偷安，诈狂装痴，丝藕，翎青，勋维，请看我薄面，趁此刻三头六面，大多儿把一切仇隙摊开搁平。”

陆翎青看了连丝藕一眼，连丝藕则低垂眼帘，神情深不可测，陆翎青下巴微紧，他的视线掠过展千帆，停在韦俊扬的脸上。

“此刻没有外人，我可以坦白告诉三位，”韦俊扬没让陆翎青开口诘问，他已经泰然说道：“那椿窃宝栽藏之案是我一手策划，而金叔权也参与其中，甚就连金义身上的追星剑痕都是金叔权安置上去的。”

连丝藕猛地变色，她念怒道：“金叔权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他的理由很简单。”韦俊扬从容不迫的接道：“我用邵王爷的符令挤他，他为了身家性命以及四品前程，不敢违抗我的交代。”

“邵王爷乃是当朝亲贾。”陆翎青目道：“他怎么会卷入这场江湖过节之中。”

韦俊扬注意陆翎青：“丹江水寨每年孝敬邵王府的馈仪不在话下，令师剿灭水寨，也等于断了邵王府的一条财路，邵王爷当然对令师及罗山浦恨之入骨。”

连丝藕粉脸白煞，熊熊怒火在眼中燃烧。

韦俊扬转望连丝藕，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干涩的道：“丹江寨亡，生者流离，如果连前辈不死，在下无法浇熄水寨残存者的怒意，他们一个个挺身索仇，宛若飞蛾扑火，奋不顾身，已经有太多的生命丧失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之中，而杨某托身都事，职在削寇，复仇对我而言，不啻是个天大的讽刺，

可是我脑筋在弦上，不得不发。”

连丝藕锵然抽出长剑，将剑尖揪在韦俊扬的颈间。

庄敏思和谢观宝一见这情况，登时脸色大变，他们疾步冲上来，却被韦俊扬伸手拦住，而韦俊扬的视线一直停驻在连丝藕的脸上，未曾稍移……即使在愤怒之中，连丝藕的端丽，仍教人心动难抑。“杨勋维。”连丝藕寒澈如冰的声音，伴剑上的冷意，一起窜入韦俊扬的心坎：“如果你是面对面用剑杀了先父，我不会怪你寻仇，可是你却不该玩奸使诈，诡计嫁祸，致使两位老人家含冤莫白，饮恨钧台，我若是等闲饶过了你，如何让泉下两者瞑目！”

韦俊扬用平静和了解掩盖住惆怅之倩。“依姑娘之见……”

连丝藕目光缩聚成一个坚硬的点，道：“我要用你的血，洗去两家的仇！”

连丝藕语音甫落；她那只握剑的手，沉稳地向前推进，剑尖没入韦俊扬颈间的肌肉里，血从剑与肉的交缝处渗出，凝成醒目的红痕。

韦俊扬身体没有动，眼睛也没有眨，仿佛那支剑并不是刺在他的身上。

连丝藕抽回长剑，剧转娇躯，她背对韦俊扬，那抹绷直的背影，掩不住她仓促的呼吸。

陆翎青定到连丝藕的身侧，伸手轻搭在她的肩上。

连丝藕闭起双眸，帘上的长睫在风里颤动，就如同她那双苍白的唇，宛似两把利刃切过他的心扉而引出一阵剧痛。”

陆翎青目光扫向韦俊扬，他捕捉到那个汉子来不及掩饰的苍茫神色，两个男人的眼底都勾唤出互知的讯息，也就是那份知，移开了他们心间的墙。陆翎青轻轻的说道：“既然你不惜做家门的逆子，陆某何妨当一次师门的孽徒，杨勋维，你我之间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吧！”

扬勋维神情激动，他猛吸一口气，感激道：“能够得到陆兄的这句话，杨某虽死无憾，陆兄，请容扬某致谢。”

陆翎青指向展千帆：“我说过，要谢就去谢他，我不敢当。”

扬勋维目光忽闪，他说道：“展兄疼我疼到骨子里了，那个“谢”字我说不出来。”

展千帆立刻警觉出他还握着扬勋维的手，他讪讪然的放开他：“对不起，我一时忘形，希望没伤你！”

扬勋维摸一摸被展千帆握过的手腕：“你的手心淌了许多冷汗。”

展千帆眼底的采华忽地内敛，他转过身子避开杨勋维和陆翎青的搜视，却迎上了连丝藕深邃的眸子此刻的连丝藕已经恢复平静，然而展千帆却注意到她握剑的指节依旧泛白。

展千帆跨步上前接过那柄剑，他触摸到连丝藕冰冷的指尖，一种熟悉的悸动，立刻令他亡一顿展千帆做一个深呼吸，他取出汗巾拭掉剑上的血，然后将长剑归鞘，交还给连丝藕。

连丝藕接回长剑，也拿走了汗巾。

“明日决战之后。”连丝藕柔声道；“我将回去祭扫爹娘的墓圉，这条汗巾我带走罗。”

展千帆点一下头，他的隐痛再一次被撩起。

这时候陆翎青走过来拍一拍展千帆的肩膀，道：“其他的话留待你家再谈吧，别让船坞的弟兄牵挂太久！”

庄敏思闻言，迫不及待地表示她有事缠身，必须先行告辞，因为展千

帆被她的“留春住”所伤，如今解药已由展千帆得手，他当然要立刻离去——然而，展千帆发现在庄敏思的眼底捕捉到一丝一闪而逝的怜悯之色，他猜测是上一代的情怨踉跄了庄敏思的脚步，于是他干脆用话挤一挤庄敏思道：“展某接了天鹰盟主竺传杏所下的战书，明日之战，凶吉难料，如果姑娘今天不肯赐给展某一个薄面，让展某作东设席，当面向姑娘致谢，展某恐怕明天黄泉路上走得不安！”

庄敏思身躯攸震，展千帆的话扰得她方寸大乱了。

“二魁君，您决战在即，怎么能说丧气话，长了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

展千帆冷静的道：“一颗铜板抛出去总有正面和反面，庄姑娘，韩公说得好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请你务必接受展某恳邀，莅趾蓬门，添辉寒舍！”

庄敏思咬下唇，犹待婉拒，杨勋维却开口说话了：“好了，敏思，不用再回绝了，天大的事也有我来扛，横竖我和二魁君须要谈一谈明天决战时，官面上布署的细节，暂时还不会回府，既然二魁君盛情宠邀，你和宝叔就一块儿来吧！”

庄敏思苍白脸：“勋维，我……”

扬勋维笑笑道：“你和宝叔是送解药来的，现在药送达了，难道还有别的事儿？”

“太……太冒昧了！”

“敏思，我在二魁君面前说话可是遮拦的，你别当我没发觉，你一向关心展家船坞，尤其是震威堂，每回儿你一听到他们的事，你的眼睛就充出光采，你别告诉我那是因为老奶奶的关系，老奶奶对展家有恨意，而你眼底隐藏的，却是情意！”

庄敏思变声急叱：“你乱讲！”

“好！好！好！我乱讲！”扬勋维耸一耸肩：“那么大伙儿一齐上展家去把明儿该打理清楚的事情敲定吧！”

他们一行六人回到展家大宅，展千帆迳自引领他们进入展家大厅。

没有多久，使女奉茶而退，谷麇双和熊抱琴也双双闻讯出现。

展千帆正打算为他们二人引见谢观宝和庄敏思时，却见谷麇双如遭电击一般，整个人震慑当场，脸上的血色尽失。

“麇双，”展千帆关切的道：“你没事吧？”

谷麇双盯俯首垂睫的庄敏思，他嘶哑地吐出两个字：“添愁！”

“添愁！”展千帆俊容陡变，失声道：“你说什么？她就是你寻觅十二年的史添愁姑娘？”

庄敏思猛抬螭首，霍然惊视谷麇双：“你找我？”

“是的，我找你！”谷麇双用刀吸一口气，他大步迈向庄敏思，削瘦的身躯几乎贴近她。

由于谷麇双高出庄敏思一个头，这使庄敏思必须仰起头望他。

“我当然找你！”谷麇双的声音有压抑不住的激动：“我要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而别！”

庄敏思闭起眼睛，双唇微微地抽搐。

谷麇双看庄敏思的两排长睫在阳光下闪耀颤动，时光在他的脑海里倒流，他依稀又见到昔日的情影笑靥。

“当年我在太湖遇伏，重伤垂危，幸亏有你援手相救，我才能够拾回这条贱命。”

庄敏思摇摇头，她的云髻划过谷麇双的下颌，也刺痛了他的心，那一双渴望已久的眸芒，吐露出喜极的意味：“你把我扶到一间荒废的草棚中，替我疗伤，为我煎药，我还记得你的手好轻，一遍又一遍地熨贴在我的伤口上，你的声音很柔，总是在我耳旁打气。”

庄敏思张开眼睛，她和谷麇双的视线交缠在一起。

谷麇双掩不住心头狂欢的又道：“我还记得那一个大雨滂沱，雷电交加的夜晚，你站在火堆前颤抖，我上去抱住你发现你在流泪，你强打笑容对我说——你的前辈子大概是被雷砸死的，所以你这辈子怕雷怕得要命。当时我紧紧地将你拥在怀里，不断的对你安慰，我也在心中叨念，告诉自己——我要娶你，我一定要娶你！”

庄敏思发出一记呻吟，她想退后，可是谷麇双一把箍住她的肩膀，他的手劲很重，弄痛了庄敏思。

“这一回我不会让你逃走了，添愁，我要把事情弄清楚，我究竟是那儿做错了，还是我哪儿说错了，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地离开我？”

庄敏思咬紧牙关，不住地摇头。

“添愁，我绝不相信你会忘怀我们在太湖泊舟的情景，我绝不相信你能忘却枫桥夜泊，你我并肩共聆寒山寺传来的悠扬钟声。我还记得我们曾在狮子林中寻幽登阁，我们曾在沧浪亭中叹赏高林翠阜；记不记得，鹫岩山上你我共寻馆娃宫的遗址，穹隆山里疯狂的访仙觅真。添愁，这十二年来，你的离去令我伤痛，我无时无刻不在自责，我一次又一次追想当年的点点滴滴，老天，你真残忍，就算我有千错万错，你也应该让我明白，给我忏悔的机会呀！”

庄敏思全身簌簌发抖，她双臂互抱，情泪滑落。

“何苦！何苦！”庄敏思悲泣道：“麇双，你何苦折磨自己，我不值得你这么。”

“何苦？”谷麇双痛苦的叫了一声：“我的添愁，难道你认为我在西施洞前所许的诺言只是一句戏言？”

庄敏思用力的摇头，直如带雨的梨花。

熊抱琴走到谷麇双身侧，他轻声的说道：“史姑娘，熊某无礼的插一句话，当年熊某受命上苏州支援麇双时，麇双曾经央请我去替他打造一对龙凤玉镯，说是订亲用的，而这对玉镯目前还收藏在麇双最珍视的木柜之中，保存得很好。”

庄敏思抬目看谷麇双，泪痕早已凌乱了她的娇容，她半嘶哑地道：“麇双，我抱歉，我真的抱歉，我不该亏负你这片深情，可是我有苦衷，我不能不走。”

谷麇双温柔地拭去庄敏思脸颊的湿泪，关怀的道：“有什么苦衷不能和我分担？”

他又艰涩的用力搂庄敏思，道：“我说过，我愿意与你共同面对困难，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

庄敏思再次闭上眼睛，她的身体绷紧如石。

便在这时候，展千帆走向他们，他的目光来回扫过庄敏思和谷麇双，喉结不住的上下滑动。

在一阵静默之后，展千帆开声道：“麇双，这儿不是谈话之所，你不妨带庄姑娘到后堂歇会儿。”

“庄姑娘？”谷麇双声调突地提高。

展千帆注视谷麇双，用力地点一下头。

谷麇双觉得腹部仿佛遭到一记重击，几乎让他直不起腰来，他沉窒半晌，目光迅速地闪变，最后他颓然仰起头，浩叹道：“我懂了！”

展千帆心如刀割，他愧咎地道：“我很抱歉，麇双，展家误你十二年！”

谷麇双摇摇头，他低抑道：“与你无关，小帆，这是我的私事。”

展千帆双眉刚扬，谷麇双已经挥手阻止他，接道：“二魁君，请恕属下无状，先行告退！”

展千帆的嘴撇成弧形，不过他还是摆一摆手势，让他们离开。

过了一段时间，朱见琳首先打破岑寂。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或许咱们喝得到这杯意外的喜酒！”

展千帆的眉宇依旧未展，他招手唤来熊抱琴，微微顿了一下，然后说道：“这是我私人相托，抱琴，我希望能够促成这殷姻缘，日后，桐柏山庄所提出的任何条件，只要咱们扛得下来，就把它扛下来。”

熊抱琴的心猛地一缩，他不笨，听得出展千帆的弦外之音，那是对未来的茫然。

熊抱琴咬着牙应诺一声。

展千帆道：“我准备在凌松居谈事，除了梦当家之外，其他的访客一概代我谢绝。”

“遵谕！”

“另外请玉郎叔带些伤药来我处。”

“是的，二魁君！”

展千帆点一点头，邀请众人到二进院的凌松居。

那是一间古拙清雅的精舍，除了一张茶几，几片田蒲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倒是精舍的正面墙上，挂一幅巨大的仕女图，画上的仕女明眸盈盈，眉淡唇嫩，带着祥和的美以及一份动心的姿态陆翎青走上前观赏时，发现画上的具名居然是展千舫及展千帆。

“到底是江州才子。”陆翎青慨然赞道：“这幅仕女图落笔细腻，布局壮阔，真是英雄骨中儿女情，画得真好！”

朱见琳闻言笑道：“翎青，如果你是称赞舫大哥，那我没说的，你若是指千帆，那么我就要呕血罗。”

陆翎青讶然道：“怎地？这画不是千帆和舫大哥合力完成的？”

“别的我不知道，这幅画我倒很清楚。”朱见琳膘向展千帆，看他神情平静，遂又说道：“这幅画里，除了‘展千帆’那三个字之外，唯一是他画的部份，就是那对眼睛里的两个小黑点儿。”

陆翎青，扬勋维和谢观宝都好奇地凑近去看，果然在眼里看见较深的两个黑点儿。

“千帆这家伙是普天下郎君顿袖，盖世浪子班头，说到琴棋书诗酒花，他个个滚熟，独独那个‘画’艺实在教人不敢恭维。”

朱见琳挑了一个团蒲，迳自坐下来。

“记得有一回，我央请千帆一幅仕女图，结果图成之后，那幅画居然变成了‘沐猴而冠’，而且还是一头看了会让人倒尽胃口的母猴子。”

陆翎青和杨勋维忍不住笑了，谢观宝更是哈哈大笑，而连丝藕的娇容上也浮现出莞尔之色。

经过朱见琳这一打诨，也冲淡了他们起初进屋时的沉肃气氛。

展千帆了解朱见琳的用心，他顺应朱见琳点出的话题，微微一笑道：“先母的丹青画艺，只传给了家兄，我则欠缺那份天赋，为了这点，先母在世时，也常常引以为憾，笑我朽木不才。”

展千帆一面说，一面招呼大多儿随意择蒲而坐。

一旁的杨勋维则迫不及待的催促展千帆快去解毒。

一听到“解毒”二字，朱见琳立刻抚掌笑道：“我瞧你们一块儿回来，就知道准是个好兆头，果然不出所料。”

展千帆笑了一笑，他不便拂逆众情，便向大家告了一望罪，离开了精舍。

俟展千帆足音远去，陆翎青则问朱见琳：“魏府那儿怎么说？”

朱见琳点一下头，他反问道：“你们那儿办得如何？”

陆翎青眨一眨眼睛。

朱见琳手掌拍一下桌案，道：“很好，趁明日之会，让紫府和天鹰盟将四十多年的恩怨做一个了结，省得江湖上风波不断。”

大伙闻言，均重重的点着头江湖风震动，消息永远快如风，此刻的九江镇外便是这样九江镇外的长江岸，数以千计的人潮正围聚在木椿及红丝带所圈绕而出的广场四周，争睹这一场风云际会，而九江府台钱宸奠也派追遣黎同德带领一队的巡捕，守在广场四处，防范事态漫延。

另外在江面水道上，还有一些官方的快艇来回巡梭，一付严以待阵的紧张气氛。

他们只要遇到陌生的船只有逗留之意，立刻上前盘问，并且强迫那些船只驶离或者靠岸，而江岸上的生面孔，则被黎同德盘根问底，簇聚在固定的地方。

在广场左首的主人席棚里，一名六旬老妪目睹这般的情势，她的脸越绷越紧，然而在广场中央已经对峙展千帆和方浩威，她知道拦事的契机已过，现在是这两个年轻人摊牌的时候了。

只见展千帆凝视方浩威，他的神情深不可测。

“久别了，浩威兄；幸会了，竺盟主。”

方浩威的眼中，有醋意，有恨火，还有一丝妒情。

“我没有想到堂堂展家船坞的二少东，居然就是我追查多年的二凶馀孽，展千帆，你的确不简单。”

展千帆的嘴角擒一抹嘲弄笑意，道：“竺大盟主，光棍眼儿里揉不进沙子，且不要将四十多年前的情仇，与展竺两家的恩怨合为一谈，淆混了人间的视听。”

方浩威目光凌厉：“很好，展二魁君，你显然在竺某的身上，下过一番工夫去探源，这样一来，咱们可以省下许多累赘的废话。”

展千帆侧身面对浩浩大江，但见白浪层层翻卷，拍岸击石，尺高的水花，喧耳的潮啸往复不绝，奔腾疾，而展千帆英姿颀长，挺立江岸，宛如临风的玉树，翩翩浊世，奇傲不群。

这时候在江心之东，缓缓驶来一艘画舫，虽然船上帏深垂，但是展千帆依旧识出那艘画舟正是“吟香小伶”。睹物缅怀，展于帆的心一阵抽痛，

目光也变得复杂而黯然了，不知竺掬欢可还在上面否展千帆跟扫移线，他暗中朝场外的蓝弄碟比一下手式，蓝弄碟立刻点一点头，转身去找黎同德，招呼他不要留难画舟。

展千帆再次望向方浩威时，他发现方浩威也正盯“吟香小伶”，神色十分阴沉。

“十六年前。”展千帆发声引回方浩威的注意：“一位来自湘潭的竺牲药材商极力向春生药铺的文老板兜售一批自产自销的药材，当时先父适巧由四川押运一船的蜀锦而归，得知湘潭正在盛行吊脚砂，那是瘟疫有毒，所以先父立刻劝阻文老板不要购进那批药材，没有多久，那位竺牲药商病卒旅栈，遗下一子一女，伶仃于客寓，孤苦无助，十分可怜。这时候有一位隐姓埋名的贵妇人，出资火葬了那位竺牲药商，由于那位药商的儿子坚持扶丧回乡，所以贵妇人遂指示一名家丁护送那两名小孩回去，没想到他们离开之后，音讯全无，宛如石沉大海，贵妇人曾经派人查访他们的下落，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方浩威沙哑的道：“我们在滂刀河边遭到剪径水贼洗劫盘缠，那位大叔为了救我兄妹，被水贼杀死于岸边，幸亏我义母及时赶到，我兄妹二人才得幸免于难。”

展千帆身颀忽地绷硬，神情怆然，他沉默少许之后，压抑地问道：“那位大叔的确骨收殓在何处？”

“我的家乡——湘潭。”方浩威叟目忽凝：“你知道那位大叔是谁？”

展千帆移目望向江天，他的声音淹没在浪涛之中。

“他姓华，叫华攸文，小时候曾经将我抱在膝上，教我玩竹蜻蜓，偏竹蚱蜢，也曾拉链我放纸鸢。”

方浩威身躯突震，脸色剧转苍白。“那位夫人……”

展千帆瞟向方浩威，他轻声道：“先慈。”

方浩退走一步，他的双眼闭上，全身颤栗。

展千帆转头看逐渐靠岸的“吟香小伶”，不由得沉痛的又道：“到底是血亲手足，你怎么忍心让她流落风尘？”

方浩威用力吸一口气，语调复转冷硬：“展千帆，你何尝明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当时，一个十四岁大的我，在那种血腥环境里，要保护十岁不到的妹妹，让她远离江湖杀伐，让她抽身于帮盟恩怨之外，还要满足她的书琴癖好，我除了送她到书寓习艺之外，你以为我还能够有其他的选择么？”

展千帆的眉头微微蹙起。方浩威的目光凝结成冰住，又道：“展千帆！你知不知道，就为了当年展毅臣的一句话，害得先父急怒攻心，一病不起，也使得我兄妹二人沦落江湖，受尽委屈，这些年来我积压满腔恨火，极思复仇，就是要向展家讨回这笔公道。”

展千帆的神情恢复沉静，道：“于是你趁打入紫府卧底的玑会，不断地掀风作浪，鼓动紫府和天鹰盟两边的力量，合齿我展家船坞。”

方浩威转眼望向“吟香小伶”，道：“如果不是小欢临阵纵敌，我的复仇之举，几乎大功告成了。”

方浩威语声一顿，他转视展千帆：“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能从你的身上挖比二魔踪迹，虽然是始料不及，倒也是一大斩获，展千帆，你我之间的恩怨，权且按下休提，昔日神鹰门之盟友，一个一个惨遭诛戮的疑案，必须先做个了断。”

“只可惜这件事情，你问错了人。”

一缕劲的声音，横越长空，直奔江野。

只见伸出的一条甬道上，出现一位雍容华贵的宫装老姬，她在朱见琳的陪同之下，缓步走向广场。

展千帆双眉高挑，直视朱见琳。朱见琳则神色依旧，佯装不解。

在主人席棚里的六旬老姬也闪身而出，方浩威见状，赶忙迎上前去。

“羲母。”

展千帆暗地吸一口气，虽然岁月的痕迹早已经镂刻在殷蕊嫣的脸上，然而他还是感觉得到昔日逼人的艳光依旧残照。

“朱祁蓉！”殷蕊嫣眸光如刃：“你龟缩了四十多年，今天到底伸出头了。”

宫装老妇淡漠的道：“四十年前，你哭闹上吊，赚人同情，在鄱阳湖畔逼杀了两位义薄云天的汉子；四十年后，你不但故技重施，而且变本加厉，在朗朗青天之下含血喷人，诬害良善。如果我再沉默下去，唯恐四十年前的悲再度重现。”

“郡主！”忽听一声仓促的疾喝破空响起，在人群里急射出三道青影，冲向广场。

那三人正是梦机玄，梦机菩以及梦禅决他们父子三人。

“擎天九式！”人潮中传出惊呼：“天哪，是恨天翁及绝地叟。”

展千帆快步迎向他们，梦机菩伸手拦住他，以目瞬意，要他保持沉默。

一旁的梦机玄则走向朱祁蓉，躬身见礼。

“你答应过老朽，不再莽撞，为什么又冒然行事。”

朱祁蓉和煦一笑：“玄伯伯，四十三年岁月很长，可以改变许多事情。”

朱祁蓉一边说一边走到梦禅决的面前，她端详他好一段时间之后，露出会心的笑意。

“你是佩如的儿子？”

“是的，太夫人。”

朱祁蓉望向梦机玄：“他是你的儿子，还是菩伯伯的儿子？”

梦机玄神情微暗，他低声道：“不知道。”

朱祁蓉呆了一呆，她难以致信的道：“当年你们同时爱上佩如，难道我哥用佩如……。”

“不是！”梦机玄和梦机菩断然疾喝，他们彼此相望之后，由梦机玄朗口道：

“当年惜别宴上，邵王爷在我和机菩的酒中下了药，让我们在迷迷糊糊之中，共同拥有了佩如。虽然邵王爷是出于善意，旨在圆满我和机菩的相思情梦，可是他却给我们兄弟俩个，留下了一笔糊涂帐，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对王爷那次的安排，是该好笑还是该好气。”

朱祁蓉忍不住摇头道：“哥还骂我任性，他自个儿还不是荒诞得可以。”

“你今日的出现；却使得当年的安排由荒诞化为儿戏，枉费了当时一番心血。”

“玄伯伯，您别生气，该是把当年的真相澈底澄清的时候了。”

### 第二十三章

当他们三人赶回展家大宅时，门前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格斗，展千帆高居马背，将打架的两人看得一清二楚，他眉头一皱，喝叱一声，旋即便见

他的身形白马背拔起，如虹影跨空般，翩然而优雅地介入互殴约两人之间。

“住手！”他声色俱厉：“兄弟墙，贻羞门庭，更何况是当街滋事，存心让天下人笑话么！”

“二少君明鉴。”其中一名瘦小精悍的汉子，怒火腾腾，目欲裂，指着蓝弄碟的鼻子，大骂道：“属下要宰了那个忘恩负义，变节丧志的贼子！”

“听清楚，斌吉。”展千帆目现威，断然道：“在这儿，我看见我的弟兄们，可没看到什么贼子！”“二少。”精瘦汉子被展千帆的威态所慑，一时之间变得结结巴巴：“他……。”

“他是和你一块儿玩泥巴长大的兄弟！”展千帆收威态，和煦的道：“你不体恤他，谁体恤？”

吴斌吉懦弱道：“可是……。”

“没有可是！”

展千帆握起吴斌吉和蓝弄碟的手，将他们交叠在一起：“祸起萧墙，人生最大不幸，我不许你们再犯了！”

他的眸光清澈，瞧得吴斌吉低下头去。

然后，展千帆深吸一口撤，拍一拍吴斌吉的肩，并示意一旁的熊抱琴带众人入宅，而熊抱琴如释重负的轻吁一声，领谕而行。

展千帆留下蓝弄碟，待人潮消退，他锁眉问道：“弄碟，你怎么会把事情弄僵的？”

蓝弄碟道：“回二魁君，属下因为听到街上有动静，赶忙出来一探究竟，没想到属下还没来得及开声盘底儿，就吃了斌吉的一记铁拳，打得属下七荤八素，眼冒金星，喏，属下这下巴准是又青又肿！”

展千帆抬着蓝弄碟的下颌，审视一番，他笑笑道：“我也犯不着瞞你，的确是青了，快去让玉郎叔替你推拿一下敷药，散散血路！”

“谢二魁君关照，这等小伤，属下自个儿能够料理。”

“别逞强，弄碟，另外你记得去招呼厨下多打点儿吃的，从今儿起，船坞又回来许多弟兄！”

“是的，二魁君，属下省得！”

“还有，我和梦当家伉俪会在书房议事，一个时辰之后，你和抱琴一块儿过来。”

“属下遵谕。”

“最后再劳驾你，敦请陆兄和连姑娘到我书房来。”

“禀二魁君，陆大侠和连女侠都出去了。”

“出去了？”展千帆异道：“不是说好，由他们留在宅里招呼上下么？”

“事有凑巧，”蓝弄碟觑了展千帆一眼，垂目拱手道：“今儿早，先是『广源货铺』的丁老板看人送来许多拉链、磅秤、麻布袋等什物，说是游头儿以展家船坞之名订的货，款项还未。当时属下正赴魏家投帖，所以陆大侠乾脆亲自走一趟『广源货铺』去了解详细的情形。”

属下打从魏府回来，正听着连女侠提起这档儿事的同时，『宝珍斋』的田老板也在那时候派人来宅催款，说游头儿在九月中旬及十月买的一批珍宝，已经请『四海镖局』送抵杨州游府，本来属下准备自个儿去找田老板问清楚这件事的始末，偏偏西坞分舵又派人告急，那儿的弟兄为了年终例钱的事儿，和樊总领闹得极不愉快，属下分身乏术，所以『宝珍斋』的事就偏劳连女侠了！”

展千帆越听脸色越难看，双目冷电连连闪炽，迸射出层层煞气，他咬咬牙，道：“你和抱琴立刻到我书房来，另外再找个人到古老伯家，把小景召回来！”

蓝弄碟神情凝肃，应声而去。

展千帆向梦氏夫妇挥手示意，引领他们入屋。

行走间，楼慧娘取笑展千帆，道：“亏你在江岸大言不惭，说什么不负佳人，这会儿可打了你自个儿的嘴了。”

梦禅决忍不住皱了一皱眉头，低责道：“慧娘，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离开千帆的玩笑。”

楼慧娘轻叹一声：“你没见千帆那张脸，绷得像块冷石头，再不让他放松点儿，待会儿大多儿谈事时，岂不是坐在针毡上了。”

展千帆如遭当头棒喝，全身猛地一震，旋即他止步转身，面对楼慧娘，诚挚地道：“谢谢你，慧娘！”

“甭谢我，”楼慧娘摇摇头，笑道：“我是个女人，胆子很小，怕见凶神恶煞的男人，如此而已！”

展千帆会意一笑：“我答应你，我会心平气和的处理这些事情。”

约莫过了盏茶工夫，当蓝弄碟和熊抱琴来到展千帆的书房时，展千帆的脸上确不见丝毫的怒色了，是书斋里的气氛仍旧严肃得教人难喘大气。

“很抱歉，熊执堂，你刚回来，还没喘口气，喝口茶，这儿就有事情相烦了！”

熊抱琴立刻起身避席。

“二魁君，您若是与属下生份，抱琴就坐不住了！”

展千帆摆一摆手，表示妥协，然后他将背部倚靠在椅背上。

“我不和你客套，抱琴。”展千帆俟熊抱琴坐定之后，开始导入正题，道：

“樊王昌私吞例钱的风声，时有所闻，可是这种事情却年年发生，请告诉我，极其故安在？”

“回二魁君，”熊抱琴解释道：“樊总领的胞兄——樊正隆，一向在衙门里当差，专司糟运的监管，虽然职位不高，可是权限不小，咱们展家船坞在糟运上的许多关节以及钞开里的说情放船，几乎都是仰赖樊氏兄弟代为疏通，而樊总领除了贪好黄白之外，他也的确是个人才，不论是调度船只，排程堆栈，或是装卸货物，咱们东十西九，这十九处的分舵，就属樊总领的口碑最好，所以有许多雇主也常常指明须由樊总领来监管接货事宜，因此总瓢把子虽然知道樊总领手脚不甚清爽，难免私吞例钱，可是要樊总领自个儿可以摆平弟兄的怨言，安心为他工作，总瓢把子也就不如过问这些纠纷过节了！”

展千帆双眉拢起，指节轻叩桌面，沉默不语。

熊抱琴顿了一下，继续道：“总瓢把子曾经开导属下——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换句话说，卖力的弟兄好找，掌理船务的人才难觅。他之所以授权各分舵总领自行去调配年终例钱的发放，除了让弟兄们可以过个好年之外，另一层的意义，就是暗示各处总领，营私昧财须有分寸，不得逾越限度，自寻绝路！说起来，这也是一极权术的运用，毕竟咱们展家船坞举业不小，用人不少，很难企望各个弟兄清廉自守，所以必须适切的开些方便之间以融通人性。”

展千帆轻吁一口气，稼然道：“这个道理我也明白，记得爹不一玖训诫

我和哥哥——不分贤愚良莠，兼容并蓄，唯人才是用，乃是成大事者必备的胸襟及泄气度。我对爹的这项见解并无异议，不过展家船坞初经大劫，元气未复，我身旁琐事纷忙，不想将时间耗费在周旋小人上面！”

“二魁君的意思是……？”

“监管糟运是个肥缺，樊正隆在位置土多少年了？”

熊抱琴约略估算一下，道：“十年以上了。”

“十多年！”展千帆双眉倏扬：“好硬的后台，他的靠山是什么人？”

熊抱琴摇摇头：“樊氏兄弟在这方面一直守口如瓶。”

展千帆蹙额道：“至少应该知道引荐他的人是谁吧？”

熊抱琴面现惭色：“属下无能！”

展千帆眸光陡炽，他稍稍顿了一下，问道，“樊正昌进船坞几年了？”

熊抱琴不如思索便说道：“十年整！”

展千帆眯起双眼，隐眸底锋芒：“十载共事，讳莫如深，的确不是省油的灯。”

接着，展千帆摩挲下颌，沉吟有顷，然后他抬目问熊抱琴道：“樊氏兄弟闲暇时，最常去的地方有哪些？”

“也没个准数，”熊抱琴想了一下，道：“不过，总不脱不入流的赌场，半开户的遥子。”

“好！”

展千帆两指交搓，慧眸璨然：“有方向就好摸索，你设法查出哪些地方，然后列出一张清单交给小景，让他去刨他们的底。”

熊抱琴神色有异：“二魁君，请恕属下直言无讳，那刨底事小，若是伤了平日和气，激走了人才就不值了。”

展千帆正容道：“千里作官总为财，樊氏兄弟倘若是贪点儿小财倒无所谓，然而我恐怕王化久之案重演，他们要是吃着自个儿的粮，替别人家赶獐子，我展家船坞就大不值了。更甚者，居心叵测，存心不良，侧身在咱们展家船坞蚕食鲸吞，扳我根基，那么他们兄弟贪的可就是我展家船坞这整片江山了。”

抱琴，或许我流于多虑，或许我失之严，然而我愿意扪着胸脯说句心里的话——你和麀双一向坦汤正直，我可以拿整个家业博一博你们的忠诚，但是对于操守有亏，贪名在外的樊正昌而言，我冒不起这个险。”

熊抱琴望着展千帆，眼神变得相当复杂。

“二魁君，您与总瓢把子的行事作风，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或许吧！”展千帆长吸一口气，挺一挺背脊：“爹主张唯人才是用，再佐以峻法严刑，然而任何条文规范绾得住君子，却缚不住小人。我生性疏懒，镇日防危的工作我厌烦得很，倒不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刚断作风投合我的脾胃。如果樊正昌的确清白，我自会给他一个交代。”

熊抱琴重理思绪，端正神容，道：“好的，今已明白二魁君的意思，属下自当全力配合，不过属下还是建议樊总领的事暂且不要敞开来办，省得下面的弟兄不明就理，弄得人人自危。”

“那当然！”

展千帆转望蓝弄碟：“你待会儿修书一封，召樊正昌回总堂见我，记着，落笔须谨慎，千万别露出破绽，徒惹是非！”

“是的，二魁君！”

“樊正昌的事，先在这儿打住——。”

展千帆目光掠向门口：“别拘礼了，小景，直接进来。”

见武景推门而入。

“二哥，您找我？”

“嗯，我有差事交给你，详情去问抱琴。”

展千帆移转视线，再次面对熊抱琴及蓝弄碟，又道：“咱们现在开始收拾游建成所捣出的烂摊子。”

“禀知二魁君。”熊抱琴道：“麀双和信儿已经前往汉阳——。”

“我知道。”展千帆颌首道：“他们去截杀游建成、孙通及曾添禄。”

熊抱琴瞠目结舌，满脸惊异。

只听展千帆又道：“首先，我要谢你和麀双，你们为了我展家船坞，不惜深入贼窟，易容事仇，中的辛酸屈辱，千帆心知肚明……”

“二少，您言重了，属下和麀双是依循大少的指示行事，那是尽僚属本份，谈不上任何辛酸屈辱。”

展千帆星眸倏睁：“你说什么，抱琴，那是大少的指示？”

“喋血当夜，大少吩咐属下及麀双，带领弟兄分走西北，再择机会合，临行之际，大少还交待我们，敌方行事周密，显然筹划甚久，其狼子野心，一如二少讖言，为保我展家船坞之根脉，大少叮嘱属下等，须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潜入敌营，待机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展千帆猛抽一口气，他离开坐位，踱向门口，屋外粉妆玉琢，缤纷雪飘，在这时候，一道鸿影翩然而至，曼妙轻盈，恍若仙子。

“千帆，”连绿藕明眸湛然，审视眼前那张俊容：“你的脸色不好，是不是遇到什么棘手的事了？”

展千帆摇摇头，拨开她发上的雪扎，关怀备至的道：“你辛苦了，丝藕。”

连丝藕道：“是个坏消息，游建成那种向田老板订购的玉器珠宝，撇开头上戴的，身上配的，手掌心玩把的，还有一张一人高六尺宽紫檀镶贝镂刻八仙过海的屏风，总额高达六百万两，除此之外，还有『四海镖局』的镖金十二万，通通悬宕未付！”

展千帆绷着脸：“我相信你一定了解，展家船坞绝不会承认游建成的烂帐！”

“这是当然！”

连丝藕返身准备掩上门，却见展千帆伸臂拦住她。

“翔青到了。”

展千帆轻声解释。

连丝藕甜甜一笑，会意颌首，继续说道：“我对田老板表示得很清楚了，月初七，展二魁君与韦都事在镇江酒楼一场盛会上，已经公然表明，游建成由于叛帮逆行，罪无可逭，早在九月初一除名于展家船坞，他藉展家船坞之名所做的一切买卖，展家船坞概不负责！”

“田中鹤会这么容易打发么？”陆翔青的声音插了进来。

未几，便见陆翔青跨过门槛儿走入书房。

连丝藕微笑道：“买卖文契上按的是游建成的名字，他若想在官司上公了，惊恐怕会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落不到丝毫的好处，反而得倒贴官面上的花费，至于私了嘛，展家船坞和宝珍斋日后还会有买卖上的往来，不过那当然得着两家的情面如何，要留着一份情，站在道义上，展家船坞可以出点

儿力替他向游家催讨这批债款珠宝。那位田老板毕竟是见过风浪打过滚的，一点即通。”

陆翔青望着展千帆：“丁立强却没那么好说话，他表示那些货是游建成逼他强行送至展家船坞的，为了这点，他与金龙帮远发生了冲突，现在展家船坞若是不肯认帐，他不在乎扯破脸把事情闹大！”

展千帆的两手握握在侧，也做个气呼吸，转身走向蓝弄碟。

“广源货铺与展家船坞有几十年的交情，这件事情权且交由你来善后。”

蓝弄碟恭声应是。

展千帆继续朝熊抱琴道：“抱琴，我准备重新检讨并整顿目前船坞的规章制度，烦请你费点心思，将各项缺失弊病提列出来，如果顺利，我希望在开春之后，当我从汉阳回来的时候，能够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汉阳？”

展千帆话甫落，举座哗然，唯独梦氏夫妇神情依旧。

展千帆解释道：“少奶奶在汉阳举目无亲，我总不能将她孤伶伶地抛在那儿过年，再说，朋友再亲终归是我自个儿的交情，请你们谅解。”

“二少。”熊抱琴道：“您今回来，许多弟兄也将陆续归营，金龙帮在九江新设的上江分舵，被咱们一搅和，也甭想在这儿立足，浔阳地界，到底还是咱们展家船坞的天下，您何妨将大少奶奶接回来，大多儿也好照应。”

“谢谢你们，是少奶奶目前身怀六甲，吃禁不起再一次的颠波。”

熊抱琴惊喜于色，掩不住一怀激动：“老天见怜，大少有后了。”

展千帆下巴紧缩，他粗嘎的道：“正因为如此，我绝不许游建成安抵汉阳。

“蓝弄碟立刻询问：“那么魏府之约，是否取消？”

“魏府如何回音？”

“保国公目前在京师，而魏少君今儿早正巧陪同老太君上卢山东林寺礼佛还愿，恐怕要过些天才能回来。”

展千帆皱眉道：“这么一来，年前的时间就不能排定了，也罢，魏府的访谒就延至年后吧。”

一顿，展千帆猛然惊矚，望向梦禅决：“你可得答应我，不能逞强出头！”

梦禅决笑笑说：“我的性子比你温和，你还是留着精神耽心你自个儿的事吧！”

展千帆带着深意觑了梦禅决一眼，然后移睛武景。

“你多留心『紫府』及『天鹰盟』的动态，必要时尽管向禅决求助，老实说，我目前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两组缓藏于幕后活动的组合。”

“你别挂心，二哥，我会慎重行事的，倒是您——？”武景顿了一下，关切的道：“难道你打算只身前往汉阳？”

展千帆温和一笑，道：“嗯，我会找匹好脚力，要路上没耽搁或许可以碰上麀双！”

展千帆转向陆翔青：“年关将届，我若以船坞之事羁绊你们兄妹，实在于情理有亏，翔青，你们有何打算，能不能留在寒舍过年？”

“师仇未了，回去也枉然，如果你不介意，我厚颜留下来。”

“什么话，展家船坞能有今日，全赖贤兄妹示警及时，你们将这儿当作自个儿的家，是我的荣幸，千万别见外了。”

“千帆，”连丝籍轻声唤住展千帆：“我随你同行，一块儿到汉阳探视盼

归。”

展千帆的心猛地狂跳，他不知道是因为连丝藕眼波的感应，还是她提出的要求，紊乱了他的情绪。

“丝藕，你勿须——，”“我坚持呢？”

展千帆眸光倏闪，双肩微微扬起。

连丝藕柔和了神色：“千帆，这屋子里的人都是你的知交手足，我也不和你支支吾吾，你再亲，终究是个男人家，而丹柔虽然在盼归那儿，她毕竟是个小姑娘，别的事情还好说话，妊娠的体己事，你要盼归跟谁开口？”

展千帆不禁窒了一窒。

陆翔青附和道：“丝藕说的没错，千帆，你一个大男人，到底有些不方便，还是让丝藕一块儿丢吧！”

展千帆目光如电，审视陆翔青。

却见陆翔青转向楼慧娘：“慧娘，你刚回来，手边总有一些须要料理的事情，汉阳之行让丝藕去，你不反对吧？”

楼慧娘平静一笑：“你们都不是小孩子，这种事，得罪你们自个儿决定，我们夫妇俩，插不上话，也不该插话。”

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只不过在展千帆的心中，正掀起另一波情海涟漪……

一柄青锋，凌空而降，划开了生死鸿沟。

一道强大而汹涌的罡气，仿佛惊天巨涛，排山袭来，将游建成整个人甩了起来。

雪花乱舞，像疯狂的鹰群迎空搏战，北风裂肌刺骨，嘶吼出野兽般的嚎啸，血雨飞，腥红了一片酷白。往汉阳的官道上，恩怨分生死。

谷麇双从颤栗的躯壳中，抽出殷染糊的血笔。

连丝藕倩影如魅，游走出赭红漫开的雪幕冰尘。

“江南九蛇，除名江湖！”

谷麇双长啸一声，掠向展千帆。

展千帆星眸转厉，倒转剑柄，直扣在游建成的气海六士，但闻游建成惨然大叫，仰倒在雪地上抽搐痉挛。

“展千帆，你要是个人物，就给我一个痛快。”

“给你痛快？”展千帆冷酷的道：“当婆婆泄气的刹那，当爹饮恨的同时，游建成，你已经没有资格向我要求『痛快』了，即使你想还价，也能就『痛苦』的程度，与我打个商榷罢了！”

游建成心身俱痛，心胆皆裂，绝望和惊骇嘶哑了他的声音：“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展千帆突然放声大笑，笑声悲壮，神容凄烈，直教人毛骨悚然：“你当然知道爹和婆婆生前最喜欢在盛夏时节，喝碗冰镇银耳汤，消暑解渴，所以咱们展家船坞除了有好的船之外，还有好几处十分不错的冰窖，游表哥，你横竖天性凉薄，心冷血冷，寒窖茹雪度残生正好适合你，不是吗？”

“展千帆，你好毒！”

游建成脸孔曲扭，竭声狂喊。

“与阁下相比，还难望项背！”

展千帆目光如刃：“你不妨算算看，这些日子里，你挥霍我展家多少资

财，巧夺我展家多少家产？游建成，我这个展家的不肖子可以不与你计较这些身外之物，可是我却饶不过你仗特展家的财势，凌夷乡里，逞欲恣色，为所欲为。游建成，你很清楚，我瞧不起你，由头至尾瞧不起你，可是我却背着心意，留下你这条贱命，为的是什么？”

“因为你恨我，你要折磨我忿，孬种！”

展千帆斜视他：“别逞口舌之快，对你没有好处，游建成，我饶你不死，是要你活着偿债——”不论是钱债、人债、物债、情债，凡是有人上门催讨，哪怕你撞破了头，我也会逼你去清偿，你若是偿还不了，我就包你身上的肉作抵，欠多少刨多少，你今后的下场，全看你自个儿的造化！

我很乐意提醒你，游表哥，我虽然唾恨暴行，可是我却不在乎你沦入炼狱，我也不在乎扬州游府的老族长向我讨债！”

“展千帆，你甭得意！”游建成咬牙道：“怨只怨起事当夜，我一着之疏，在你逃逸之后，不曾对你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而今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多少心血皆付东流，教我好恨！”

展千帆漠然无动于衷：“漫漫岁月，尽够让你胸顿足，懊悔悲痛！”

展千帆语声一挫，振臂弹铗，直击游建成的太阳穴，登时将游建成震昏过去。

展千帆望着地上那张姣好似女子般的面容，他的背脊挺直而刚硬，握剑的那只手，因为用力而游现出一根根的青筋。

“二少！”

“相公！”

谷麇双和信儿双双奔上前，跪在展千帆的面前叩首见礼，当他们抬起头时，劫后重逢的凄楚悲欢，尽写在他们的脸上。

展千帆伸手拉起他们，他的眼中闪动流华般的波芒，不断的穿梭过那两张熟悉的脸，压抑不住的激动情怀，渲泄在星眸底下！

“你们辛苦了！”展千帆声音暗哑。

信儿一触到展千帆的手掌，所有的酸苦在刹那间俱涌心头，泪水就像溃堤的黄河，奔流不出，滚滚落下。

“相公，想煞信儿了。”

展千帆咬着下唇，轻柔的拭去信儿脸上的泪水。

“我也很想你们，一直牵挂你们的下落。”

展千帆抬目望向谷麇双。

“你瘦了许多，麇双。”

谷麇双削瘦而精悍的脸庞，呈现出少见的激动之色，道：“属下一向如此，倒是二少，憔悴不少。”

展千帆摇摇头，他拍一拍信儿的肩，柔声道：“去将我和连姑娘的坐骑牵来。”

信儿闻言，立効带泪而去。

展千帆再次移目谷麇双：“劳驾你，麇双，请将游建成押回总堂。”

谷麇双称是之后，道：“幸亏二少及时赶到，否则属下逞一时之快，势必将那种无赖杂碎，大卸八块，以心头之恨！”

展千帆幽森的道：“我何尝不想手刃此贼，快意恩仇，是这么做，不过是白白的让他以死解脱一身罪愆，何足告慰死者之灵，平抚生者之忿。”

“属下愚钝，不似二少想得深，看得远，险些儿误了事。”

“话也不是这么说，立场不同，想法各异，他日大少回来，他的见解也未必与我相同。”

展千帆说到后来，语调变得有些枯涩，他顿住话头，将声音凝结成霜，封固在风中，久久不散！

谷麇双按抑不住冲动，跨步扑向展千帆，同时一把抓住展千帆的手腕，他立刻感应到那只有力的手，正绷紧着无言的呐喊。

“小帆，他们怎能那样待你！”

谷麇双既痛心又愤懑，他切齿道：“他们怎能信口雌黄，含血喷人！船坞的弟兄未绝”九江的父老犹在，他们怎能张着眼睛撒下漫天的大谎，他们怎能当看悠悠天下人前，扣你莫须有的罪名！”

展千帆的背脊不自觉的僵了一下，他目光微黯，眺视道路，在那儿，信儿正牵看两匹马，快步奔来，人迹和马蹄凌乱了雪覆银途，沉暗的天色，将四野压得一片灰寒。

展千帆叹口气，道：“你显然也听到风声了。”

“属下昨儿落脚西六坞分舵，宗总领告诉属下，腊月二十少林善通上人的九九寿席上，意外出现了昔年神鹰门的张夫人，那个婆娘居然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前，指摘二少是元凶馀孽，弑父杀兄，逼祖奸嫂，逆伦敖，罪大恶极，令人发指，她还说神鹰重现，天鹰结盟，二月十七在鄱阳故址，天鹰盟主将正式开堂立坛，并且号召各路英雄，共同诛伐二少君。”

展千帆仰起头，却闭上眼睛，他用力吸一口冷空气，线条分明的轮廓，映现出强烈而又深刻的确角。

“你大概也知道，官方的追缉有韦都事代为转寰销案，江湖的势力却像狂涛奔泻，崩崖倾落，交逼而来，或许这是我荒唐多年之后，合该受的果报循环吧！”

“胡说！”谷麇双厉叱道：“我看着你长大，了解你的辛酸，知道你的努力，事实上，船坞的弟兄又何尝不清楚你为大多儿担的委屈有多少，别说麇双誓愿与你同进同出，船坞的弟兄及九江地界承过您恩泽的父老，谁不想替你声援，为你出力，二少，您千万……”展千帆猛然睁开双眸，迸射出一团威芒，堵住谷麇双的再说下去，道：“麇双，你们的抬爱我心领，但是这件事是我个人的问题，我绝不许扯上船坞的弟兄，更不许拉下家乡的父老，来淌这场混水。”

谷麇双的两道眉毛，高高的扬起。

“听清楚，麇双。”展千帆斩钉截铁，毫无转寰商量的余地：“这是我的命令，不准顶撞，也不准违拗！”

谷麇双嘴唇一握，刚毅地道：“二少主，请恕属下斗胆犯威进言，这件事凶险诡谲，非比寻常，而您身系整个船坞的兴亡，是兄弟们的支柱，您绝不能只身一人，孤军奋战，涉险犯难！”

展千帆坚定的道：“别和我争，更别拿大帽子压我，麇双，我了解情势如何！”他顿了一顿，注视谷麇双，神色凝重的又道：“世事难料，生死在天，麇双，倘若大少未归而我发生不测，你与抱琴必须妥善照顾少奶奶，不论她生男生女，终究都是我展家之后，我恳求你们好好的栽培他，让他成材成器，以承继我展家的家业，别打岔，麇双，听我说下去，我也明白自个儿的责任有多重，但是我不是神，无法保证自个儿永远平安无事，我已经立了一道嘱咐，交代身后之事，详细的情形，抱琴会告诉你，你管牢记一项宗旨——守

护我展家根苗，保全我展家船坞——是我今日之重托，也是你们今后之重责，麇双，你可以拒绝，不过，你一旦承诺，请你千万要彻底执行，践诺无违，你怎么说？”

谷麇双的情绪，由最初的惊愕化为痛楚，痛楚再蜕变成肃，当展千帆语声停顿时，他已经走出波澜，沉凝若石的重重道：“属下恭领二少谕示。”

展千帆诚挚地笑一笑，然后拍着谷麇双略显单薄的肩膀，用嘴呶向游建成。

“起程吧，路上多加小心。”

“二少也请保重。”

展千帆温和颌首，他目送谷麇双登程离开之后，从信儿手中接过绳，并且以目示意连丝藕先行上马。

信儿道：“相公，您这匹青骢，和大少的紫骝，被柳长青拿去献给殷淮生，小的前些日子与谷堂主卧底金龙帮时，还见过它们，没想到今儿就回到您手上了。”

“柳长青能抢走，我就能夺回，”展千帆蹬鞍上马，又道：“当然，陆大侠和连姑娘接应俐落，当居首功。”

“我不敢居功，”连丝藕轻抚马背粽，理顺绳：“是你艺高心细，筹划精准，再说神驹通灵，能够认主知意，我和师兄才能顺利的驾驭冲出。”

展千帆伸手朝向信儿：“上来，与我同乘一骑。”

展千帆一面拉信儿上马，一面对连丝藕道：“别跟我客气，丝藕，日后麻烦你们兄妹的地方还很多，若是礼多情疏，我就没脸皮向你们开口了。”

连丝藕抬起玉容，凝望展千帆，绽开浅浅一笑：“我可以不说，可是你也别谦让。”

展千帆心头微汤，他的视线不禁被那张娇艳而妩媚的笑语吸引住，他感应到那双智慧的眸光，在温柔中释放出无比的力量，能够跨越时空，射入他的心底，勾唤起莫名的冲动及一阵悠长又深刻的隐痛。

展千帆暗吸一口气，他转头叮嘱信儿：“抱紧我，信儿，别滑了手。”

“小的明白，相公，您放心。”

听得一声清喝划裂了凛冽的北风，登时双骏飞蹄，奔驰如电。

时值隆冬，正是风雪漫天，肆虐狂舞的季节，道路因积雪而难行，两匹旷世的名驹，发挥了惊人的神力，而两名骑士更展露了精湛的骑术，他们风驰电掣，夺北疾趲，刹时间就快消失在茫茫的天际变成一片糊的缩影！

当他们离开『樊口』的第二天黄昏，在半路上遇到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农夫，朝向他们挥手招呼。

那儿一片平畴，不见人家，展千帆按奈满腹疑云，驻马在老农夫的前面，他发现在老农夫的身后，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庄稼汉，正从雪地中抱起一位衣衫单薄的村妇。

“老爹，风雪很大，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展千帆落马走向老农夫。

那名老农夫盯看展千帆那付挺拔轩昂的身躯，呐呐地说不出话来，他显然没有料到马上的骑士，居然会是这么一位尊贵的青年，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威仪气度，仿佛天神一般，震慑了他的灵魂，震住了他的思想，他拚命地吞口水，想要表达些什么，可是他又不知如何表达！

倒是他身后的庄稼汉似乎见过世面，不似老农夫般仓惶失措，立刻代

他开口道：“这位大爷，我娘冻绝了，请您行行好，送她回家，我们会感激您的大恩大德！”

展千帆迈步走向庄稼汉，把一下村妇的脉息，他发现村妇的脉象很微弱，不禁皱一皱眉头，他还注意到村妇的手很粗糙，指甲有黑痕，肌肉硬扎又缺弹性，显然是经年在田间做粗活的人，另外，他也由村妇微微鼓起的腹部，看出这位年逾四旬的妇人正怀看身孕。

展千帆脱下外氅，覆在村妇的身上，道：“朋友，令堂的衣裳未免太单薄了。”

“堂？”庄稼汉脸色微变：“什么堂？”

展千帆觑了他一眼，再看着在风雪中打哆嗦的老农夫，他换个方式，道：“你们叫什么来着？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回大爷话，”庄稼汉连忙道：“我叫张大个儿，我爹叫张老实，我们是出来找我娘的！我娘因为孩子多，米粮少，常常嚷着不想活，尤其是最近，我娘因为肚子又有喜了，闹得更凶，只是咱们都没想到她居然会真的想不开，一个人偷偷的溜出来，存心冻死在路旁，我们家虽这儿还有一段路，走得快也要半个多时辰，我怕我娘撑不住，您有脚力，若是肯载我娘一程，或许我娘还有救。”

展千帆衡度一下情势，他颌首道：“没问题，我送你娘和你爹回去。”

展千帆让信儿抱起村妇，改上连丝藕的坐骑，而他则托起老农夫上自己的马。

“你年轻，自个儿回去没问题吧？”

庄稼汉哈着腰，几近谄媚的道：“没问题。”

展千帆点一下头，策马而行。

当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之后，他柔声问老农夫道：“你叫张老实？”

老农夫发抖的应道：“是……是……。”

“我知道刚才那个张大个儿并不是你的儿子，”展千帆沉着的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家发生什么事了？”

张老实登时脸色发白，全身哆嗦，到最后，他索性放声大哭：“老天爷，我什么都没说哪！”

“你是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不会有那么一个青皮流气的儿子，”展千帆耐着性子，平抚老人的情绪：“再说那个张大个儿说的理由，破绽很多，我看得出你的浑家不可能穿着那么一丁点儿的衣服，走那么长的一段路，张老爹，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

张老实语无伦次的道：“他们会杀了我的孩子。”

“他们是谁？”

“有男的，也有女的。”

“你有几个孩子在他们手中？”

“通通，通通都在！”

“他们有多少人？”

“很多人！”

“他们把你的孩子怎么了？”

“四妞和十一郎在屋里，其他的人都在谷仓。”

展千帆的眉头虬结成一团，他微垂星目，忖度有顷，然后抬起头望向连丝藕。

展千帆的心没由来的怦然悸动——他看见一双深邃而明亮的瞳眸，眸中蕴含着智慧和温柔，在无声无息中，渗入他的心田，再一次的撩弄心底的那根弦。

“我负责谷仓救人！”连丝藕沉静的说。

刹时间，展千帆原本就波动的心海，掀起了一阵狂涛，压抑不住的思潮和欲念，宛如暴雨中的山洪，滚滚浩浩，涌涨奔腾，淹没了他的冷静，崩溃了他的防线！老天，他在内心中不断的呐喊，他想要她，迫切的想要她——他要她归属于他，他要她成为他的妻子——这股意念就像一把利刃刺入他的心版，喷溢出的血，渗和酸汁及苦水，占据了她的胸膛，纠缠得他几乎疯狂，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他爱上她了！

展千帆用力甩开这个念头，强迫自己正视眼前的荆棘，残冬馀晖紧扣着将近的落霞，他不知道明天的阳光是否还会眷顾着他。

“信儿。”展千帆掩藏起内心的苍茫，他尽力将语调维持平和及稳定：“待司机会儿我和连姑娘下马之后，你继续往前走，记住，要用走的，以你的脚程再走半个时辰，然后你找个地方等我们，若是等到了天亮，仍然不见我们出现，你就一个人赶往汉阳的安郡王府，通知安郡王府，通知安千岁，故人不在，金剑沉埋，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信儿忽然觉得罪梁一酸，眼眶跟着湿热，他哽咽的道：“相公，您的武功高强，一定不会有事的。”

展千帆望着前方云翳，他静默少许之后，才缓缓的说道：“男儿流血不流泪，信儿，把泪水擦乾，别忘了，日后大奶奶及未来的小主人，还等着你和忠儿去服侍！”

展千帆说罢，振一振胸脯，催马快行。

连丝藕凝视展千帆的背影，凤目里流转千般的情愁，她深吸一口气，然后拍拍信儿的肩，柔声问道：“信儿，你懂不懂你家相公的意思。”

“小的懂。”信儿用手背拭掉泪痕：“相公是在托孤！”

“托孤！”

连丝藕如道电殛，这两个字牵引出她心中的隐痛，令她全身泛起微颤。

“懂就好。”连丝藕递出绳，交给信儿：“现在由你执，要当心，别将人摔着了。”

连丝藕交代妥当，对展千帆打了招呼之后，娇躯倏然暴弹，幻化一朵流云，掠出了马背，眨眼间，她整个人没入风雪之中，仿佛白纱着棉，浑然一体，分辨不出是漫天的雪，还是翔云里的仙子！

展千帆不敢耽误，他估量连丝藕的速度，熟练的控制马行的快慢，当连丝藕掩至谷仓的同时，他也将马停在叉路口，抱起村妇，尾随张老实走向那间简陋的木造房子。

当张老实走到门口时，柴屋忽然『啞轧』而开，旋即见展千帆快步冲上去，一脚踢出，跟着便听到一声娇嚶声及金器落地的声音。

这时候的张老实就像一堆烂泥，瘫柔地挨着门椽，他张着惊骇的眼睛，目睹展千帆拔地旋身，洒出一片银芒……

天际骤落的流星雨，不但炫丽、神奇、壮观，并且挟带撼天震地的威力，在转瞬间，激汤出悲栗的惨呼，挑起一溜血雨纷飞！

暴袭的人影宛如春阳下的薄雪，迅速地幻灭。

立刻，屋中传起又急又快的娇吃声：“退下！”

然而叱退的疾喝却抵不住展千帆的剑势，他宛若一种怒神，发泄出无穷的力量，在人们回神应变之前，以他的剑追讨一切的迫害。

战局很快就结束了，展千帆像幽灵一般闪现在叱喝的女人面前，而他的剑正比着那个女子的咽喉，那女子年约三十，风姿绰约，韵味十足，是她现在却白熬了双颊，急怒交加地瞪着展千帆。

倘使不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她一定不会相信这桩事实——展千帆凭手中的三尺青锋，在片刻间歼尽她所带来的狙击手，让一切的安排化为乌有，这还不打紧，更教人头皮发麻的是，展千帆的另外一只手，犹抱着一个昏厥的妇人。

“容展某请教，姑娘尊姓芳名？”

“我叫庄敏思，来自桐柏山庄。”

展千帆美眉倏扬：“桐柏山庄的庄银平庄当家，是姑娘的什么人？”

“那是家父。”

“这么说。”展千帆眸光疾闪：“杨勋维是姑娘的同门师姐弟了？”

“在桐柏山庄，他是我师弟，在丹江水寨，他是我少主。”庄敏思仰着头：

“先夫汪泽民是水寨右卫，在寨亡之日，竭战而死。”

展千帆望着庄敏思，欠身道：“原来是汪大嫂芳驾当前，幸会了。”

庄敏思冷声道：“青锋指喉，何幸之有，二魁君，你好俊的身手，好高的造诣！”

“不敢。”展千帆淡然道：“展某骄狂，不喜欢受人挟制，大嫂既然有意胁以无辜，展某种好出此下策，唐突之处，万祈大嫂海涵谅解。”

庄敏思咬牙切齿的道：“二魁君，你尽管卖狂，我不信你能狂傲一世。”

“关于这点，不劳大嫂费心。”展千帆双眼微微眯起：“倒是请大嫂不吝赐告在下，展某是否在哪儿得罪过大嫂？”

庄敏思冷冷一笑，垂下双目看看眼前的剑。

倏地，庄敏思神情转狠，甩一甩头，居然挺身迎上剑尖。

展千帆忙不迭地抽剑，突然间，他感觉手背遭到蜂螫一般，微感痛麻，他目光凌厉，立刻变掌疾推，将庄敏思整个人震弹而起，直撞桌椅，桌椅跟着翻倒断裂，随即便见庄敏思口吐鲜血，狼狈地从残木折板中撑起，是她的脸上却充满了得意之色。

“二魁君，任你一世英雄，功夫了得，还不是吃了我一记蜂针。”

庄敏思擦一擦嘴角的血渍，微笑道：“不过凭心而论，二魁君也足以自豪了，我桐柏山庄仅存一剂的『留春住』，竟然是用在你的身上。我想二魁君或许还不知道，寒家的『留春住』对于内家高手尤有奇效，所以倘使不是内外兼修的拔尖好手，桐柏山庄还不屑将『留春住』浪费在那人身上呢！”展千帆耐心地听庄敏思把话说完，他脸上的怒色竟然也逐渐消失了。

这种反应，不禁令庄敏思大感困惑，她犹自在那儿猜疑时，却见展千帆仿佛没事人似的，温和地唤来张老实，将村妇交给他，并且取出一张银票，塞在张老实的怀里。

“张老爹，给你添了许多麻烦，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务必笑纳！”

张老实楞楞的看看展千帆，混浊失光的老眼，流露出敬畏和胆怯。

展千帆拍一拍张老实的肩，移目望向——在屋角的两个孩子，那是一名十五六岁面色腊黄少女，以及一名五岁左右的小男孩，他们正张着两对恐惧的眼睛，彼此拥簇在一起。

展千帆不难想见今日的遭遇，势必成为他们两人这一辈子摆脱不了的梦靥，一念至此，展千帆的眉宇不自儿的皱了一皱，接着他做一个深呼吸。重新调整视线，再次面对庄敏思。

这时候的庄敏思，消失了兴奋也没有了满足，相反的，她的心中涨满怅惘和失落，那个坚毅挺拔的男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征服了她，她下苦涩的滋味告诉自己——沉积了将近半世的怨恨之雪，也禁不起一次的春风拂掠。

“大嫂既遂心愿，能否赐告在下，必得展某而后甘，其故安在？”

庄敏思转睛屋外——夜已降临，风雪犹浓，敞开的大门，正贯入冻澈透骨的寒意——这是展千帆第二次提出同样的疑问了，而她的心境却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的舅父——姓材讳字运生——二魁君是否听过？”

展千帆摇摇头。

“他在三十四年前，投崖自尽，那天也是他未过门的妻子改适他人的新婚之日。”

庄敏思回眸望向展千帆，目光顾得很复杂。

“那个毁婚的女子，姓斐，叫斐云玑。”

展千帆的脸色蓦地苍白，而他的瞳眸却发出锐利的光芒，审视庄敏思，总审她眼底的悲凉。

静默少许之后，展千帆垂下目光，沉思一段时间，然后他抬起眼帘迎视庄敏思，神色坦然，道：“当年的事情展某虽然不清楚，可是展某却可以肯定，先母临终之时，仍旧挚爱我的父亲，她一直以嫁给先父为荣，没有悔恨，也没有愧咎。”

庄敏思道：“但是我的祖母早年丧失，中年又丧子，带着家母抱受人问的欺凌，所以她恨透了展家，一生的宿愿，就是要见展家家破人亡，永劫不复。”

展千帆的眉头虬扎如束，下巴也紧绷起来，他扫视满室狼籍，再望向庄敏思，此刻，屋外的劲雪猛烈的刮进来，恰似他满脸的严霜。

“老一辈的积怨，我可以体会。”展千帆星眸如电，直盯着庄敏思：“庄小姐，你对展家的恨意，难道也那么重？”

庄敏思打了一个寒噤，她避开展千帆搜索的目光，道：“我的恨意不重，重的是我的责任。”

展千帆大步走向庄敏思，他敞开一切空门，站在庄敏思的面前。

“庄小姐，我希望与你化干戈为玉帛，将这些恩恩怨怨的情仇一笔勾销，请你告诉我，这份冀求会是展某一厢情愿，痴人说梦的奢望么？”

庄敏思呆了一呆，她怔忡半晌，才从浑噩中解脱而出。

“二魁君，难道你说话，总是这么直接，这么简洁，这么坦白吗？”

展千帆淡淡一笑：“我一向坦白，我的话代表我的人，庄小姐，别教展某的粗鄙给吓着了。”

庄敏思忽然闭上双眼，发出一声喟息：“二魁君，我终于了解了。”

“解？”

展千帆惑然道：“你了解什么？”

庄敏思睁开眼睛，注视展千帆。

“我解为什么『紫府』宁可背誓毁约也不愿与二魁君为敌；我解为什么勋维拚着违抗师命也执意和二魁君论交；我解为什么麀……。”

庄敏思语音忽挫，展千帆隐约的感到庄敏思的神色有些惊慌，她轻抿一下唇，发出喟息。

“展二当家，你像一块吸石，俱有不可抗拒的磁力，让我束手无策。”

展千帆退走一步，温文儒雅的欠一欠身：“庄小姐，你若是眨，展某拜领；若是褒，展某敬谢。不过，在这个时刻，在下更企盼你的答覆。”

庄敏思垂低螭首，兀自在那儿沉吟，连丝藕则踏着风雪飘然走进屋里。

一见到连丝藕，庄敏思的花容倏地大变。

“汪大嫂，小妹连丝藕这厢见礼。”

庄敏思心头一阵抽绞，她颓然浩叹：“你们还是杀了我吧！”

展千帆看一眼连丝藕，再望向庄敏思：“庄小姐，事情总有转寰的余地……”

。”

庄敏思扫视四下，愀然道：“想不到这次狙击，非但无功，甚至全军皆墨，一败涂地，这教我何颜偷生面亲！”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连丝藕浅浅一笑道：“汪大嫂此刻任重道远，不论是雪地的朋友，抑是屋里的残伤，在在都等着汪大嫂来料理善后，汪大嫂若在这时候万念俱灰，萌志轻生，教其他的弟兄何堪呢？”

庄敏思眸光突亮：“你是说——他们还有救？”

连丝藕微哂道：“雪疾天寒，他们有救没救，就端看大嫂如何抉择了。”

庄敏思走到一名卧倒在地的使女身旁，蹲下去审视一番，最后她带着异样的神情，缓缓的站起来。

连丝藕道：“二魁君侠骨佛心，剑下必留三分情！”

连丝藕轻柔的又道：“汪大嫂，小妹并没有听到你与二魁君先前的谈话，按理，是不应该置喙的，不过，小妹旁观者清，恐怕大嫂急怒之下，误以为大势已离去，白白的折损了这许多无辜性命，枉然二魁君一片善意慈心。”

庄敏思全身个直，连丝藕的话，扣紧了它的心，也紊乱了她的思维，她看着连丝藕，又转向展千帆，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她怆然道：“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我为妇八载，无育一子，犯七由之首，遭夫家休弃，能被娘家收容，是因为家祖以复仇之责见托，二魁君，贱妾身为弃妇，苟活世间，我别无选择。”

展千帆的心头抽了一下，他垂下眼帘，缄默有顷，然后走向连丝藕。

“咱们走吧！免得信儿等得心焦了。”

连丝藕顺从地点点头。

展千帆回头望着庄敏思，和善一笑，道：“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姑娘兰心蕙质，秀外慧中，堪为知交，庄姑娘，如果你愿意叩访展家之门，展家的大门也将为你而开，希望你不会怪罪展某交浅言深，说话唐突了。展某告辞，请你善自珍重。”

展千帆和连丝藕并肩而去，门外的风雪很快就糊了他们的背影，而庄敏思凝望着屋外，她的凤目流转泪光隐隐，眼眶也逐渐发红。

夜色虽浓，风雪虽冽，远处得得的蹄声就像天籁一般，舒扬了信儿的心怀。

信儿牵出紫骝名驹，站在路中，他迎着劲雪，双手不停地向音源舞动。

“相公！相公！”信儿的叫喊被风声漫过。

紫骝马的转子嘶嘶鸣响，仿佛在欢呼主人的归来。

信儿永远也不会忘记，当他往洞庭探询竺掬欢的背景时，展家的恶耗如晴天霹雳，震呆了他一切的思维，他花了好久的工夫才从茫然中走出来，是离开茫然之后，他立刻又掉入难以拔脱的悲痛里，他告诉自己先把交代的事儿办妥，再伤神下一步该怎么走。

离开洞庭，他不敢回九江，在路上，他蹭躅了一段时间，终于决定到殷家汇的金龙帮看看情况。

到了殷家汇，他听说金龙帮正在找马僮，他蓬头垢脸去乞求这份差使，当时的他，流落无助，有一顿没一顿的挨日子，压根儿无需扮演，就已经很狼狈了，金龙帮的总管立刻就用了这个身世坎坷的小可怜。

在马厩里，他看见他熟悉的老友，他差点儿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拿草料和大豆去食它们，泪水简直要胀痛了他的眼。

“噢！”管马的王监事很异的道：“这两匹马是从展家船坞要来的，性子很烈，谁接近就踢谁，已经吓走许多马僮了，没想到你和它们倒挺投缘的。”

“小的世代干这一行，懂得巴结它们。”

“很好，小兴，好好的干，别偷懒。”

“是的，王大爷。”

王监事招呼一名高瘦的汉子，道：“单飞，以后这两匹马有小兴照料，你可以到江边扛货了。”

单飞恭声道：“是的，王大爷。”

那天晚上，信儿睡在马房里，单飞拿一件破棉衣来找他。

“信儿！”

单飞正确的叫出他的名字。

信儿手捏剑诀，蓄意防备，单飞扣住他的手腕。

“我是谷麇双。”

“谷执堂？”

“嘘！你混迹进来是谁的指示？”

“是小的自个儿的主意。”

“信儿，真高兴在这种地方遇见你，天气转凉了，这件棉衣拿去保暖。”

“谢谢你，谷执堂。”

“我不能久待，不过，我会与你保持联系的。”

“谷执堂，小的也好高兴能碰到您。”

“行事须谨慎，别露出马脚了。”

“小的省得。”

“记住，普通的马僮不会捏剑诀！”

“啊！”

“保重了！”

谷麇双敏捷如豹潜出马厩，第一次，信儿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是——忠儿呢？他心中一遍又一遍的想，忠儿是否平安？

十多天前，谷麇双来找他，通知他准备一下，他们当晚将离开。

“要回总堂吗？谷执堂。”信儿有些兴奋。

“去汉阳！”

“汉阳？”

“少夫人在那儿。”

当天中夜，他们潜出金龙帮，一路追蹑游建成。

几天之后，他们遇见回转九江的楼慧娘母女，谷麇双向她们提起游建成亲探汉阳之事，梦丹柔立刻表示她愿疾奔安郡王府向朱见琳示警，楼慧娘想拦都拦不住她。

两天后，他们到达鄂城，谷麇双首先就是去拜会宗达仁。

宗达仁愤慨地告诉他们江湖上传出不利于展千帆及燕盼归的流言，气得一向沉静的谷麇双也勃然色变，当场捏碎了一只茶杯。

不过，另外一则消息则让谷麇双和信儿稍稍释怀了。

他们听说金龙帮得而复失由展家船坞掠夺来约两匹神驹，尤其让殷淮生暴跳如雷的地方是夺驹之二人，化身为马贩子，带若两套马鞍，从容不迫的套妥鞍子，当他们要上马时，还有人好心的劝阻他们：

“马掌柜，这两匹马可凶得很，刚来时，管驯马的佟师不信邪，仗恃一身马上工夫，硬要驾驭这匹青骢，结果反而被这畜牲活活摔死了，依我看，你还是保命为上，别强挣这门生意了。”

马掌柜笑道：“做买卖的，哪儿有把上门的生意往外推的道理，殷当家撂下了话，谁能驾驭这两匹烈马，将以四马相酬，这种没本的买卖，马某说什么也要试试运气。”

马掌柜和他的同伴轻松裕加的跨上神驹，但见两匹马突然仰首长嘶，彷彿神龙一般，跃过半人高的树丛，飞驰而去，同时在殷家的另一边也忽然传出火警！

信儿用力抽一口气，他朝夜色中的展千帆挥手疾呼：“相公！”

曙光初现，东方乍白。

展千帆两骑三人奔驰在漫漫的道途上，路旁是一片广大的竹林，那披着雪衣的翠竹，轻摇在灰色的晨光中！

忽见展千帆举起右臂，同连丝藕打一个手式，同时勒紧马，减缓速度，终至完全停止。

展千帆翻身下马，示意信儿到连丝藕那边。

“我临时有点儿事，你们先走，我随后赶到。”

连丝藕秋水翦瞳闪耀慧华，搜视展千帆，展千帆则转过身子，拍一拍马头。

连丝藕见状，心中暗紧，旋即她微颌螭首，拉起信儿，依着展千帆的意思策马走了一段路，然而她却在半途上勒马停蹄，并且将绳交给信儿。

“你在这儿等我，没有我的招呼，不要过来。”

“连姑娘，您可是要回头去找相公？”

“你家相公脸色不对，我有些儿不放心。”

“连姑娘，相公的性子倔，您当心相公发脾气。”

“我省得！”

连丝藕娇躯倏闪，回身疾掠。她赶到展千帆驻马之处，循着足迹，投入竹林，当她看见展千帆时，心脏几乎停止，花容也顿失血色。

原来此刻的展千帆，竟然褪尽衣裳，赤膊着上身，卧倒在雪地之中，他浑身通红，双掌用力握拳，紧抵在头部的两侧，而他背部的肌肉，贲拳突起，绷硬如石，看得出他正极力与痛楚搏斗抗拒。

“别过来！”展千帆低吼着，他没有抬头，也没有转身，可是他的身体却开始抽搐痉挛。

连丝藕猛吸一口气，她不理会展千帆的警告，毅然走向他。

“不要试炼我，丝藕！”

展千帆的头覆在雪堆之上，声音彷彿刮着砂石迸出来：“趁我还没有丧失理智之前，立刻离开我。”

连丝藕迳自来到了展千帆的身旁，由蹲而生，并且伸出柔荑，抚摩展千帆的背部，她感觉到展千帆的肌肤滚烫炙手，她的心也随之紧缩抽挛，一团阴影迅速地掩覆在心头上。

“这么做，并不是办法。”

连丝藕的声音好轻柔，她小心地将身躯挨上去：“『留春住』专引内火自焚，功力愈深，受害愈烈，冰镇茹雪也无法消毒热。”

展千帆全身颤栗，他痛苦的道：“不要折磨我，丝藕，我不是圣人。”

“别抗拒我，帆郎，”连丝藕的唇，轻轻的贴在展千帆的肩窝，往上滑移，舐吻他的耳颈。

“我要你大胆的爱我，全心全意的接纳我！”

展千帆发出一声呻吟，他猛然翻身，一把将连丝藕抱入怀中。

“老天，我想碰你，想得都快发疯了！”

天色越来越明，雪霁云开，刺目的阳光从云层间射出来，下金芒，满地的冰花映射成水晶般的亮绸。

连丝藕闭着眼睛，躺在雪地上，她的睫毛在阳光下闪动，凝脂般的玉肤泛着珍珠光泽，那头乌黑的秀发散在雪地上，彷彿白绸上衬托着一片黑晶石。

展千帆温柔地抱起她，将衣裳披在她的身上。

连丝藕睁开翦瞳，凝视展千帆。

展千帆轻吻她的鼻尖，帮她穿上衣裳。

连丝藕柔声道：“难道你不想问我什么？”

展千帆道：“我承认我好奇，可是你的过去我无权干预，除非是你愿意引领我踏入那片世界，否则我不该也不能去探索。”

连丝藕垂下眼廉，她自身旁拿起展千帆的衣物，展千帆接过衣物，道：“我弄乱了你的头发，却不会梳理它。”

连丝藕微微一笑：“我自己来！”

展千帆盯着连丝藕的娇靥：“你好美，真的好美！”

连丝藕含蓄一笑，笑容中有一份自信，倍增她圣洁而高贵的华采。

“你现在觉得如何了？”她轻声的问！

展千帆的笑意凝结在唇边，他一面穿上衣裳，一面说道：“别让我嫂嫂知道！”

连丝藕眸光一闪，她低垂凤目，开始挽起头发。

当连丝藕梳理完毕之时，展千帆也已经摒当妥切了，他走到连丝藕的前面，双手轻托她的纤腰。

“你不高兴？”

“胡扯！”

“别瞞我，丝藕！”

连丝藕抬目端详展千帆，她轻声问道：“你可曾下过工夫去追求她？”

展千帆身躯陡僵，他放开连丝藕，仰起头看着少见的冬阳。

“没有！”展千帆平静的道：“我没有丝毫的机会，从一开始，她喜欢的，

就是我哥！”

连丝藕点一点头，迈步走向林外。

展千帆追上她，拉住她的手臂，道：“我知道自己下作可耻，丝藕，如果你鄙视我，你可以告诉我，但是我恳求你，别把怒意藏在心中。”

连丝藕停下脚步，凝望展千帆：“相信我，千帆，我心很乱，可是我并没有生气！”

展千帆的目光变得柔和，道：“是不是我的粗心，扰乱了你的情绪？”

连丝藕摇摇头，贝齿轻咬下唇。

展千帆的手缓缓滑下，环住连丝藕的腰。

“你在颤抖，为什么？”

连丝藕微垂眼睑，发出一声喟息：“你很敏锐，就好像当年教我和师兄读四秘书五经的晏叔叔。”

展千帆举掌轻摩连丝藕略带冰冷的左颊：“说下去！”

“他是个不谙武事的读言人，然而他才华横溢，学究天人。因为一场家变，被爹所教，从此长住我家，多年来，我爹始终视他为平生挚友！”

“一个能够被受你赞誉的男人，必然有他不凡之处，我希望有幸拜识这位奇才！”

连丝藕目光黯然：“他过世了！”

展千帆感觉到连丝藕的娇躯抽颤一下，他立刻拥住她，然而连丝藕却挣脱他，转身漫视霜衣雪冠的一片银竹。

展千帆的眉头皱了一皱，他走上前自连丝藕的背部环抱她，闻着她的发香，呢喃在她的耳鬓。

“告诉我，丝藕，是什么事情打击得你如此沉重？”

连丝藕闭上眼睛，将上身完全倚靠在展千帆宽大的胸膛上，展千帆的呼吸拂掠过她的面颊，送来一阵阵暖和的气息。

“那一年我十八岁，”连丝藕十指交握扣抵额首：“有个仇家趁着爹出远门的时候，上门来寻岔，当时我和师兄联手合攻，却不是他的对手。眼看我就要丧生在他的掌下时，晏叔忽然捧着一碗沸腾的油冲过来，泼在那人的身上，然后抽出一把匕首，由其不意刺入那人的肾孟，那人在濒死之际，对晏叔击出一掌，晏叔口中狂吐鲜血，往后崩倒，我飞也似的奔上去抱住晏叔，可是我什么都来不及做，晏叔便泄气在我的怀里了。”

连丝藕将螭首埋在自己的手掌心中，一份深切的痛，由她的隐泣声中，导入展千帆的体内，渗入他的心底。

展千帆扳转连丝藕的香肩，拥她入怀。

连丝藕继续追求往事“前七天，就在晏叔过世的前七天夜里，”连丝藕用力抓紧展千帆的衣襟，声音里有掩不住的怨怼：“我在花园里练剑，看见晏叔跨看酩酊的步履出现，我上前扶住他，晏叔却疯狂地抱住我，他一遍又一遍的领吐他的思慕和痛苦。起初我很讶异，可是后来我就被兴奋和喜悦的情绪淹没了，在我的眼中，晏叔像一泓深潭，他满腹经论，儒雅俊逸，我喜欢他，没有保留的喜欢他。也就从那一夜起，我们每天数君日子期待爹早日同来，可是我们没有等到那一天，一场狂飙便粉碎了一切的梦想了。”展千帆的胸涨得好满，一阵阵自天际刮下来的风，绷寒了他全身的肌肉，他粗重的呼吸，试图挤压出一切的郁闷，而他的手却轻柔地托起连丝藕的下颌，替她拭去满脸的泪痕。

“为了你。”展千帆凝眸深视连丝藕：“我但愿长筹！”

连丝藕身躯陡震，她握着展千帆的手掌道：“我们到桐柏山庄去求解药。”

展千帆目光略闪，他笑笑道：“再说吧！”

连丝藕焦急的道：“怎能再说，虽然我体质属阴，压得住热毒，却无法替你毒，千帆，如果没有解药，你再强也捱不过三年！”

展千帆蛮不在乎的耸耸肩，他用手指点一点连丝藕的鼻尖道：“我喜欢听你叫我帆郎，听起来好舒服！”

连丝藕呆了一呆，才从惊愕中回神，她忍不住白了展千帆一眼。

展千帆哈哈大笑，环着连丝藕的肩，走出竹林。

他们会合了信儿，继续他们的旅程。

一路上，快马加鞭，景物飞掠。

他们在大年三十，到达了安郡王府，带给朱见琳、燕盼归及梦丹柔极大的惊喜。

“昨夜灯花，今朝喜鹊。”朱见琳兴奋的道：“我就知道准有贵客临门！”

展千帆重重地唉了一声：“换个词儿吧，兄弟，这句老话已经教我耳朵长茧啦！”

朱见琳笑道：“这句绝妙好词，可是经过兄长指点，我怎么舍得换咧？”

“持钱买水，所取有限。”展千帆反击道：“你不长进点儿？”

“高明当前，敌拙为佳，这是大哥酌教诲！”

“引君入歧途，我该一头撞死！”

“呸！呸！呸！”朱见琳挥袖甩一甩展千帆的两侧：“大过年的，给我说些吉祥话！”

展千帆退走一步，肃手恭声道：“草民失言，王爷恕罪！”

朱见琳怒瞪展千帆：“想气死我，也得挑别的法子！”

展千帆笑了一笑，丝毫没将朱见琳的怒色放在心上。

“我们二一人一身尘霜，先让我们梳洗一番，行不行？”

朱见琳的怒容登时烟消云散，他连连点头，道：“你们先安顿，待会儿我拿上好的大麴替你们洗尘，那是我八王兄，打四川着人送来给我的，又烈又醇，我刻意留着等你来开封！”

“喝酒找我一句话——今宵大麴，明朝屠苏，咱们喝它一个痛快！”

朱见琳愉悦地大笑，不过当他着见梦丹柔的眼神时，他的笑声开始变得不太自然，是这时候展千帆正好上前问候燕盼归，所以错过朱见琳的改变，倒是连丝藕旁观者清，捕捉到这缕微妙的变化，她的心猛烈跑跳了一下。

连丝藕暗地调适自己的情绪，然后走过去垃梦丹柔的手。

“丹柔，知道你一个人快马飞骑到汉阳向见琳示警时，咱们都急得不得了，幸亏你安抵王府，咱们才松了一口气，下回儿你可别再莽撞了！”

梦丹柔噘嘴儿道：“准是麀双叔……。”

“住口！”

展千帆垮下脸，怒骂道：“不用你麀双叔告诉我，船坞沿江各分舵早有急报给我。丹柔，你淘气不打紧，任性妄为却不可原谅，这回别说你爹发火，连我都生气了！”梦丹柔粉脸煞白，低下头不敢吭声。

朱见琳立刻跨步拦在展千帆的前面，挽住他的手膀。

“千帆，你这是做什么！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我这个主人还在这儿，

你这么做，岂不是教我难堪，何况大过年的，你就算要开骂，也该过了十五再说！”

展千帆的下巴微缩，他瞥了朱见琳一眼，目光宛若两把利刃。

朱见琳转过头，吩咐下人去准备客房。

接下来的日子，倒也相当平静。

展千帆和朱见琳成天往外头跑，难得见到他们的人，而连丝藕和梦丹柔也忙着帮燕盼归打点未来小生命的用物，即便是忠儿和信儿，也被展千帆招到外边跑腿办事，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间。

当大年初九的晚上，展千帆和朱见琳终于有空留在王府里与大多儿相聚时，展千帆却表示了归意。

“小叔叔。”梦丹柔按捺不住好奇，问道：“你们这几天究竟在忙些什么？来匆匆，去匆匆，这会儿连回家都匆匆了！”

展千帆含笑道：“我出去拜会一些人，也拉了一些生意，现在要赶回去调度船只，联络货运！”

梦丹柔皱一皱鼻子，一付不以为然的神色：“你谈生意，却穿着薄底快靴，劲装短袄，另外信儿还忙着替你磨剑拭鞘，未免太杀伐了！”

展千帆目光忽凝，他盯着梦丹柔道：“小女儿儿，别太精明，那样子会吓坏男人的！”

梦丹柔脸色微变，旋即她俯下头，不再作声。

朱见琳看在眼里，他拍一拍展千帆的肩，道：“千帆，丹柔年轻，给她留点儿余地。”

展千帆望向朱见琳，两个男人的视线便扭在一起了！

这时候，燕盼归插进话，打破了沉滞的气氛，却是说出的话叫人大吃一惊！

“千帆，我要随你一块儿回家。”

“开什么玩笑。”

“我是认真的，我不要留在这儿悬念你的安危。”

“嫂嫂，你答应过，为了展家，为了哥，为了未出世的小娃囡，你一切听我的安排。”

“是的，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你的背上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

展千帆双眸倏睁，暴射怒芒。

“孩死的忠儿，竟然把我的交代当作马耳东风。”

“别怪忠儿，”燕盼归神色庄重而坚毅：“我到底也是他的主子，我逼他说，他怎敢不说。”

展千帆面罩寒霜，仿佛凝结的冰石！

燕盼归放柔了声音，道：“千帆，让我出面澄清事责，揭露真相，还你清白。”

展千帆摇摇头：“这种事越描越黑，再说你目前也不方便！”

燕盼归犹不放弃，企图说服展千帆：“请听我说，千帆，我是有孕，并不是有病，何况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与其躲在人后，畏缩受屈，徒然教人绘形绘影，倒不如挺身而出，据理辩明。”

“嫂嫂，你的善意我珍惜，不过我自个儿的事情，由我自个儿来处理，你别插手。”

“千帆，如果千舫在这儿，他也不会任你单肩独挑这些磨难的。”

展千帆反问燕盼归：“若是哥在这儿，你认为他会允许你在这种情况下抛头露面吗？”

燕盼归微微一窒，她的手下意识地抚摩鼓起的腹部。

展千帆缓和了语调，道：“嫂嫂，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请你谅解！”

“燕盼归站起身，走向展千帆，然后她跪了下去，真挚的道：“千帆，至少允许我回家。”

展千帆俊脸陡变，他猛然别过头，闭起双眼，斩绝刚硬的线条，深刻在眉尖。

燕盼归的手轻轻地搭在展千帆的大腿上。

“让我在家里等候千帆回来，让我的孩子在他自己的屋檐里出世，千帆，当二月十七日的那天来临，即使我不出面，也请允诺我在场。”

展千帆的容色由原先的苍白，渐渐赧涨出玄奇的红。

连丝藕心中一紧，忍不住急呼道：“千帆！”

展千帆蓦地张开眼睛，含着深意望着连丝藕一眼。

连丝藕娇躯微僵，嘴角泛起难以察觉的抽动，露出十分担心的紧张，她真怕……

见展千帆伸手托起燕盼归。“嫂嫂。”展千帆又恢复了沉静，他平缓的说道：“我的未来还有许多血战，而且一路上也有许多凶险，我不能冒险。”

燕盼归双唇一抿，她坚决的道：“千帆，请原谅我的任性，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去，任何方式，在所不问！”

展千帆强聚出来的宁静，立刻被捣碎了。

“嫂嫂，倘若你坚持归意，我不会怪罪你，但是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这么争执也不是办法。”朱见琳见状，出声打圆场：“我看这样吧——既然盼归嫂嫂归心似箭，我来安排一下，让你们以皇眷的身份回转浔阳，这么一来，沿途自然会有大小地方官出头照料，护卫相送，应该可行。”

“冒充皇眷，罪名不小。”展千帆皱眉道：“我认为不妥！”

朱见琳注视展千帆：“有我随行，我说是皇眷，有谁敢说不是。”

展千帆双肩倏扬：“见琳，你别淌混水。”

朱见琳深沉一笑：“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紫府和天鹰盟的事，我是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你存心和我耗上！”

“如果紫府确实是我蓉姑姑在背后主事撑腰，这也算得上是我的家务事了。”

“见琳，我不许你胡闹。”

“别对我板脸孔。”朱见琳铿锵有力的说道：“咱们兄弟可不是起哄叫看玩的，这件事情就算没有扯上蓉姑姑，我也会插手的。”

展千帆咬牙道：“你的固执激怒我不打紧，可是你若得罪了上方，落个除爵撤封，你将以什么面目去见老王爷，你又如何向众位兄长交代？”

朱见琳盯着展千帆，忽然绽开一抹俏皮的笑容：“要交代什么？如果汉阳少了一座安郡王府，那就表示展家船坞将多出一位拉纤撑舟的梢公罢了！”

展千帆的脸上没有丁点儿笑意，他语重心长的说道：“玩笑话儿随你高兴说，祸事却千万不可惹，见琳，咱们都不再是小孩了。”

朱见琳收起嬉态，他顿了一下，然后振起胸脯，以严肃的口吻道：“千帆，我这固执意探访江州，并不单是为你，同时也是为了我自个儿！”

展千帆的心钟忽撞巨响，他凝视朱见琳：“为了你自个儿？”

朱见琳走向梦丹柔，他将手环在梦丹柔的肩上。

“我决定娶丹柔！”

展千帆的下颌一阵紧缩——该来的终归会来。

“我要土九江徵求禅决的首肯，这件事请你也在在一旁，敲敲边鼓，为我讲一讲情。”

展千帆目光如电，搜视朱见琳：“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你是否了解你想做的是什麼？”

“如白染皂，一清二楚！”朱见琳的语气坚决而肯定：“我这五年来，几乎是数着日子等着丹柔长大。”

展千帆的视线转向梦丹柔，他的神色也柔和下来了。

“丹柔，你确定这是你要的？”

梦丹柔不禁缩瑟一下，就在这时候，朱见琳的手臂用力地箍紧她，带给地无形的鼓励。

梦丹柔抬目看了朱见琳一眼，朱见琳正深深地注视她，于是，她再次望向展千帆，斩绝的点一下头。

“是的，小叔叔，我愿意嫁给琳叔叔！”

琳叔叔？展千帆的心头蒙上了暗影，他忍不住长吸一口气。

“小叔叔，你会阻拦我吗？”

“阻拦？”展千帆的舌头舔舐一下乾燥的唇，他苦笑一声道：“我没有立场去阻拦你的决定！”

梦丹柔垂下了目光。

展千帆移目朱见琳，他们眼神各自诉说着心底的私语，却无由将它化做声音。

僵窒了少许之后，还是由展千帆打破沉寂：“日后，别让我听到丹柔说一个『苦』字！”

“这是当然，我比你更在乎她的喜悦和痛苦！”

“那么你发誓——你愿意包容她的一切。”

“我发誓！”

展千帆伸出右手，诚慈一笑：“见琳，看来我有祝福的份了。”

朱见琳也伸出右手去握展千帆的手：“含在兄弟的份上，帮我说服禅决。”

展千帆好像吞下一颗烫红的炭在喉管里！

“除了禅决之外，慧娘那儿也将是一场艰苦的奋战。”

朱见琳低头看着梦丹柔，投给她坚定不移的眼光。

“为了丹柔，我愿意奋战到底！”

朱见琳说罢，抬目望向展千帆，他的眼底隐现另一股意志力量，传到展千帆的心中。

展千帆微微颌首，改变话题，道：“关于行程的安排，你有没有腹案？”

“行程？”

“嫂嫂要回家，路上必须有万全的准备，我绝不许出一点儿差池！”

燕盼归闻言，凤目忽亮，她兴奋地挽着展千帆的手腕：“谢谢你，千帆！”

“别谢我，嫂嫂。”展千帆索然道：“是我扭不过你！”

燕盼归抿一抿唇，放开展千帆退了一步。

展千帆转身走向连丝藕，他们的视线便立刻交胶在一处了！

## 第二十四章

朱祁蓉把手搭在朱见琳的手腕上，扫视四周，道：“张庆槐出身将门，与我自小订亲，可是当他遇到殷蕊媵之后，竟然涎着脸跟我说他想退婚。

当时我警告他，要是他胆敢变卦另娶，我必将血洗整个神鹰门，可是张庆槐仗恃我兄接掌邵王府在即，他知道我一旦冲动行事，要是落下了什么把柄，那么覬觞邵王府那片王田的朱家子弟大有人在，他们势必会藉故生事，夺爵争采。

因此张庆槐吃定我投鼠忌器，不敢愤事，偏偏我性子一起，天不管，地不管，硬是调遣三十名侍卫高手，将神鹰门上上下下杀个清光。

而我哥在闻讯之时，已经来不及阻拦这桩血案的发生了。那时候他暴跳如雷，下令把我关起来，我还以为他会杀我请罪，没想到他居然动用你们兄弟二人代我扛罪！

玄伯伯，菩伯伯，这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将你们的恩义放在心上，所以当大哥告诉我，朝廷鉴于殷蕊媵一哭一闹所动支的江湖白道势刀，几乎凌驾了地方王侯，而我朱家原本就是草莽出身，深知这股势力坐大的严重性，于是朝廷暗中示意大哥，设法削弱这股力量，我便当仁不让挑起这项使命。

首先，我组织『紫府』用以吸收江湖绿林帮会做为后盾，当我的根基扎稳之后，我就开始展开行动，专门找白道的麻烦，尤其是当年协助殷蕊媵在鄱阳湖畔围袭你们的那班帮凶，我更是不讲情面，一个都不放过。”

梦机玄嘎声道：“郡主，你这是何苦？”

朱祁蓉目中神光闪动，她转过身移向展千帆，仔细地打量那个气宇轩昂的青年，道：“如果我早点儿知道你是玄伯伯和菩伯伯的弟子，我说什么也不会让方浩威的计谋得逞。”

展千帆淡淡的道：“晚生虽然承蒙大爹及二爹的授艺之惠，却没有任何师徒的名份。”

“我就是要你这句话！”朱祁蓉笑了一笑，她转对殷蕊媵，神情急转冷峻：

“四十年前约二凶是被你逼出来的，当时你初逢惊变，恨火正炽，手段难免酷烈，我可以谅解，可是你今日食髓知味，重翻旧调，就只为了逞遂私愤，不惜撒下漫天大谎去诬蔑一个无辜的青年，殷蕊媵，你这么做，不觉得惭愧，不觉得羞耻。”

“住口！”殷蕊媵怒道：“若非你当年心狠手辣，残忍无情，屠杀神鹰门老少六十馀口，怎么会有日后这些夹缠不清的恩恩怨怨！朱祁蓉，你自个儿两手血腥，一身罪孽，你拿什么脸来诘问他人的功过是非。”

朱祁蓉沉声道：“咱们之间的恩怨，咱们自个儿了结，然而展二魁君的清白昭雪，却由不得你打马虎眼儿混过去。”

殷蕊媵冷嗤一声：“展千帆是你儿子，你这么心疼她。”

朱祁蓉目光略黯，她轻喟道：“坦白说，二魁君若是我的儿子，我死也瞑目了。”

此言一出，别说展千帆讶然，即使是殷蕊媵也大出意表，诧异万分。

“千帆。”朱祁蓉望着展千帆：“沾两位梦伯伯的光，我托大直呼你的名字，你不介意吧。”

展千帆推说不敢，心中却暗暗叫苦，他知道这种突来的亲密，意味着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

“今天我当着众人面前，直承当年的过节，你可明白其故安在？”

“晚生愚昧。”

“别跟我生份，千帆，我此刻会站在这儿唠叨这么多话，其实是为了交代身后之事，你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应该仁慈一点儿。”

这回连朱见琳的脸色都变了：“蓉姑姑！”朱祁蓉挥一挥手，她神情泰然自若。

“我的身体很差，目前全是靠药物支撑着，去年年底千帆曾经投帖请见，当时我推托在东林寺礼佛还愿，其实我是在那儿静养。也正因为我的体力不继，所以当谢观宝和黄复其从桐柏山庄到保国公府邸来找我时，我拦不住黄复其到展家船坞踩底，才会凭空又引比一段枝节来。”

“蓉姑姑，你容光焕发，不要说笑了。”

“傻孩子，这会儿岂是说笑的好时刻。”

朱祁蓉走到展千帆的前面：“紫府目前掌握相当的绿林势力，稍有不慎，安置不宜，势必形成江湖祸乱的根源，所以它一直是我心上的重石，偏偏我的孩子没有一个争气，而我所器重的勋维，又把绿林当成狐鼠，避之唯恐不及，更别谈接掌了，正因为后继无人，使得我始终不能把这个担子交出去，千帆，别怪我交浅言深，我经过这些目的观察，对你的才华深俱信心，希望你念在我风烛残年，来日不多，接受我的请托，接管那个烫手山芋。”

展千帆脸色肃穆，直盯那位雍容华贵的妇人。

一旁的殷蕊媵却已经按捺不住，讥讽道：“朱祁蓉，你还有没有一点骨气。想当初你和传杏联手合整展家船坞的时候，你想的点子又歹又毒，如今展千帆人好好的没受到损伤，你就死皮赖脸想巴结上去，也不怕丢人现眼，折了武家气节。”

“随你笑吧！”朱祁蓉非但不动怒，而且还发出一声喟息：“对于展家的血债，我一直耿耿于怀。坦白说，方浩威卧底紫府，我何尝不知，我也看出他对展家心怀积怨，然而我却忌讳展家船坞财雄势强，我更眼红他们在长江水道上的威望日胜一日，所以我明明晓得方浩威居心叵测，却放任他去捣蛋搅局，弄得展家支离破碎，元气大伤，当我得知『擎天九式』在二魁君的身上重现时，我便惊觉大错铸成，却已经追悔莫及，只能极思补救了。”

“在亡羊补牢上，你显然做得很完善。”殷蕊媵的声音充满讽刺之意：“首先你用官方之力压下他的海捕公文，当他潜回九江时，你便凑巧有事调传杏到赣南去公干，而这一次的除魔大会上，你授意展千帆坚持在九江举行，好方便你支使官方的力量替他做掩护，甚致连少林，武当这些江湖上的名门正派，也都跟着推翻前议，托称展二魁君侠名在外，不愿插手此事，朱祁蓉，你知不知道，你活脱脱像一只老母鸡，极尽所能地保护你的小鸡仔儿。”

“前面那一截，我没话说。”朱祁蓉微笑道：“致于少林，武当他们合议抽身而退，却不干我的事了。”

“这件事情我在场，因此我很清楚。”朱见琳接续道：“今年年初，展二魁君造访汉阳之时，缘机拜会了成王千岁。殷前辈既然结交白道英雄，想必十分清楚，成王千岁乃是少林寺善通上人的俗家师弟。当时，成王府邸坐满了朝廷亲贵，文武要员，以及江湖耆宿，而展二魁君但凭一怀磊落的胸襟，和手中那把三尺青锋，以武见礼，与那些武林前辈，朝中大将，轮番过招，连战八日，赢得举座的叹服，不但那些前辈愿意为他声援，甚致连成王千岁也赠送二魁君一块令牌，权做展家船坞的牙帖儿，凡是与成王府有情面的买

卖，都可以透过展家船坞去交涉，当时二魁君为避完江湖纷争扩大，他婉拒了那些江湖前辈的声援之议，只是请求他们力诚门下子弟介入展家船坞的这场过节之中，否则今日的大会上，天鹰盟的境遇将会更难堪。”

当朱见琳说话时，竺传否一直凝望长江，神情深沉难测。

不过殷蕊嫣的脸色却迭变不已，所以朱见琳话声一挫，殷蕊嫣立刻转向展千帆，逼视那张强烈分明的俊容，道：“展千帆，靠别人的嘴捧出来的，不是英雄好汉，你拿出你的真本事来，让我老人家开一开眼界，看看你是如何折服那些一个比一个傲的前辈高手。”

展千帆的嘴唇撇成一条细丝，他还没开口，竺传否已经走上前。

“义母，杀脾斗是孩儿的事，请让孩儿来处理。”

殷蕊嫣目似锐刃，严厉的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这场决斗已经不是单纯的雪耻复仇，你绝不许因为斐云玑昔年的思义，而将天鹰盟的荣辱断送出去！”

竺传否表情木然，他恭身道：“孩儿明白。”

竺传否转对展千帆，但闻一声剑鸣，锵然作响，旋即闪现一抹银弧，流划而逝，而竺传否的长剑已然出鞘，斜放胸前。

“上一代的恩怨，这一世的仇嫌，展千帆，我们都是宿命的轮回，任何的语言都收不了既定的命运，你拔剑吧！”

展千帆星眸如潭，深不可测，他直视竺传否，细读一颗苍芒的心，他可以体会出竺传否的苦涩无奈，也知道他在枷锁中挣扎，踟躇着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道路。

展千帆的心不断的下沉，严格说来，展家船坞一样是昔时情仇下的牺牲品，然而在这刻荒谬的势态中，展千帆不知道他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紫府的恩仇交混成一片模糊，天鹰盟的诘难恍若钉上的确头，而他就是那根钉，系合住四十年的岁月——，平白引来了千锤百。

就在这个时候，停泊江岸的“吟香小”，疾窜出一缕厉的琴声，琴声戛然而止，又突兀扬起，音符急串未歇，抑扬交错，激汤出裂帛般的旋律，直教人心旌动摇，慑魄惊魂。

展千帆全身暴颤，俊容遽转苍白，他用力咬紧牙关，热泪依旧盈眶浮现这是遭逢家变之后，他第一次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他流泪了！

没有多久，“吟香小”出现全身素白的武香兰，她手捧一管翠玉长箫，缓缓步下画舫，走到展千帆的面前，将玉箫呈上去。

展千帆接过玉箫，他的手陡起一阵颤抖，武香兰抬目盯着展千帆，绽开一抹诚挚的笑容。

展千帆做一个深呼吸，然后朝向武香兰感激的点点头，接着他持箫就口，应和画舟的琴韵，逸出一缕幽幽的箫咽。

琴声越来越低抑，箫音愈来愈悲切，它们相互倾吐着积郁，渲泄出痛楚，那份默契，那份了解，还有那股苦闷，都转成一连串的音律，飘浮在这片肃杀的江天之中。

琴声逐渐消逝，终至寂然，随即一道激越的吟诵声，踩着箫曲流旋奔腾的“驻马听”之曲调，番出一首慷慨昂扬的唱词：

“水涌山叠，年夕周郎何处也？

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檣櫓一时绝。

麈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

二十年流不尽的英虽血！”

刹时间，这首关汉卿的元曲，渗入每个人的心田深处，唤起热血贲张，而画舟的垂掀开，昂立着玉树苍松般的展千舫。

在展千舫的身后，则站着清减却不失明艳的竺掬欢，以及一名花甲削瘦的青衫客。

展千帆步下“吟香小”，走向展千帆。

江风吹掠，波涛呜咽！

在平台中央，展千帆和展千舫相视而立，他们身颀长，挺拔俊逸，宛若两座高山，峻伟奇傲，孤特不群，散发出巍峨的气势，坚毅的神采，彼此争辉，难分轩轻。

只是此刻，历劫重逢，恍若隔世，他们的眼眸里，汤着湿意，交织着悲喜，血色从他们的双唇上消失，激动的情绪绷紧了他们的背脊，兄弟两人都想启口说话，然而嘴唇噙抑不已，却发不出半点儿声音。

僵立半晌之后，展千舫先伸出手，他紧紧的搭住展千帆的双肩，欣喜那肩膀依旧宽阔结实，而那种真实的接触，立刻泛起一阵强烈的震颤，传遍他们的全身，展千帆双臂猛然交错胸前，用力握着展千舫的手腕，他的心突一阵绞痛，老天，记忆中的坚实肌肉竟然化成枯瘦的骨骼，这意味着眼前那付削瘦的身躯，曾经承受过多少磨难，多少摧残，展千帆的眼底浮动着泪光，摧肝揉肠的剧痛，宛似在心版上割裂出一道极深的伤口淌着鲜血，腥了他的喉头，他的心肝——半晌，展千帆用刀的迸出一声嘶哑的喊叫：

“哥！”

展千舫抽颤一下，他卷起衣袖，用袖口拭掉展千帆眼角的湿痕。

“你受苦了，千帆。”

展千舫温和的声音混杂了痛楚，浊入风里。

展千帆用力的摇摇头。

“哥。”展千帆咬着牙关：“你瘦得不像话，你瘦得教我心痛。”

展千舫吸一口气，他轻声道：“我不瞒你，千帆，我逛了一趟鬼门关，幸亏有舅舅妙手回春，他死拉活拉，硬把我拉回阳世，重新做人，我已很满意了！”

“舅舅？”展千帆的眼睛忽然睁大。

展千舫比一下青衫老者：“人呼老猿猴，医术武功堪称双绝，却一向游戏风尘，不显声名，他是娘幼时的玩伴，和娘一块儿长大。”

展千帆立刻走到袁军河的前面，恭恭敬敬做一个长揖。

“前辈援兄大德，恩同再造，展千帆没齿不忘。”

袁军河摆一摆手，他笑笑道：“只要你肯学千舫，叫我一声舅舅，我就心满意足了。”

展千帆立刻改口道：“舅舅！”

袁军河亲切的拍一拍展千帆的肩，连连点头称好。

这时候的展千舫则返身走向殷蕊墙和朱祁蓉。

“晚生展千舫，见过两位前辈。”

“二魁君若是傲世奇才俊郎君，大魁君则是翩翩浊世佳公子。”

朱祁蓉目光扫掠过展氏兄弟，发出由衷的赞叹，又道：“两位贤昆仲聚天地灵秀于一身，真一时之瑜亮，令人羨煞，也教人妒煞。”

展千舫彬彬有礼的欠一欠身，他自怀中掏出两张折叠完好的纸，分别

递向朱祁蓉和殷蕊媿。

“晚生冒昧，请两位前辈过目。”

朱祁蓉和殷蕊媿互望一眼，各自摊开各自的纸片，旋即便见朱祁蓉目光疾闪，殷蕊媿神色大变。

“紫府盟友的名册。”朱祁蓉盯着展千舫：“显然已经落人大魁君的手里了。”

展千舫从容一笑，道：“狄可永倦马思返，以此为贄，晚生见猎心喜，毫不客气地收下来了。”

朱祁蓉双眉微扬，露出似笑非笑，莫测高深的表情。

殷蕊媿则沉着脸，问道：“你又怎么会拿到我天鹰盟的名册？”

“一样！”展千舫洒脱的道：“宋晓江有意重归旧巢，当然不能够空手而回。”

殷蕊媿目射怒芒：“展千舫，你要是个汉子，就别弯抹角说话。宋晓江被关在金龙帮，除非有人深入金龙帮去救他，否则他休想逃出来。”

展千舫微哂道：“晚生的确走访了金龙帮，也和殷帮主做了一番长谈，至于带走宋晓江，只是机缘凑巧，因时制宜罢了。”

“你别得意！”殷蕊媿寒声道：“倘若淮生有任何不测，我发誓我将血洗你展家船坞。”

“殷前辈，”展千舫俊容转厉：“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今日舍弟赴约江岸，你却安排金龙帮的弟兄伏袭我展家船坞，存心重挫我展家，虽然舍弟动用各方情面，做了防范，然而血战发生，死伤势必难免。念在武林一脉，彼此都是在江上讨生活，中的辛苦大多儿心知肚明，何必以一己之念，连累弟兄们跟着受罪受难，所以我不惜抛开仇隙，亲赴金龙帮，与殷帮主做一夕长谈，力劝他撤离伏袭人手，以保两方之实力。”

展千舫威态乍，他顿了一下，改以冷静的口吻又道：“幸亏殷帮主处世明理，通权达变，当他权衡轻重之后，很快就采纳雅言，同意展某之议。”

“呸！我不相信。”殷蕊媿怒道：“淮生没那么贱，三言两语就能让人给打发了。”

展千舫淡然一笑，压低音量：“当时晚生一手执剑，直此殷帮主的咽喉，而殷帮主年仅三岁的独子又抱在宋晓江的怀里，殷前辈，在那种情势之下，你认为殷帮主该不该变得十分的理智，十分的聪明。”

殷蕊媿容包丕变。

展千舫又恢复原有的确脱，道：“殷前辈，你之所以打击展家船坞，不外乎是担心展家为紫府所用，以及为了扩张金龙帮在江湖的势力罢了。然而展家船坞虽说是武林一支，骨子里则是不折不扣的生意人，我们一向讲究和气生财，也主张同存共处，毕竟天下之大，我展家船坞吃不了整个江南水运的买卖，况且金龙帮真有那份本事拉走展家船坞的生意，那表示展家子孙无能，保不住先业，守不住江山，丝毫也怨不得别人。展某这么说，绝不是恃狂卖骄，故作姿态。殷前辈，你何妨深入一想，倘使金龙帮与展家船坞坚持意气之争，非分出高下，拼个死居不可，那么几扬格斗下来，婆方精英殆画，元气大伤，弄得舟楫琴落，客气却步，凭白便宜了一旁观斗的渔翁，那又何苦来哉？”

殷蕊媿怒容逐渐消褪，她目光灼灼审视展千舫，道：“展大魁君辩才若寅，辟理精透，而且言简意赅，针针见血，能折人于无形，屈人于谈笑，的

确高明。”

“不敢——展千舫神情微肃——他发现沉着之后的殷蕊媵，威仪自显，令人望之惕然：“事实上，晚生已经与殷帮主取得共识，我们两方同意化解成见，捐弃前嫌，以开放的胸怀换取江上武林的祥和，避儿血腥杀戮，防止无谓的悲剧。”

当然了，晚生也明白，天鹰盟对于金龙帮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舍弟与紫府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微妙，我们若想彻底的弥平彼此的歧见，必须仰仗殷前辈和朱前辈大力成全，因此晚生不揣冒昧，挟蕴以求，还望两位前辈本着天心仁厚，体恤好生之德，周全江湖末学的一片赤诚，同为武林太平共弭仇寇。”

殷蕊媵的神情闪变不定，朱祁蓉则望天寻思。

展千舫转向展千帆，歉然道：“千帆，这件事情我擅自作主了。”

“别这么说，哥。”展千帆真挚的道：“我支持你的一切决定。”

展千舫感激的一笑。

这时候，朱祁蓉开声说道：“展大魁君，我想紫府的名册，你不妨逕交二魁君去处置，致于本座将以私人的立场和殷蕊媵周旋这四十年来的恩怨，所以紫府这方面只要有二魁君的一句话，便可尘埃落定，毋须多谈了。”

展千帆蹙顿道：“太夫人难道不认为这么决定太仓促了？”

“对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而言，”朱祁蓉怡然一笑：“任何决定都不嫌仓促，二魁君，请你勉为其难吧。”

展千帆心事重重：“展某与竺盟主的战局未定……。”展千舫连忙道：“你们两人千万打不得。”

展千帆和竺传杏不禁同感诧异。

展千舫却转向殷蕊媵，拱手执礼。

“晚生已经代舍弟作主，替他订下了掬欢姑娘之亲，以结两家秦晋之好，这桩亲事，还望殷前辈首肯支持。”

殷蕊媵及竺传杏为之一愕。

却听展千帆变色疾喝：“哥，你不能！”

竺掬欢花容顿时惨然，她咬着下唇，低俯螭首。

展千舫瞪着展千帆，双眉高扬。

“你方才怎么说来着？”

“那不同。”展千帆觑了竺掬欢一眼：“我曾经答应掬欢姑娘，一旦此间恩仇了却，我目会负荆请罪，任杀任剐，这项承诺，嫂嫂，翔青和丝藕都很清楚。”

“展千舫淡淡一笑：“既然命都能豁出去了，人还有什么话说？”

展千帆如吞黄连，苦在心中，却碍于人前，不忍让竺掬欢过于难堪，只好将一怀苦衷隐忍不提。

殷蕊媵神情有些怅惘，她对展千舫道：“从小，掬欢的事就一直由传杏在安排，时至今日，我更没有插口的必要了，这件婚事，大魁君还是直接找传杏去谈吧！”

展千舫头刚点，一声苍劲的威喝便划空传来。

“姓展的小贼，收了你的如意算盘。”

顷刻间，一道黄影奔掠而至，挟带一抹疾光，扫向展千舫。

展千舫星眸转厉，手臂一振，旋即便听得一声剑啸，唤起一道青虹，

同四周漫撒逸射，激汤出汹汹煞气，仿佛要将黄影吞噬软绝，而同时间，梦氏父子也如奔雷急窜，引动三圆闪电，化做层层金幕，缠向黄影，那股气魄，直教人魂魄俱飞，心胆皆骇。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展千帆和袁军河齐声厉吼：

“住手！”

话落之际，展千帆人若神龙，飞冲而起，他闯入剑影当中，以未出鞘的长铗，硬生生地难开绵密不绝的银光冷芒，将展千舫及梦氏父子，强逼至一旁。

另外，袁军河也纵身上前，他素手无器，拦截黄影的攻势。

那黄影是一名年逾八旬的老妇，虽然她鸡皮鹤发，可是她的动作矫捷如兔，猛烈如雷，手中那柄青蜂呼啸着炙肤恨火，宛若欲把天地变成一片焦土。

袁军河目光悲栗，他咬一咬牙，不惜以身喂虎，让森森冷剑划过左肋，凝窒住那股狂暴威刀，顺势扯住老妇的持剑右腕。

那老妇双目赤红，她眼见一旁的展千帆胸前大露空门，未做丝毫的防备，她拼着脱臼，挥掌出招，猛袭展千帆。

“小心，千帆。”展千舫大叫！

但闻“澎”的一声，展千帆闷哼斜身，身躯踉跄后退，扑倒在展千舫的身上，张口喷出血箭。

展千舫扶住展千帆，焦急地喊道：“千帆！”

展千帆的俊容遽转灰白，他用力抓紧展千舫的手，强撑着颤栗的身躯，嘶哑的道：“哥，别为难桐柏山庄的林老夫人。”

“桐柏山庄？”展千舫脸色大变。

展千帆的身暴颤，大量的鲜血再度涌吐，不但殷红了自己的衣裳，也溅污了展千舫的脸和手。

展千舫心胆俱裂，他对武香兰疾喝道：“快去请玉郎叔来。”

展千帆抬目望着展千舫，他吃力的道：“抱歉……哥……。”

展千舫泪光浮现，悲痛逾恒：“一定要撑下去，千帆。”

展千帆用力喘了一口气，全身簌簌战栗，血迹延着下颌滴落，在模糊中，他听到袁军河叫出一声：“娘！”

展千帆身躯蓦地一抽，他想挺直上身，奈何已经力不从心，眼前的黑雾愈来愈浓。

“不要让我抱憾！”展千舫狂乱地呐喊：“千帆，千万不要让我抱憾！”

展千帆嘴唇嗡动，他想说些什么，可是除了惨杂肉块的淤血之外，他无法吐出任何声音，展千舫拼命用衣袖擦拭展千帆的血迹，然而展千帆却闭上了双目，他的头缓缓垂倒下去，不再动弹了。

当展千帆再次转醒时，他发现他已经躺在自己的卧房里，而展千舫正守在他的榻旁，拧着一条毛巾，揩他赤膊的身子。

展千帆伸手拉住展千舫的胳膊，展千舫猛然抬头，展千帆不禁倒吸一口气。

此刻的展千舫，两眼通红，胡髭未理，那付憔悴的模样，刺痛了展千帆的眼睛，也割裂了他的心。

展千帆强打笑容，沙哑的道：“我昏睡多久？”

“老天！”展千舫故意扳起脸孔：“你自个儿说，我该不该痛揍你一顿。”

“该！”展千帆双手枕在头下，敞开胸脯：“敬领责罚，恭聆教诲！”

展千舫用毛巾轻轻的抽在展千帆的腹部：“你知不知道你身系多少人的关怀和期盼？”

展千帆抓住腹上的毛巾，他盯着展千舫，由榻上坐起来。

“靠近我，哥！”

展千帆走过去，坐在床缘。

展千帆敞开展千舫的衣襟，他凝视那付瘦骨嶙峋的胸，一遍又一遍扫掠过胸前满怖的斑斑疤痕，然后他伸手轻抚那道最长最深也最醒目的刀疤。

展千舫感觉到那只手发出强烈的颤抖，他推开那只手，将衣裳拉称。

“蓉姑姑目前正住在咱们家，她每天都来垂询你的情况。”

展千帆神色一凛：“蓉姑姑？”

展千舫把毛巾卷入掌心。

“蓉姑姑由于练功不慎，走火入魔，让真气反震自个儿的心脉，现在她命如悬丝，随时都可能驾返瑶台，可是她为了确定你的安危，拼着在展家过世，也不肯回去，魏少君扭不过她，只好陪着她留在咱们展家大宅里，以应不测。”

“殷前辈那儿呢？”

“殷前辈已经把天鹰盟交给传杏全权负责，她自个儿则领着一些子弟回去了。”

“就这么简单？”

“殷前辈眼看蓉姑姑命如风烛，她也跟着豁然大悟了，毕竟她们都上了年纪，火气不似当年旺盛，再说殷前辈曾经经历神鹰门的毁门之痛，她不希望再将天鹰盟断送出去，又一次尝受流离椎心的惨淡生涯，另外……。”

这时候响起一阵叩门声，打断了展千舫的话题。

“大魁君，麇双请见。”

展千舫以目徵询展千帆的意思。

展千帆微微颌首，迳自朝门口发声：

“进来吧，麇双。”

看见谷麇双推门而入，展千帆的心再度打了一个结，他注意到谷麇双约两眼布满红丝\*那付憔悴的漠样一如展千舫。

当谷麇双正想向展千帆见礼时，展千帆忽地撩起床上一张薄巾，笔直地甩向谷麇双，挡遏他的低俯之势。

“别来那一套，麇双，你知道我的脾气。”

展千帆手臂陡抖，那片薄巾立刻倒抽而掠，飘回床榻，覆盖在展千帆的腿上。

“二魁君，您教属下情何以堪？”

展千帆打量谷麇双，皱起双眉：“麇双，瞧你的模样如丧……。”

“孝”字还在展千帆的舌尖打转，一抹伤痛之色，同时闪过在展千舫和展千帆的眼底。

展千帆舔一下嘴唇，改口问道：“你和庄姑娘，是否能圆鸳鸯梦？”

谷麇双粗嘎的道：“属下有二魁君以命相护，而林前辈也认祖归宗，愿为敏思作主，属下和敏思，就等二魁君玉体康复，做我们二人的大媒人了。”

展千帆笑道：“这是喜事，瞧你说得这么愁眉苦脸，若是遇到不知情的，还当作你是赴刑台哩！”

“二魁君为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胡扯！”展千帆挥手道：“一样是赢得佳人为偶，你看看琳得意的神采，麀双，你该惭愧。”

谷麀双撇着唇，道：“安千岁这些天也笑不出来了，二魁君，大多儿都为您揪足了心。”

展千帆不禁一窒，他沉默顿时，然后转向展千舫。

“舅舅就是投崖未死的林连生前辈？”

“不错！”袁军河在燕盼归的陪同之下，跨入卧房：“我就是当年那个没有骨气的不肖子。”

展千舫站起身，让出位置。

“千帆，我们同受舅舅的救命之恩，在你受伤的那天，舅舅忍着伤躯，先来救你，当你的情况稳定之后，舅舅才让王郎叔去裹伤。”

展千帆满心不安：“舅舅，千帆生受了。”

“谁教你们是云玑的孩子！”林连生亲切一笑，他先替展千帆把脉探息，然后又审视他的眼睛及指尖，最后林运生十分满意的点点头，“这付体魄，娶妻生子绝对不成问题了！”

展千帆的隐忧再度撩起，他瞥了兄长一眼。

“千帆，我知道你对我的过去存有许多不解之处。”林运生似乎误解了展千帆的眼神：“当年我在九宫山投崖时，被一位医术精湛的江湖异人所救，他不但治愈我的伤势，重造我的伤容，更将一身的医术倾囊相授。七年之后，先师弃世，我又守庐三年，才重蹈红尘。起初我以走方郎中的身份寻访家母，而我遇见家母之时，她却在我的衣冠冢前焚香祭扫。说来荒唐，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她也看了我许多眼，可是她已经认不出改头换面的我了。当时我挣扎了很久，然而眼看自己的潦倒，再看看家母的富裕，我实在鼓不起勇气前去相认。”

展千帆不以为然，却不便置喙。

“当我母亲离开之后，云玑和展毅臣也相继出现，当时我很震惊，心中百味杂陈，我没有想到展毅臣居然会陪云玑来祭坎，我更没有想到他会为了云玑，情愿躲避我母亲——我想你们或许不知道——当年展毅臣曾经拜访家母，表示他会排除万难，迎娶云玑，那时候我母亲极尽所能地羞辱他……算了，这段尘封往事何必跟你们两个孩子提，不过，也就是从那一眼起，我发现纵使历经了那么多年，我对云玑的思慕仍旧有增无减，同时我也很欣慰云玑过得很美满，很幸福。”

展千舫和展千帆分别欠身以表谢意。

“不怕你们见笑，我曾选择九江定居，完全是为了云玑，而我接近铭恩木材行，也是想探知你们母子的生活情况。没有想到，就因为这层关系，让我收了两个好传人。千帆，这段际遇说起来，还是拜你所赐呢！”

“不敢！那是舅舅福气好。”

林运生呵呵一笑，他的双手分别搭在展千帆的左肩及展千舫的右肩。

“我不耽误你们的时间，外头还有许多人正急着听好消息，别人还不打紧，那位老郡主的用心良苦，倒不能辜负了。”

“是的，舅舅。”

“我也要回去打点我的家务事，另外草药重新开张也有得忙，短时间我或许不会来看你们了。”

“舅舅何不把草药铺收了，大多儿住进来也好照应。”

“不了，那草铺子正好让我奉养老娘，再说展家船坞毕竟是你爹遗下的产业，我虽然无法忘情云玑，可是我与家母对展毅臣却一样不能释怀。”

展千舫和展千帆彼此相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林运生自嘲一笑，打开僵局。

“玉郎兄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们兄弟俩，我还是再唠叨一次——千帆在这两个月之内不可妄动真气；至于千舫，你务必牢记，在这一年里，绝不许操劳过度，绝不许吹箫玩笙，当然。更不许强提真力，免得新肌复伤，形成病根。”

“我知道，舅舅。”展千舫连连点头：“您的交代，我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可以倒背如流了。”

“别不耐烦。”林运生用指节轻叩展千舫的鼻梁：“打从我放你出谷之后，你扪心自问，你尽做些什么事，千舫，我虽然解你护弟心切，情非得已，可是反过来说，你压根儿就是把我的叮咛当成屁！”

展千舫双目陡射精芒，矚视展千帆。

展千帆轻咳一声，转对燕盼归，道：“吩咐忠儿及信儿去准备两套乾净的衣裳来，我和千帆打点一下，出去会客。”

林运生微微一笑，他知道千叮咛万交代，也比不上他们兄弟彼此督管来得有效。

当展千帆和展千舫正在梳理时，武景却慌慌张张的奔进来。

“二哥，大事不妙了，连姑娘和陆大侠留了一封信，不告而别。”

展千帆神色丕变，他看也没看信的内容，疾声问道：“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方才，我凑巧看见他们牵马，却赶不及拦住他们。”

展千舫讶然道：“他们这是为什么？”

“我知道！”展千帆咬着牙，道：“是为了掬欢姑娘。”

“掬欢？”展千舫脸色微变：“莫非你和连姑娘也有了婚诺？”

“没有，所以这才糟糕。”展千帆痛楚的道：“哥，我一定要娶丝藕，天涯海角我也要将她追回来。”

## 第二十五章

展千舫双目猛睁：“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

展千帆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哥，我爱她，我真的爱她。”

展千舫震在当场，而後他颓然坐在床边，闭起双眸。

“千帆，掬欢她不惜兄妹反目，坚持助你脱困，中的原因，你难道不懂？”

“展千帆全身暴颤，脸色苍白如纸，在一阵挣扎之後，他猛挫铜牙，毅然决然道：“哥，如果没有得到丝藕的谅解，掬欢那儿，我只好抱歉了。”

展千舫张开眼睛，目射冷电，搜视展千帆，最後他颌首道：“好吧，我立刻传令下去，让船坞的弟兄严密注意翔青和丝藕的下落，并且设法拖延他们的行踪，我们换件衣裳去追他们。”

“既然丝藕姑娘存心躲二魁君，你们这麽莽莽撞撞出去找人，绝对是无功而返。”

朱祁蓉推门而入，她一手牵着低俯螻首的竺掬欢，一手招呼竺傅杏进屋。

“事急从权，贸然闯室，千帆，千舫，你们担待一些，我老人家失了礼

数。

“展千帆连忙道：“容姑姑，您别见外，请随意坐。”

竺掬欢眸含雾光，盈盈衿衽：“二魁君，掬欢不明就里，无端给您添了麻烦。”

展千帆拉起竺掬欢，面对这么一张娇艳欲滴的脸，展千帆心中的歉意更浓了。

“快别这么说，掬欢，是我不该，亏负了你。”

竺掬欢轻轻按住展千帆的唇，她柔声道：“你听听蓉姑姑的主意，可行不可行。”

展千帆握住竺掬欢的柔夷，移目朱祁蓉。

“我一生情孽缠身，早已看透了连丫头的委屈。”朱祁蓉扶着竺传杏的手，寻张椅子坐下去：“掬欢和传杏这两个孩子经我一点，也玲珑解意，懂得去拉拢丝藕，没想到丝藕这妮子的性子，居然倔得可以。”

展千帆目光略黯。

“若是我当年能有丝藕一半的肚量，也不会弄得……。”

朱祁蓉低喟一声，中止了这个题外话，又道：“不管怎么说！”朱祁蓉振一振精神：“丝藕那儿得靠你亲自出马。”

“请蓉姑姑指点迷津。”

片刻之后，展家大宅出现一阵骚动，竺掬欢泪痕栏杆夺马奔出，竺传杏怒气冲天，紧随其后，他们向江岸急走，路上的行人纷纷闪避，而竺传杏沿途犹不断地詈骂：“我非宰了那个忘恩负义，不知好歹的展千帆不可！”

没有多久，展千舫也拉着展千帆，同乘一骑，飞驰而过。

展千帆奋扭着身躯，蛮横地吼道：“你逼我去也没用，我说娶丝藕，就是娶丝藕，即使是天王老子也休想撼动，屈服我志。”

展千舫猛然起展千帆的衣领，狠狠地掴了他一巴掌，打得他嘴角出血。

“你给我弄清楚，我到底还是展家长子，你的婚事合该由我作主，你要是敢违拗，就休怪我不顾兄弟情面，开祠堂，搬家法！”

“任你斧钺加身，”展千帆用手背拭掉唇边血迹：“看看我是否会皱一下眉头，告一声饶。”

展千舫气得浑身发抖，他一到江岸，立刻拽下展千帆，并且纵身弹腿，趁落马之势，了展千帆的小腿。

这时候的码头开始围聚一些好奇的人群，而“吟香小”也腾跃出竺传杏，他一手执剑，怒喝狂啸，挥动起耀日电芒，直找踉跄落地的展千帆。

“姓展的，纳命来。”

展千舫连忙拦住竺传杏：“竺盟主剑下留情，展某一定会劝千帆回心转意。

“听着！”展千帆厉目振声：“展千帆今日对大江起誓，我若不得连丝藕为妻，我将终身不娶！”

展千舫身形暴起，迎上一记铁拳，痛击展千帆的下颌：“我撞死你这混球！”

“展千帆蹬蹬后退，步伐颠蹶欲坠。

这时候一抹绿影由展千帆的背后疾掠而来，撑扶起展千帆。

“千帆，你这是何苦？”连丝藕泪流满面。

展千帆不避人前，他温柔地抚摩连丝藕的脸，让清泪濡湿掌心。

“丝藕，”展千帆吞血腥的滋味，绽开一抹微笑：“你毕竟回来了。”

连丝藕轻拭展千帆嘴角的血丝：“掬欢是个好姑娘，她为了你几经责罚，遍辛酸，你怎忍负她这片深情。”

“丝藕，”展千帆心痛地呐喊：“如果你要离开我，那是因为你厌烦我，而不是因为你的善良，你的理智，你的大方，你的仁慈，老天爷，你知不知道你那么做，对我何其残忍。”

连丝藕娇躯突颤，她别过头，避开展千帆的目光，却不期看见展千舫和陆翔青并肩走来，他们的身后，紧跟着竺传杏及竺掬欢兄妹，连丝藕的凤目乍闪慧光，而她的心中却也同时升起一团怒火。

“展千帆，你胆敢戏弄我！”连丝藕猛力推开展千帆：“师哥，咱们回家！”

“陆翔青迟疑了一下，他目光怪异，比一比连丝藕的背後。”

连丝藕冷然回眸，花容顿失颜色，她疾奔到展千帆的身旁，挽住他的手臂。

“千帆，我撞到你的伤处了？”

展千帆紧咬牙关，用手捂住胸口，强忍着剧痛凌虐，当连丝藕靠近时，他以手臂轻抵连丝藕，反覆呼了好几口气，努力将这股痛楚压抑下来，然後他单手环住连丝藕的背。

“你撞裂我心中那道伤。”展千帆苍自着脸，粗嘎的道：“丝藕，我该怎麽告诉你，在父老乡亲的面前，任人唾骂，遭兄捶挞的滋味，并不好受。”

连丝藕打一个寒噤，倒抽一口气，她闭上双眸，眼睫上沾满泪珠。

这时候，展千舫和竺掬欢分别走到连丝藕的前方。

“丝藕。”展千舫愧惋咎的道：“这件事情，千错万错，都该怪我糊涂误事。”

连丝藕张开翦水双瞳，她着见竺掬欢正衿衽施礼。

“连姊姊，是小妹懵懂惹祸，才使得平地生波，你要怪，该怪我。”

“掬欢，你折煞我了！”连丝藕伸手拉起竺掬欢。

连丝藕的视线遂又投向展千舫，又道：“你们手足情深，我早该料到事有蹊跷！”

“情急无奈。”展千舫欠身致歉，赧然微笑：“请姑娘包涵。”

连丝藕转望竺掬欢，她咬一咬下层，问道：“这个刁钻的主意，是哪个捉狭鬼出的？”

“不取，正是老身。”朱祁蓉在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陪同之下，由人群中走出来，她的身后还跟着朱见琳，杨勋维及梦氏一家。

连丝藕的神色不禁微显尴尬。

朱祁蓉含笑问展千帆：“为了你，才座无端背了一桩刁钻捉狭的恶名，你说吧，你该如何赔偿我？”

展千帆星眸如电，飞逝精芒，他顿了一下，笑一笑道：“千帆许您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後已——成不成？”

朱祁蓉悦然大笑：“千帆，本座等你这句话，实在等得够辛苦了。”

朱祁蓉身旁的青年皱眉道：“奶奶，您太激动了。”

“嘉麒，勋维。”朱祁蓉摆手道：“目前紫府的事，就属你们两人最清楚，你们要好好协助千帆，让他早日步入情况。”

“是的，奶奶。”

“是的，太夫人。”

展千帆飞快地瞥了魏嘉麒一眼，他明白杨勋维的应诺的确是发自於内心，可是那位魏夕君，目光微寒，眉宇含煞，带着傲气和自负，绝不是甘於雌伏之人，展千帆不难想见日後的重重阻挠，层层牵制。

不过此刻的朱祁蓉，脑中正忙着转别的思路，并没有查觉出任何异样。

“禅决，你知道千帆的孝期长，他和谷执堂的喜酒，我恐怕等不及去喝了，倒是见琳和丹柔的亲事，如果能尽快就尽快办一办，说不定我还能够赶上喝它一盅哩。”

朱见琳闻言，不禁咧嘴一笑，可是当梦禅决瞪他一眼时，他连忙打住笑容，端肃神态。

展千帆见状，缓和一下气氛，道：“蓉姑姑，咱们腆得很，这些事情不妨回去详谈。”

“这也是正理。”展千帆附和一声，转望睦翔青及连丝藕：“你们的東西别忘了拿，还有，下回你们要走时，记得先招呼我和千帆一声，咱们兄弟俩才好押着茶红酒礼，随行同往，造访贵府，然後拣择个佳日吉时，迎归。”

睦翔青耸耸肩，道：“我是没有问题，一切就看丝藕的态度了。”

连丝藕贝齿轻咬下唇：“过了孝期，看看千帆还准备纳几房如夫人之後，咱们再谈还不迟。”

“什麼话！”竺传杏首先嚷了起来：“就我这个如花似玉的大妹子嫁给他做偏房，已经是天王老子给面子了，他胆敢再纳宠蓄妾，我第一个就饶不过他！”

展千帆微微一笑，他还没应声，展千帆已经搭着乃弟的肩膀，拍拍自己的胸脯，道：“千帆日後的行止，自有我这个做大哥的督管负责，他要是有什么脱轨情事，你们尽管来找我好了。”

“省省吧，千帆。”展千帆忙不迭的道：“我自个儿的事，我自个儿会摆平。”

展千帆蓦地一震，旋即他走向连丝藕和竺掬欢的面前，做一个长揖。

“大哥，您这是做什么？”连丝藕和竺掬欢分别闪过，同声的说……

展千帆凝视展千帆，他意味深长的道：“千帆一向脱略形迹，从小就跟我没大没小的，然而当我娶亲之後，这是他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

展千帆的背脊陡地一僵，脸色也变得不太自然。

此时的竺掬欢目光惑然，然而，连丝藕的凤眸却闪动慧华，她牵着竺掬欢的手，移步展千帆，直视那张苍白的脸。

“屋角风微烟雾霏，柳丝无力杏花肥，朦胧数点斜阳里，应是呢喃燕子归。”

连丝藕放开竺掬欢的手，她返身走向江边。

展千帆注现竺掬欢明亮的眸子，他明白这是连丝藕为他出的难题，尤其连丝藕引用了左纬这位北宋末，南宋初名位卑微却遗词平淡浅易的作者所写的“春日晚望”这首诗，从那句“燕子归”的诗句里，他知道那是他必须面对的确结，而连丝藕将竺掬欢推至他的面前，显然也在考较他的说服能力。

展千帆轻搭竺掬欢的香肩，歉然地望着她。

竺掬欢的柔荑轻贴在展千帆的唇上，她朝连丝藕的背影啾啾嘴。

展千帆感激的捏捏竺掬欢的手，他转身走向连丝藕。

连丝藕凤目如雾，眺望滚滚的大江流。

展千帆双手轻托连丝藕的纤腰，发觉她的娇躯震了一下，他乾涩的道：

“嫁给我，丝藕。”

连丝藕回眸凝视展千帆，她感觉出腰上的巨掌竟然微微颤抖。

展千帆屏住气息，紧紧地盯着连丝藕，他觉得他等了漫长的一个世纪，终于看见连丝藕微微颌首。

展千帆兴奋的箍紧连丝藕的腰，一种亲感自然而然的流露在他的举止间，连丝藕微笑挣开展千帆，她朝竺掬欢伸出手掌。

一阵欢声暴响江岸，许多人围聚靠拢，纷纷向展千帆道贺，竺传杏也牵着妹妹的手交在展千帆的掌中，展千帆看到竺传杏笑容里的伤感，他投给那个兄长一抹坚定而恳切的目光！

天下有许多事情是由时光的流逝而摆平的，展家就是这样！

展家船坞在经过这次魔难之后，就在展千舫与展千帆兄弟二人的努力下又站起来了！

而且站得更加稳当，只不过看上去好像是黑云已过晴空万里的样子，却不料……

展千帆身娶了连丝藕与竺掬欢二位美人之后，他也确实把风流韵事只限于他那新房之中绝少出门！

展千舫十分体贴他的这位做世老弟！

“千帆，叁个月之内休插手船坞的事！”

“为什麼？”

展千舫笑笑，道：“还用多问？”

“展家船坞正需大力重建。我岂能袖手！”

展千舫道：“我早有安排，去吧，轻松叁月！”

展千帆一笑，道：“我能轻松吗？”

展千舫怔了一下，道：“怎麼说？”

展千帆回头看着房外，他只是苦笑不语……

展千舫却立刻明白了！

他吃吃大笑，道：“也有难倒我这位旷世奇才老弟的事情，新鲜！”

展千帆摇摇头，道：“齐人之福果然妙，齐人之福也辛苦，哥，我很累！”

展千舫道：“也好，那就自个儿出外去——两天再回来，你是瘦了，呛……

“不错，展千帆结婚半月，他在两位美女之间难分先后，这种夜夜“赴汤蹈火”的玩命，铁打的身子也生！

现在，他悄悄的溜走了！

他当然不是逃家，他需要休息，刚结婚的人都是处在既新鲜又火热的时候，恁谁都一样。

展千舫是过来人，当初他结婚不久，也是“拚命的折腾”，他只一个，而千帆却是两个。

老兄担心老弟有损太多元气，便放老弟出外散心去了！

九江最令展千帆喜欢消遣的地方，当然是“如意赌坊”不，他已经有几个月未曾到赌坊摸几把了！

他曾欠过赌坊银子，说来算是赌坊常客……

就在赌坊门口，展千帆耸肩一笑，便提起长衫衣摆拾级而上，可也真巧，门后面绿影闪晃，江柳姑娘笑谷甜甜的迎向展千帆！

“咳！展二少，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两位美娇娘，伴你夜夜狂

欢到天亮，害得我望眼欲穿不见人啊！”

哈哈一笑，展千帆道：“江老板，我是想你这话不像个抱独身主义的女光棍嘛！”

江柳道：“展家船坞出了天大的纰漏，我还真的耽心你展二少的安危，至於我抱独身，好像有些动摇了呀，嘻……”

展千帆一笑，道：“不打算独身了！”

他抬眼着向屋子里，还真有不少人正在狂赌……

江柳拉着展千帆，道：“很久未曾同你一起谈心了，二少如果没来，後院亭内喝酒去，如何？”

展千帆道：“固所愿也！”

他看看二院正厅上，又笑笑，道：“江姑娘，你先去後面张罗，我去抬子上摸两把——。”

江柳一笑，点头，道：“我等你——。”

她笑的真甜，展千帆就觉得江柳的笑又是一种风味——很能勾人心志……

展千帆乃九江全才，是所谓“真名士始风流”的人物，自然对江柳的这种笑十分明白！

他早就喜欢江柳，当然，过去是因为他爹展毅臣的关系，两个人只是彼此不玩真只能算是理智之交，而如今！

如今好像有点不对劲了！

展千帆自是不会，也不能，更不敢再打江柳的主意他已有两位令他心醉的妻子，但他却发现江柳好像与从前不太一样！

从前，江柳是划定界限的那条界限便也是这位“如意赌坊”女老板的话……

你爹是不会叫你要我的……

只不过，当江柳此刻转身一笑的模样，展千帆似乎发现江柳在变，变得那麽的迷人……

展千帆挤进厅中的那张赌桌边，他又站在天门……

当庄的是个女子，有人说，这个女子已经来过七八次了，她只一到此地，便接手做庄家。

这女子约摸着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她总是提了一只小皮箱！

她的皮箱中装的是金元宝，元宝上面还打着火印，那是“龙凤”二字！“龙凤”乃是汉口龙凤银庄的火记！

只不过她的反箱中还放了一把十分锋利的尖刀——刀长尺半，乃泛蓝芒！她当庄，乾净利落，大输大赢她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现在，展千帆挤进来了！

他着着对面的女子，这女子初看不起眼，只不过看的久了，便会发现此女也满吸引人的。

展千帆随手下了五十两银子，他并未举牌，却是他的赌注很快被吃掉！

就在展千帆又取出一张银票押上去的时候，忽有个赌坊小拉拉展千帆的衣袖。低声道：“展二少，老板叫小子来请你大驾了！”

他的声音不高，但已有几人展千帆点头问好，一派的恭敬！

展千帆收回银票，对大伙点点头，便随那小往後院走去！

奇怪的事发生了！

推庄的女子不推庄了……

她叠好了牌，把骰子往牌上一放，拉着小箱子便往外走去，引来一阵小小骚动！

这女子为什么不推庄了？

直到这女子走出“如意赌坊”这张大赌桌上的人们还在狐疑纷云不已……

展千帆走过小桥，转过花丛，初春了，但仍有一股子花香味道。

他举步踏入亭子里，江柳愉快的迎上来！

“二少，几个月不见，你瘦多了！”

“不错，我是瘦了！”

“有两个如花似玉妻子，总是会瘦的！”

展千帆一笑坐下来，道：“你想歪了！”

“是吗？”

“你以为我是夜夜狂欢？”

“本是常情呀！”

“其冤我没有，她们很体谅我，我受了伤——。”

江柳为展千帆斟上酒，一笑，道：“展家船坞这次出的事，江湖传遍，听起来真吓人——！”

她瞧瞧展千帆，而展千帆却向她举杯……

“乾！”

“乾！”

当两个人把酒杯放下的时候，江柳伸手拉住展千帆的一手，道：“二少，我过去看错你了，我向你道歉！”

一怔，展千帆笑笑，道：“你——看错我什么？”

江柳道：“我把你看的是富家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的阔大少，一个只会享乐的人了！”

展千帆又是一笑，道：“你也没有看错呀！”

江柳深情的一望，也叫展千帆一怔……

如果是过去，他会接受的，如今……

如今他不能这样，但……

江柳却含着一发不可收拾的热情，伸手去摸着展千帆的瘦俏面颊，道：“少君，你原来真英雄也，经过这次展家船坞的事，我发觉我实在愚昧可怜，我过去对你只是应付，我好后悔！”

展千帆愕然，道：“此时你又怎样？”

江柳道：“我还能怎样，佳人爱英雄，我只有苦果伴此生了！”

展千帆道：“谁不知道你江大老板此生抱定不嫁人呐，我不只听过一百遍了！”

“那是搪塞，女人总是要嫁人的，只是未遇合适的人，而我，都白白的错过一段好姻缘！”

展千帆吃的一笑，道：“你是说我们之间无缘！”

“难道不是？”

笑笑，展千帆道：“江姑娘，你不是说过，我爹也不言要你这个媳妇吗？”

江柳道：“那也是对付你的手段，如果我认识你而又入木三分，我自会

在令尊面前下功夫，只可惜……。”

展千帆垂了一下头，他叹惜！

江柳举杯，笑得十分甜的道：“好了，我把我心里的话对你说出来了，我也轻松多了！”

展千帆也有些感动了！

他伸手拉过江柳，道：“你也是污泥堆里一朵莲，我早就欣赏你这朵鲜艳的莲花了！”

江柳微开双目，她把头抵在展千帆的胸前，道：“二少，我有些冷！”

展千帆道：“何不移进你的房中喝酒？”

江柳点头，她命人把酒菜送进她的房中！

江柳的房中充满了香水味，她的桌上就插了大盆的各色鲜花！

她的人也似花……

展千帆就觉得她比花还娇美艳丽！

江柳的房门闭紧了——她冷嘛！

酒菜送来的全是热的，只不过此刻江柳的面皮上反而添上几许红润！

展千帆十分自然的坐在江柳对面，他当然看出江柳与过去大不同了！

过去，江柳是带着几许笑闹的，而今！

江柳就如同一个初次同他相遇的淑女！

“展二少，我们重新乾一杯！”

展千帆举着杯子，而江柳已把她手中的酒送到展千帆的唇边！

展千帆一笑，他握着江柳的手，柔柔的送入口中——他大方的喝了！

而江柳却又张口对着展千帆，那模样当然是要展千帆把他的酒送过来！

展千帆岂有不知的道理……

他立刻把酒送上去，江柳口唇轻启，那麽温柔的把酒喝下肚！

江柳的面容更娇艳了，她斜睨着展千帆，道：“算是我们之间也有了缘！”

“怎麽说？”

“这是交杯酒呀！”

她顿了一下，又道：“当我发觉过去我漫待了我的英雄之後，我後悔极了，当你同两位美人成婚，我哭了，我也想着你们洞房之夜的交杯酒，我梦想着那夜该是我，而不是别人，可是……。”

她深深的叹口气，又道：“我每日往赌坊门口站了一阵子，总想看到你，那怕是只看一眼，可是，叁月过去了，我没看到你，直到今天……唔……我等到你了！”

展千帆好激动，她一把抱过江柳，道：“你怎麽会如此呀！江姑娘，你在为自己制造痛苦了！”

“不错，这几个月我很痛苦，可是如今没有了！”

展千帆道：“我已经结过婚了！”

“我不在乎！”

“你！”

江柳低头，立刻吻上展千帆……

两个人，一阵热吻之後，江柳细声细气的道：“我把我的身子交给我的英雄吧！”

“你会後悔的确。”

“我很理智！”

“有时候一时的愚昧会当成理智！”

“给我吧，帆——。”

她竟然扭动起身又叫了一声：“帆！”

展千帆抱起江柳，一边就是大铜床，而江柳早把双目也闭上了……

一个女子，如果在男人怀中闭上双目，你说她这是什麼表示！

江柳总未有过这种表示，尤其是对展千帆这样！

展千帆似乎有些不忍，他能在这时候“抛”下江姑娘调头而去吗？

风流人勿不遗恨，千古英雄爱美人，展千帆早就对江柳很不错，此刻……

他抱着江柳登上了床……

江柳发出“呜”声，把一张醉脸贴得繁……

江柳的腰不扭了，她等着展千帆为她解罗衫！

展千帆没有伸手去解，他侧身吻着江柳，从香唇直到江柳的耳根脖子，然後他也伸手去抚摸江柳……

只不过这些动作，在过去他二人都曾有过的，只是未曾登巫山行云雨罢了……

今天，江柳就准备登巫山了！

然而，当她伸手去挑逗展千帆的“身子”时候，展千帆都不为所动……

“江姑娘，我怎麼会自私得害了你？”

“我自愿的！”

“我都不忍！”

“我说过，我的身子只有英雄才配染指，而帆你就是我心中英雄！”

展千帆犹豫了……

他怕伤了江柳的心，又不知如何应付目前这尴尬的场面，他几乎就只有去解衣衫了！

便在这时候，远处传来急骤的足声……

“有人来了！”

“别去管！”江柳更用力的抱住展千帆的腰，真怕展千帆跑掉！

脚步声停在房外面……

“老板——。”

房中的江柳松开了手，她沉声道：“什麼事？”

“老板，那个女子又来了，她——。”

“她当庄就叫她当吧，还有什麼事？”

“老板，她指名要同展二少赌，她拿了一个包袱，不知里面放的什麼东西！”

“於是房门拉开了，展千帆笑着走出来，道：“那个推庄的女子指我的名字？”

“外面，正是“红手”雷震天，他冲着展千帆把拳，道：“那女子有点邪门。”

展千帆苦兮兮的拍拍身边的江柳，笑道：“真遗憾，令你失望——。”

“那是说那女子替你解危！”

哈哈一笑，展千帆道：“走，去会一会那位女子！”

江柳道：“你的家伙——。”

展千帆接过自己的剑，便一路到了二道院的大厅上，果然，那女子正

端坐在中央的那张桌子一边，她的眼神露出一线冷芒，对进来的展千帆重重的一眸……

她的身边没有小皮箱！

她的身边放着一个长长的包袱！

展千帆走上前，道：“姑娘，你找我？”

“如果你叫展千帆——。”

“不错，我是展千帆——。”

“我，就是我找你——。”

“同我一赌？”

“你说对了！”

“赌你的这件东西？”

女子又重重的点点头，道：“不错！”

展千帆道：“我猜你不是同我赌银子，是吗？”

“你果然聪明——。”

展千帆一笑，道：“那麽，你请说吧！”

一群正赌的人慢慢的围上来了，大家乐相观看这个几天来推庄大赌，轮赢得不在乎的女子，到底欲同展二少赌些什麼东西！

女子缓缓的在解包袱，她的一对双目更是凌厉无匹，那种眼神，展千帆还暗自吃一惊，因为他断定面前的女子是个会家子，而且武功必然了得！

展千帆也注意女子的包袱……

於是，包袱打开了，里面是一层油布，再解开油布，立刻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纷纷後退不迭！

原来里面是一条人腿，上面的毛黑忽忽的，只不过血迹早已乾了！

展千帆双眉一扬，他怒视着女子！

女子却十分冷淡的一笑，道：“展千帆，你大概知道这条腿是人的腿吧！”

展千帆道：“谁都知道那是一条人腿！”

“你却也想知道这腿是谁的吧？”

“谁的？”

“石船帮姚立夫的手下大杀手石老八的确。”

展千帆立刻想起几个月之前石老八追杀过“油葫芦”游建伟的事……

游建伟用假金砖玩人，石老八奉命追杀他，那游建伟来到如意赌坊，江柳几乎被姓游的夺去贞操，这件事还是他带着石老八追到江边，把游建伟的一条右臂削掉，而石老八就把断臂包了就走……

他看着面前的女子，又道：“你同我赌石老八的一条大腿？”

“我赌你的一双眼睛——。”

展千帆不由的一怔，道：“如果我拒绝？”

“你无法拒绝——。”

“怎麽说？”

“因为你还是展千帆——。”

“别拿话来激我，姑娘——。”

“我不是姑娘，我早有相好了！”

“你的相好一定是游建伟，是吗？”

“不错，你说的一点也不错——。”

“你为什么要赌我一双照子？”

“因为你看到不该看的，而且你更不该把石老八带着去追杀我的伟！”

“你的伟？哈——！”

展千帆忽然收住笑，道：“所以你为了报仇，便把石老八斫断一条腿？”

“他一路追杀我的伟，他的腿太快了，而你又看到我的伟，你的眼睛也太亮了！”

展千帆道：“好，你要赌我的双眸，请问，你拿什腰来赌？”

“当然也是眼睛一对——。”

展千帆吃一惊，道：“少见——。”

“你多怪——。”

“我是奇怪，还有用自己眼睛赌的？”

“有——。”

“谁？”

“当然是我，你怕了？”

展千帆道：“好，我虽逢赌必输，但今天的赌还真够叫刺激，我赌了，你出牌吧！”

“花啦啦”一阵出牌声，大厅上一片鸦雀无声，这时候谁要是来一声大喘气，旁边的人就会瞪他一眼……

另外几张桌上的赌客早就不战了，站在一边看热闹，这才是千载难遇的“豪”赌……

只有四张牌推出来了……

甩手掷出骰子，又是展千帆先拿牌……

女的也取牌，只不过当她把牌翻在桌上的时候，“如意赌坊”的“巧手”雷爷开了口：“二少，别翻牌！”

展千帆怔了一下，道：“怎么说？”

巧手雷看看女子，他低声道：“姑娘，重洗牌再发，你不会叫我说实话吧！”

“女子冷冷的道：“你的舌头应该割下一截来！”

巧手雷道：“但求公平，姑娘，我姓雷的不在乎——。”

女子一瞪眼，冷冷的又把牌猛一堆，她果然又洗牌了……

她也十分乾脆的把牌重又推出来了，骰子掷出来了……

展千帆伸手取过一对牌，只下过是个长叁配杂七……才叁个点……

他有些紧张了，如果女子是四点，他就得送上一双眼睛被人挖去……

他如果被挖去一双眼睛，他什麼也没有了——他双手在冒汗了！

那女子……

她好慎重的取过牌，只不过她在小心翼翼的看了以後，她不动了，牌仍然在她的手上。

她的毒芒逼视着一边的雷爷！雷震天不为所动……

猛地，那女子平飞而起，身法之快，比飞云还疾，一把尖刀已指向展千帆的双目挑去！

她口中发出母狮般的尖吼，而展千帆的剑不及拔出，他以剑鞘狂拨……

旋身闪过女子的一记偷袭，“呛”的一声，展千帆拔出长剑，十一次反击几乎是一口气迎杀上去，然而那女子的身法也妙，她旋腾在一片剑芒中发出令人毛立的冷笑……

於是，展千帆的绝学抖然出手，便也带起一片鲜血飞溅，那女子的身躯一阵抖索，歪歪的往一张赌桌上撞去……

“啊！”尖刀落了，女子的上身衣破肉绽，就在展千帆忿怒的再出剑时候，人群中忽见游建伟左臂一伸抱住那女子，他大声的道：“我的千儿，你不能死呀。”

展千帆一见游建伟不由想出剑杀了他……

游建伟不顾一切的叫着，直到那个叫千儿的女子对他一笑，道：“伟，我们是……大输……家……”她头一歪不动了……

一个断臂人跑土来，他——他正是“油葫芦”游建伟……

游建伟不动了，因为他的肚子上被人插了一把尖刀，是女子千儿在游建伟抱她的时候，她又随手给起来的……

她把尖刀插入游建伟的肚子里……

游建伟不叫，他只是把一双眼珠子瞪得好大，好大，大得快要憋出眼眶外了……

从赌某上，展千帆发觉千儿的一对牌是憋十……

江湖上有许多人免不掉憋十，而且还真不少……

展千帆对江柳一声苦笑，无奈的走出“如意赌坊——”他回头看看那块金字招牌，便缓缓的走了……

全书完

